文心雕龍講疏

文心雕龍講疏序

吾國論文之書，古尠專籍。東漢之桓譚新論，王充論衡，雜論篇章，時有善言；然不過數言；論衡雖存，而議論或涉偏激。自此以後，摯虞流別，李充翰林，爲論文之專籍矣；而輯殘闕，難窺全豹，學者憾之。若夫曹丕典論，號爲辨要；陸機文賦，亦稱曲盡；然一則一則，猗攄利病，密而不周；一則泛論纖悉，實體未賅。

求其是非不謬，華實並隆，析源流，明體用；以駢儷之言，而有馳驟之勢，含飛動之采，極瓌瑋之觀，旨其惟劉彥和之文心雕龍乎！

文心之爲書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綴文之士，苟能任力耕耨，奉爲準則，是誠又思之奧府，而文學之津逮也。

輓近學子，好詆前修，而自炫新異；可喻於田巴之議稷下，猶未能譬於孟堅之嗤武仲也。揚己抑人甘於譾陋；其何能讀古人之書，而默契彥和之深意乎！

雖然，抑又有故焉。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雖爲論文之言；而摛翰振藻，煒燁其辭；杼軸獻功，整齊其語，是以命意而曰附會，修辭而言鎔裁，師古而稱通變，別體而號定勢，文術雖同，標名則殊，讀者不察，或生曲解，或肆譏評：其故一也。加以徵引之文，間有亡佚；輾轉傳鈔，譌奪滋甚。苟不辨訂錯

有此二故，文心一書，領悟者寡，誠無足怪；仲霖之文心雕龍講疏也，展卷誦讀，知其徵證詳覈，考據精審，於訓詁義理，皆多所發明，薈萃通人之說，而折衷之，使義無不明，句無不達，是非特嘉惠於今世學子，而實有大勳勞於舍人也，爰樂而爲之序。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梁啓超

予任南開學校教職，殆將兩載，見其生徒好學若飢渴，孜孜無怠意，心焉樂之。亟謀所以饗其者。會諸生時持文心雕龍來問難，爲之講釋徵引，惟恐惑迷，口說不休，則筆之於書；一年以還，竟成巨帙。以類編輯，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龍講疏。

論文之書，莫善於劉勰文心雕龍。舊有黃叔琳校注本。治學之士，相沿誦習，迄今流傳百有餘年，可謂盛矣。惟黃書初行，卽多譏難，紀曉嵐云：

「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爲。先生時爲山東布政使，案牘紛繁，未暇編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

今觀注本，紕繆弘多，所引書往往爲今世所無，展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顯係淺人之爲。紀氏云云，洵非妄語。然則補苴之責，舍後學者，其誰任之？

曩歲遊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餘篇，精義妙旨，啓發無遺。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茲此編之成，蓋亦遵師教耳。異日苟復捧手於先生之門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書矣。

文心雕龍札記略例曰：

「瑞安孫君札遂有校文心之語，並皆精美，茲悉取之，以入錄。今人季詳審言有黃注補正，時有善言，間或疏漏，茲亦採取而別白之。」

序志篇云：「選文以定篇。」然則諸篇所舉舊文，悉是彥和所取以爲程式者，惜多有殘佚；今凡可見者，並皆繕錄以備稽攷。惟除楚辭文選史記漢書所載。其未舉篇名但舉人名者，亦擇其佳篇隨宜迻寫。若有彥和所不載，而私意以爲可作楷模者，偶爲抄撮，以便講談，非敢謂愚所去取盡當也。

竊本略例之義，稍拓其境宇，凡古今人文辭，可與文心相發明印徵者，耳目所及，悉採入錄。雖楚辭文選史漢所載，亦間取之，爲便講解計也。黃注有未善，則多爲補正，其或不勞更張，則直書「黃注曰云云」，「黃注引某書云云。」

讀文心當知崇自然，貴通變二要義，雖謂爲全書精神也可。講疏中屢言之者，即以此故。又每篇釋義，多陳主觀之見解，自知鄙語淺見，無當宏旨，惟對從遊者言，輒汩汩不能自已，因亦不復刪去也。近時海內鴻碩，努力於文藝之復興，汲汲如恐不及，高掌遠蹠，驁駘者固烏足以追之。然竊謂一切讀書之士，亦宜從而自勉，不得專責諸三數名宿，以爲可以集事也。本此鄙懷，致忘愚昧，敬持此編，進之大雅諸君子，乞予嚴正之彈評。蓋庶幾文心眞義，由此彰明；區區一人，亦得受教無已。詠「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之詩，不禁馨香以祝之矣。

此編荷壽普暄先生任訂正標點之勞，獻替臧否，獲益良多；復承喻麐澗先生與以各方助力，尤深欽感；劉君尙達，趙君興邦，課餘校讎訛字，魯魚帝虎之弊蓋鮮，亦可感佩；特書此，以識謝忱。

中華民國十二年紹興范文瀾

文心雕龍講疏序

黃校本原序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紛綸蔵斠，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勿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瀋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實飛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瑣瑣箋釋乎哉。

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文心雕龍元校姓氏

楊　愼字用修　朱謀㙔字鬱儀

徐　燉字興公　柳應芳字陳父

王一言字民法

王嘉弼字青蓮

謝兆申字耳伯

張振豪字脩度

許延祖字無念　商家梅字孟和
程家燧字孟陽　徐應魯字宗孔
梅慶生字子庚　焦竑字弱侯
孫汝澄字無撓　許天敘字伯倫
葉遵字循甫　鍾惺字伯敬
陳陽和字道青　李漢煃字孔章
後學儒字醇季　王惟儉字損仲
龔方中字仲和　鄭胤驥字閑孟
孫良蔚字文若　王嘉賓字仲觀
曹學佺字能始　許延禪字無射
俞安期字羨長　王嘉丞字性凝
欽叔陽字愚公　來逢夏字景禹
曾光魯字古狂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南史本傳

文心雕龍講疏目錄

上篇提要

卷第一

原道第一 附
阮元文言說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附
劉師培讖緯論

辨騷第五 附
南朝歌
飯牛歌
臨河歌
漁父歌
班固離騷序
班固離騷贊
王逸楚辭章句序
屈原離騷
萊人歌
楚聘歌
水仙歌
越人歌
申叔儀歌
獲麟歌
優孟歌
齊人歌
龜山歌
接輿歌

卷第二

明詩第六 附
南風之詩
卿雲歌
僞五子之歌
韋孟諷諫詩
柏梁臺詩
毛詩召南行露篇
孺子歌
何晏擬古
何晏失題
稽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袁宏詠史
孫綽秋日
孔融離合詩
王融春遊回文詩
鍾嶸詩品（上中）

樂府第七 附
黃先生論詩樂之分合
安世房中歌——桂華

赤雁歌——象載瑜
太一歌　天馬歌
東平王蒼舞歌
毛詩唐風蟋蟀篇
毛詩鄭風溱洧篇
曹植七哀詩
怨詩明月篇東阿王詞七解
公莫辭
漢武帝哀李夫人詩
郊廟歌辭
燕射歌辭
鼓吹曲辭
橫吹曲辭
相和歌辭
清商曲辭
舞曲歌辭
琴曲歌辭
雜曲歌辭
近代曲辭
雜歌謠辭
新樂府辭

詮賦第八 附
荀卿禮賦
荀卿知賦
宋玉釣賦
國故論衡辨詩篇一節
魏文帝賦
枚乘菟園賦
毛詩周頌時邁篇
李斯鄒嶧山刻石
李斯泰山刻石
李斯琅邪台刻石
李斯之罘刻石
李斯東觀刻石
李斯碣石刻石
李斯會稽刻石
元結大唐中興頌
楊雄趙充國頌
史岑出師頌
周頌清廟一章
班固北征頌
馬融東巡頌

卷第三
銘箴第十一附
崔琦南陽文學頌
蔡邕京兆樊惠渠頌
曹植皇太子頌
國故論衡辨詩一節
郭璞爾雅圖贊
郭璞山海經圖贊
祝盟第十一附
孝昭冠辭
王延壽夢賦
曹植誥咎文
秦詛楚文
董仲舒救日食祝
董仲舒請雨祝
董仲舒止雨祝
漢光武即位告天地文
漢光武告祠文高廟遷呂后主文
潘岳祭庾新婦文
臧洪酸棗盟辭
劉琨與段匹磾盟文

禹簨簴銘
黃帝巾几銘
湯盤銘
周武王戶銘
周武王席四端銘
金人銘
孔悝鼎銘
魏文帝典論劍銘
夏箴
虞人之箴
王朗井竈箴
蔡邕銘論
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蔡邕黃鉞銘
蔡邕鼎銘
誄碑第十二 附
杜篤大司馬吳漢誄
傅毅明帝誄
傅毅北海王誄
蔡邕大尉楊賜碑文
哀弔第十三 附

毛詩秦風黃鳥篇 附
曹植行女哀辭
曹植金瓠哀辭
潘岳金鹿哀辭
潘岳澤蘭哀辭
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
胡廣弔夷齊文
阮瑀弔伯夷文
王粲弔伯夷文
彌衡弔張衡文
雜文第十四 附
潘勗擬連珠
諧隱第十五 附
束晳餅賦
荀卿蠶賦
卷第四
史傳第十六 附
班彪史記論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附
嚴尤三將軍論

王粲觀鍾荀大平論
王粲儒吏論
傅嘏難劉劭考課法論
何晏无名論
無爲論殘文
郭象莊子序
裴頠崇有論
文師篇
范曄上秦昭王書
詔策第十九 附
漢武帝策封齊王閎
漢武帝策封燕王旦
漢武帝策封廣陵王胥
漢武帝賜嚴助書
漢宣帝賜陳遂璽書
漢光武賜侯霸璽書
衛覬爲漢獻帝詔魏王文
晉明帝手詔
漢高祖手敕太子文
東方朔誡子
馬援戒兄子書

孔融告高密相立鄭公鄉教
檄移第二十 附
隗囂移檄告郡國
桓温檄胡文
卷第五
封禪第二十一 附
張純泰山刻石文
章表第二十二 附
張駿請討石虎李期表
奏啓第二十三 附
劉隗奏劾祖約
劉隗奏劾周筵劉胤李匡
議對第二十四 附
張敏駁輕侮法議及疏
程曉請罷校事官疏
何曾請蠲出女刑議
秦秀貿充謚議
魯丕對策文
書記第二十五 附
劉歆與楊雄書
楊雄答劉歆書

劉楨與曹植書
劉楨諫曹植書
劉楨答魏太子丕借廊落帶書
王褒僮約
下篇提要
卷第六
神思第二十六 附
陸士衡文賦一節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卷第七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附
章實齋古文十弊篇一節
史通敘事篇
聲律第三十三 附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陸厥與沈約書
沈約答陸厥書

詩品下 二十四 附
章句第三十四 附
黃先生論文
麗辭第三十五 附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
裴度與李翺書
阮元文韻說
劉師培論文章變遷
阮元四六叢話序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卷第八
比興第三十六 附
杜牧晚晴賦并序
夸飾第三十七 附
劉師培美術與徵實之文不同論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卷第九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附
學海堂文筆策問
時序第四十五
卷第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附
序志第五十
應瑒文質論
季充翰林論
陸雲與兄平原書
摯虞文章流別論

文心雕龍上篇提要

第一組　文章之樞紐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又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謹據上說，定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諸子六篇爲第一組。

第二組　自易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謹據上說，定論說篇爲第二組。

第三組　自書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謹據上說，定詔策章奏啓議封書記五篇爲第三組。

第四組　自詩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謹據上說，定明詩樂府詮賦頌讚雜文諧隱六篇爲第四組。

第五組　自禮衍出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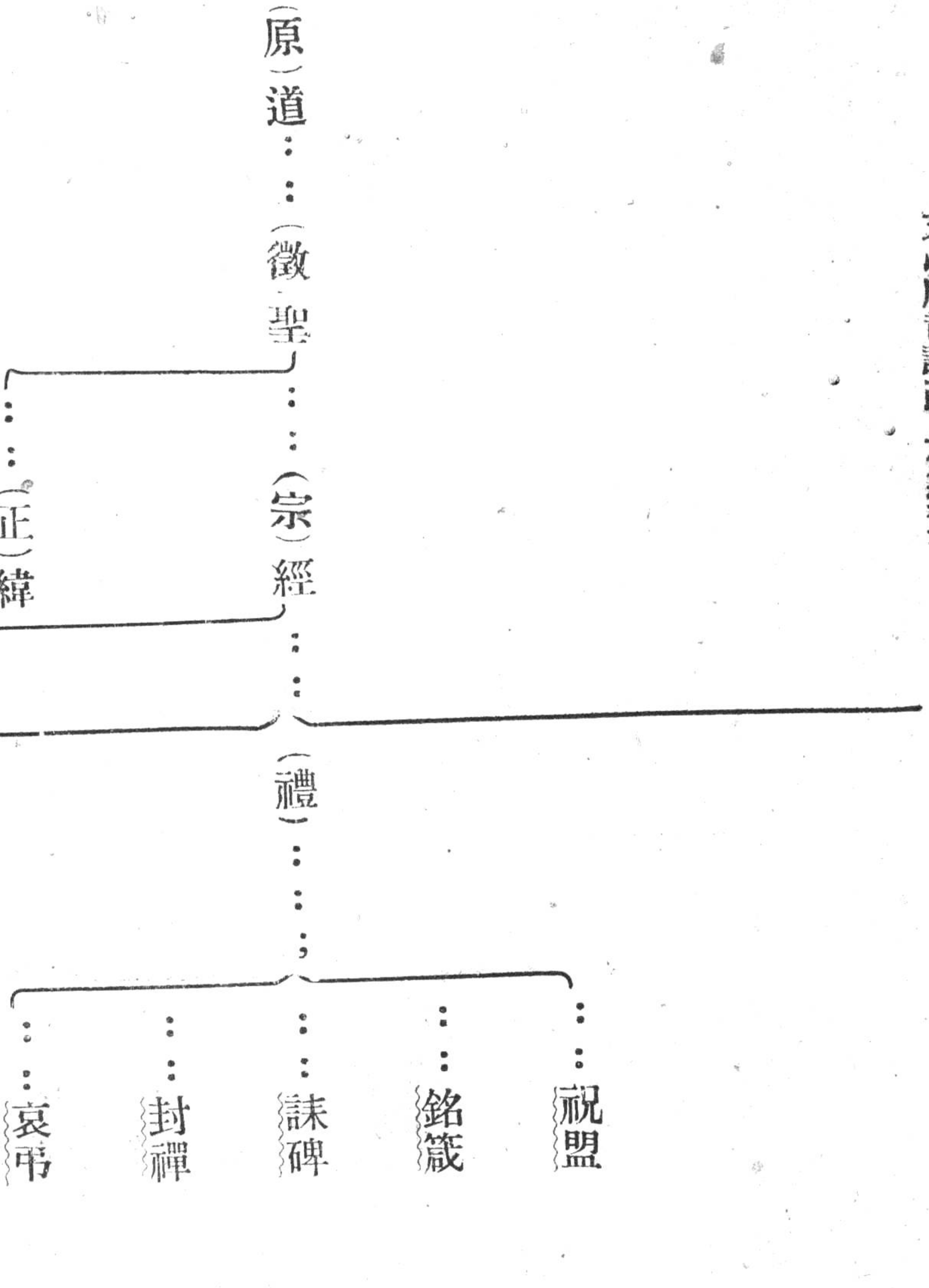
宗經篇云：「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謹據上說，定祝盟銘箴誄碑封禪哀弔五篇爲第五組。

第六組　自春秋衍出之文

宗經篇云：「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謹據上說，定史傳檄移二篇爲第六組。

右六組共文二十五篇，列表如下：

- （易）……論說
- （書）……詔策
  - 章表
  - 奏啓
  - 議對
  - 書記
- （詩）……明詩
  - 樂府
  - 頌讚
  - （辨）騷……（詮）賦
  - 諧隱
- 雜文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緯
諸子
春秋
史傳
檄移
禮
祝盟
銘箴
誄碑
封禪
哀弔

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宗經篇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謹據上義，首列原道，次列徵聖，三列宗經。

聖之旁出爲緯。原道篇云：「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正緯篇云：「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又云：「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據此，知緯之爲義，雖非配經，而往聖之所研撰，正不可概目以譎詭也。

經之旁出者爲諸子。諸子篇云：「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案此與漢志「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義合。故列爲經之旁枝。

詩之旁出者爲騷。辨騷篇云：「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又詮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雅，爲詞賦之宗。」又詮賦篇云：「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據此諸文，故旁出之而使詮賦屬焉。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一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一)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二)色雜，方圓(三)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四)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五)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六)卑高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七)一本實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八)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九)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十)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十一)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一)「文德」之論，見王充論衡。論衡佚文篇云：「文德之操爲文。」又云：「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魏書文苑傳楊遵彥作文德論。

(二)易坤卦文言：「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三)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四)易離卦彖辭：「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王弼注曰：「麗猶著也。」

（五）易上繫辭：「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正義曰：「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六）易坤卦：「含章可貞。」王弼注曰：「含美而可正，故曰含章可貞也。」

（七）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段注引禮記禮運篇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八）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楊子法言問神篇：「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說文司部：「㠯，意內而言外也，从口从司。言。」段注曰：「司者，主也；意主於內，而言發於外，故從司言。」

（九）易革卦象辭：「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十）易繫文引傳氏云：「賁，古班字，文章兒。」尚書泉陶謨曰：「戛擊鳴球。」說文：「球，玉磬也，鏗鏘聲也。」

（十一）黃先曰：「故知文章之事，以聲采爲本。彥和之意，蓋謂聲采由自然而生，其雕琢過甚者，則寖失其本，故宜絕之，非有專隆樸質之語。」

按劉氏申叔曰：「上古之時，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有聲音，然後有點畫；有謠諺，然後有詩歌。謠諺二體，皆爲韻語。謠訓徒歌，歌者永言之謂也；言者直言之謂也。蓋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有音

無字，故起源甚古。」子夏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據此，知日月山川，雲霞，草木皆循自然而成文。人爲萬物之靈，心有所感，發爲言語，著之竹帛，卽成文辭。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桴鼓相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觀夫古來不磨之傑作，必是眞情流露之文，而矯誣飾之辭，雖或能取寵一時，自文學之繩墨切之，決無價值可言，此彥和所以首標「自然」之義也。

黃先生論文辭封略曰：「竊謂文辭封略，本可馳張，推而廣之，則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非獨不論有文飾與無文飾，抑且不論有句讀與無句讀，此至大之範圍也，故文心書記篇，雜文多品，悉可入錄。再縮小之，則凡有句讀者皆爲文，而不論其文飾與否。純任文飾，固謂之文矣；卽樸質簡揣，亦不得不謂之文。此類所包，稍小于前，而經傳諸子皆在其籠罩。若夫文章之初，筮先韵語；傳久行遠，實貴偶詞；修飾潤色，實爲文章；敷文摛采，實異質言；則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廢者。卽彥和泛論文章而神思篇以下之文乃專有所屬；非汎爲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徧通于經傳諸子。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特雕飾逾甚，則質日以漓，淺露是崇，則文失其本。又況文辭之事，章采爲要，盡去既不可法，太過亦足召譏。必也酌文質之宜而不偏，盡奇偶之變而不滯，復古以定則，裕學以立言；文章之宗，其在此乎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一)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二)仲尼翼其終；(三)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四)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五)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六)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七)炎皞遺事，紀在三墳；(八)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馮本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九)益稷陳作爲謨，元作謀，楊改敷奏之風。(十)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十一)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十二)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元作褥，朱改其微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十三)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鑽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十四)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一)易上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二)易下繫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繫象繫繫辭文言。」正義曰：「序易卦也。史不出雜卦。」雜卦者於序卦之外別言。」漢書儒林傳「孔子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顏師古注曰：「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周易正義「十翼之辭，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

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二，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四）紀氏曉嵐評曰：「此解文言不免附會」。按周易音義曰：「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正義引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黃先生曰「此二說，與彥和意正同。」

（五）易上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庖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曰「初一曰五行，己下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彥和云「洛書韞乎九疇」正同此說。

（六）尚書中候握河紀「河龍出圖，洛龜書威，赤文綠字，以授軒轅。」紀氏曉嵐云「玉版「丹文」「綠字」散見「緯書」。黃注所云拾遺記宋書皆非根柢。

（七）許愼說文序「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也，初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八）左傳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預注「皆古書名。」正義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張平子說：三

墳三禮，禮爲大防。昔曰「誰能典於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

（九）夏書益稷篇帝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十）黃先生曰：「案彥和以元首載歌，益稷陳謨，屬之文章，則文章不用禮文之廣誼。」

（十一）黃先生曰：「案業績同訓功，峻鴻皆訓大，此句位字殊違常軌。」

僞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十二）周易正義曰「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故史遷云「文王囚羑演易。」

（十三）李詳文心雕龍黃注補正云：紀文達云「剬字卽剸字。說文訓爲齊，言切割而使之齊，與詩意無涉，古帖制字多書爲剬，此剬字疑爲制之訛。史記五帝本紀「依鬼神以剬義。」注曰「剬有制義。」是三字相亂已久，不必定用本訓也。」詳案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字例云「制字作剬，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據此，剬卽制字，既不可依說文

訓嗣爲齊，亦不必辨制嗣相似之譌也。」

（十四）易上繫辭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席上之珍，以待聘。」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一作元聖創典，（一）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文從御覽改章，研神理而設教；

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擬作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二）旁通而無滯，一作涯從御覽改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三）著字從御覽改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四）神理設教。光采元理，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一）史記：「伏羲氏以風爲姓。」紀氏曉嵐云「玄聖當指伏羲，諸聖若指孔子，於下句爲複。」

（二）黃先生曰：「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也。人倫之傳，無小無大，不並包，紀氏傳會載道之言，殊爲未諦。

（三）易上繫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注曰「辭爻辭也。」正義曰「謂觀辭以知得失也。」

（四）此節子解蔽篇引道經之言而枚頤「僞古文」取以入大禹謨，其辭詳見太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按本篇以「原道」名篇。黃先生論之曰：「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思心，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截然不同。詳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韓非子解老篇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即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自殊于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夫堪輿之內，號物之數曰萬。其條理紛紜，雖人髮蠶絲，猶將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爲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爲諼言，察其裏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瘠愈削，寖成爲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爲文者，亦不復研究學術，研尋眞知，而惟此竅言之尙。然則階之厲者，非「

斯則矯枉之過，而非通方之談。方來君子，庶無慚焉。」

清儒阮元著「文言」說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封域，而實有見於文章之原始。黃先生復爲之評語，是非昭然，茲錄其文如下：——

文言說　聖經室三集二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原注說文言从口从辛愆也　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案此語誤　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謹案音韵與言語並興而文字伺在其後。　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案陳伯陶先生謂：訓即「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之道。又即道盛德至善之道。此義精塙無倫。

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韵，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也，案此數言，可證阮君此文，實具救弊之苦心，惟古人言語亦有音節，亦須潤色修飾，故大司樂稱以樂語教言而仲尼亦曰：「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矣　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原注：「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案此語，亦稍誤，言語有修飾，文章亦有修飾，其修飾者，雖名曰文，而實非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大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案此數言誠爲精諦，即如「樂行憂違」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長人合禮」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勿用在田」偶也，「學問聚辨」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天則」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禮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天地萬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爲文，文即象其形也。原注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黑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目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案阮君尚有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及與友人論古文書，皆推闡其說，又其子福有文筆對，文筆封見下總術篇，茲節錄二文於左。並見揅經室三集二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史也，子也，皆不可專名之爲

文也，案此言亦微誤經史子亦有文有質其文者安得不謂之文哉　故昭明文選序後二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史也，子也。案此語亦未諦，韻語不必著簡策，又經史皆有文尚書堯典偶語甚多，詩三百篇全爲文章老子亦用韻用偶。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案此不如用莊陸之說爲正，取於文飾以爲文言，非文言以前，竟無文飾。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結屈澀語者比也。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結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史也，子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案此語最爲分明駢體之變爲古文，以此致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經卽子，非子卽史，案以此評八家之反以譽之矣。　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如此，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

與友人論古文書

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字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案此語亦有獘文起八代之衰，乃後人以譽昌黎者，昌黎未嘗以此自任也。天監以還，文漸浮詭，昌黎所革祇此而已。阮云「矯文選之流弊」與「文起八代之衰」皆非知言。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明，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一）先王聖化，布在方册，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一作辭）爲功，（二）宋置折俎，以多文（元作方孫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三）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而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元作忠謝改）也。（四）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溯流而討源，徵聖之義，其在茲乎。

（一）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正義曰「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文章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又學而篇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可見聖人之情寄於文辭，學者不能鑽研遺文，以求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一）先王之遺文。

（二）左傳襄二十五年：仲尼稱子產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杜注「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霸，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也。」

（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杜注「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卿享宴之禮。」周禮大司馬屬官有小子掌祭祀，羞羊殺，鄭司農云「羊殺體解節折也。」國語周語中：「隨會聘於周，定王享之，殽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今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

正義曰：此文甚略，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記之，仲尼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使弟子記錄之。

（四）禮記表記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注曰，巧謂順而說（悅）音也。正義曰，辭欲巧者，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詩云「有倫有脊」，倫者道也，脊者理也，言文辭貴有條理也。

黃先生曰：宣尼贊易序詩制作春秋，所以繼往開來，惟文是賴。後之人將欲隆文術於既頹，簡羣言而取正，微孔子復安歸乎？且諸夏文辭之古，莫古於帝典，文辭之美，莫美於易傳。一則經宣尼之刊著，一則爲宣尼之所自修。探論名理，則萬物而爲言，董正史文，則先百王以垂範。此乃九流之宗極，諸史之高曾，求之簡編，明證如此。至於微言所寄，及門所傳，貴文之辭，尤難悉數。徵聖立言，固文章之上業也。近代惟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爲萬世文章之祖，猶不悟經史子集一概皆名爲文，無一不本於聖，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寵光，求爲隆高，先自減削。此固千慮之一失，然持校空言理氣，肊論典禮，以爲明道，實殊聖心者，貫之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語其高下也。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幾）疑（作神）（一）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二）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三）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

積句，(四)儒行縟說以繁辭，(五)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六)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七)五例微辭以婉晦，(八)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九)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一)易上繫辭「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案幾，幾微也；神，妙也。

(二)黃先生曰：文術雖多，大要不過繁簡隱顯而已，故彥和徵舉聖文，立四者以示例。

(三)黃注曰「如舉緦不祭，則重於緦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而服曰稅，小功輕，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可知。皆語約而義該也。」案緦不祭見禮記曾子問篇，小功不稅見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日月已過乃聞喪

(四)豳風七月一篇，八章，章十一句，此風詩之最長者。

(五)據禮記儒行篇鄭注：則孔子所舉十有五儒，加以聖人之儒，爲十六儒也。

(六)「夬」「離」皆易卦名。離卦彖辭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七)易上繫辭「易有四象，所以文也。」正義引莊氏云「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用象，爲四象也。」案原道篇「乾坤兩位，獨制文言。」彥和同莊氏說，則本篇

所謂四象精義以曲隱，當卽指此。

（八）杜預春秋序「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

（九）荀卿子曰「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史通因之而作煩省篇，以爲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不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茲節錄其文如下：

「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爰筆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

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矣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烟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矣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矣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煩邪？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

日知錄論文章繁簡曰「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錢氏注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劉氏申叔論古代文詞句簡語文之故曰：三代文詞，句繁而語文，書言「辭尚體要」，禮言「辭

85490

無支葉，禮記天下無道 貴簡之證也，禮記引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是孔子以殷周之詞，爲已瀆也。孔子又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則詞有支葉 韓昌黎亦曰「由周公 孔尚文言 孔子曰「言之而下，其說長。」 無文行之不遠」又曰「非文詞不爲功」 曾戒鄙詞。 斯遠鄙倍矣。 尚文之證也。顧亭林曰，興謨爻象，此二帝三皇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夫簡近於質，文近於繁，而古代之文，句簡而語文者，其故何與！蓋竹帛煩重，學術授受，咸憑口耳，非語文句簡，則記憶良難。且三代之文，與後世殊，或意浮於言，有待後人之演繹。古人之文，一曰蘊籍，一曰奧曲，蘊籍者，凡說一事，或舉其偏，不舉其全，以俟智者之舉一反三，如莊子褻憐蚿一節止解褻蚿風之句是也。奧曲者凡說一事，以一字代數字之用，以俟後人之注釋，厥證甚多。觀江都汪氏釋三九中篇可以知矣，且古人作文，必留不盡之意於言外，如郭象注莊子工人無爲於刻木數語，柳子演爲梓人傳一篇○毛傳連風行水成文一語，眉山演爲仲兄文甫說一篇，皆演繹之證也。 或詞無語助，詞無語助故其文整齊，非若後世之冗長。必待後人之注釋 簡而不繁，文而不質，此之故與？秦漢以降，大與古殊，由簡而繁 顧亭林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於西京，而文衰矣；春秋以降之文，多於六經而文衰矣。』又云：二漢文人，所著絕少，今人著作，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不能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蓋三代以下，多游戲之文，而文章不盡有用之文矣。文士日多，而作文者，未必眞能文之士矣，此文章所由日趨於繁也。 至南宋而文愈繁， 宋代奏疏，每至萬餘言，而行狀墓銘，亦有數萬字者，如朱子作張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而元人修宋史李全傳，亦六萬餘言，蓋沿宋人撰著之舊也。 由文而質，至南宋而文愈質。蓋由簡趨繁，由於駢文之廢，故據事直書，不復簡約其文詞 駢文序一事，必簡約其詞而出之，散文行而此法亡矣。 由文趨質，由於語錄之興，故以語爲文，不求自別於流俗。 語錄一體，始於唐，然但佛門弟子用之，即達摩不立文字之說也。宋儒作語錄即本於此，明儒亦然，「常惺惺」「渾渾然」等語，既非文言，又非俗語，顧亭林曰『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詞，乃或反子貢之言而譏之曰「夫子之言性道，可得

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此雖文字，必經之階級，然君子之學，繼往開來，舍文曷達！孟子曰不成章不達。若夫廢修詞之功，崇淺質之文，則文與道分，呂氏編宋文鑑朱子謂其有時於文雖不佳，安望其文載道哉！錢竹汀曰「君子之出詞氣，必遠鄙倍。語錄行，則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姬傳曰：唐世僧徒不通文章，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語，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效之，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眞，猶有取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詞，此何取哉。則崇尚文辭，刪除俚語，亦今日釐正文體之一端也。若夫以俚俗之文，著之報民之一助，惟既曰文詞，則文體不得不法古文，否則不得稱爲文矣。

是以子元脫揚補政論文必徵於聖，（一）稚圭勸學，四字元脫揚補。必宗於經。（二）易稱辯物正言，斷辭則備」（三）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四）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言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五）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作莊子從事華辭。」（六）雖欲訾聖，訾字一作此言二字誤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衒華而佩實者也。（七）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一）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爲人簡易無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

（二）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成帝卽位，上疏勸經學。」

（三）易下繫辭「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注曰「開釋爻卦，使各當其名，理類辨明故曰斷辭也。」

（四）僞畢命篇「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某氏傳曰：「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尚。」

（五）黃先生曰：案自「易稱辨物正名，至正言共精義並用」乃承四象二語，以辨隱顯之宜，恐人疑聖文明著，不宜有隱晦之詞，故申辨之。蓋正言者，求辨之立，而淵深之論，適使辨理堅強；辭旨妙美，非獨隱顯不相妨礙，惟其能隱，所以爲顯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隱而不宜顯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詩書之明剴，春秋簡約，自不能幾深之言，史本策書，故簡立褒貶之法；必通此意，而後可與談經。不然，視易爲卜筮之庸辭，謂春秋爲「斷爛之朝報」，惑經疑孔，如傳記之周詳。必令繁詞稱說，乃與體製相乖。聖人爲文，亦因其體而異：見易非典要，故多陳變；

（六）莊子列禦寇篇：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廖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文爲旨，以文辭爲正旨，夫何足以上民！」

（七）黃先生曰：「此彥和徵聖篇之本意，文章本之聖哲，而後世專尚華辭，離本寖遠，故彥和必以華實兼言，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咸注曰「野如

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者，文質相半之貌。」審是則文多者固孔子所譏，略更非聖人所許，奈之何後人欲去華辭而專隆樸陋哉！如舍人者得尚於中行者矣。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一）其書言經。（二）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也。（三）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緜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一作啓（四）耀於是易張「十翼」（五）書標「七觀」（六）詩列「四始」（七）禮正「五經」（八）春秋「五例」。（九）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十）昭明有融。然而道惟微，聖謨元作作謀改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十一）

（一）易上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韓康伯注曰「三極三材也。」正義曰「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

（二）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篇：「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圖書「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絲綴屬也。」案章氏之說固是，然因經中所載，皆先王之常典，聖人之彝訓，故白虎通云「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三）易上繫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按此卽彥和所稱「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也。」

（四）案此數語，用僞孔尚書序義。彼文曰：「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五）見原道篇。

（六）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可以觀義；「五誥」酒誥召誥洛誥大誥康誥至商書湯誥，係東晉續出之僞古文，故不計。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案七觀所屬之篇，皆在伏生二十九篇內，若信爲孔子之語，何以不及百篇，疑此爲伏生傳益之言，非今古文之通說也。

（七）子夏毛詩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爲「四始」。詩之志也。」鄭箋「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案

四始之義，當以此爲準。

（八）禮記祭統篇：「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鄭注「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

（九）見徵聖篇。

（十）易蒙卦彖辭「蒙以養正聖功也。」正義曰「謂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乃成聖之功。」

夫易惟談天，天字從御覽改　入一作人從御覽改　神致用，（一）故繫稱「旨遠辭文，」元作高孫改　「言中事隱，」（二）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三）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四）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五）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六）禮以貴一作立體，一本下於宏用二字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疑作片言，莫非寶也。（七）春秋辨理，四句一十六字元一字見義，「五石」「六鷁，」（八）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九）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十）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十一）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曉一作前修文一作運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偏雨，河潤千里者也。

（一）易下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韓康伯注「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

（二）易下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正義曰：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於野，近言龍戰，而遠明陰陽鬬爭，聖人變革，是其旨遠也。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若黃裳元吉，不直言得中居職，乃云文在中也，是其辭文也。韓康伯注云：「變化無恒，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其事肆而隱者，事顯而理微也。」

（三）莊子列禦寇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四）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勿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沈欽韓曰：「大戴小辨篇：『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葉德輝曰：「史記五帝夏周紀，載尚書文多以訓詁代經，即讀應爾雅也。」

（五）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六）子夏毛詩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又詩疏曰：「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據此則詩亦須通

古今語而可知，故曰訓詁同書。

（七）說文「禮履也，从豐聲。」按體亦從豐得聲，故禮體二字相通。漢書禮樂志云「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據此知禮文者，明聖之述作，故曰「採掇片言，莫非寶也。」

（八）春秋僖十六年公羊傳「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記聞也。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春秋僖十六年穀梁傳云「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詞也；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劉氏申叔曰「春秋此意也，實古籍記事之通例，然知之者鮮，賴穀梁傳而僅傳試詳釋之：攷古籍記數之文，約有二例：先總詞而後子目，則數後而名先；數目之字，咸繫數目之字於名詞之上，以成一集合名詞，先子目而後總詞，則數先而名後。」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中庸亦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數節者，大抵繫數詞於語尾，而子目之名區列於下，卽穀梁所謂散詞也。若夫書伊訓篇言「三風十愆，」禮王制篇言：「四誅不以。聽。」則先區子目，後列數詞，卽穀梁傳所謂聚詞也。散詞者，分析之法也；聚詞者，總合之法也；此亦古代文法之一端，而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均未詮明此意，故卽穀梁傳引申之。」

（九）春秋定二年公羊傳「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十）黃先生曰「此左氏義上文五石六鷁之辭，乃公羊說，其實春秋精誼，並不在此，欲詳其說，宜覽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案杜序云「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十一）尚書所記，卽當時言語，後人讀之，佶屈聱牙，然能通乎訓詁，則堯舜之道，三王之義，昭昭明矣。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一作旨（一）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二）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三）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四）紀傳銘朱云當作移，檄則春秋爲根。（五）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六）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

體有六義(七)：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楊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一)案論說篇云「述經敘理曰論」又曰「說者說語，序者次事，八名區分，一揆宗論」據此則論爲總名，說辭序皆論之分體也。今考易乾卦彖辭疏曰：「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又序卦正義引韓康伯云「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總觀上說，知「論理之文，易統其首。」

(二)古之帝王，左史記言，凡上告下，或下告上之語，皆記於書，故曰「詔策章奏書發其原」

(三)此皆抒情之文，故曰「詩立其本。」

(四)此亦韻文，但以行禮所用，故屬之於也。

(五)紀傳銘檄，朱云「銘當作移」，案本書有檄移篇，朱說是也，紀傳乃記事之文，檄移之辨，春秋蓋其根柢也。

(六)案二語實爲本篇之正意，而「製」字「富」字尤爲精義所在，蓋立義不背於經典，始能隨宜以變通，酌言必本乎雅麗，故能辭富於山海。彥和以鑄銅煮鹽喻之，審矣。

(七)黃先生曰：此乃文能宗經之效，六者之中，尤以事信體約二者爲要，折衷羣言，俟解百世，事信之徵也，芟夷煩亂，剪截浮辭，體約之故也。」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叟文隱，好生矯誕，眞雖存矣，僞亦憑焉。

(一)黃先生曰：九疇本於雒書，故莊子謂之九雒。先儒不言龜負，惟中候及諸緯言之，洪範僞古傳，乃用其說，劉又用僞孔說也。

案上古民智未開，神話盛行，凡所尊畏之人，莫不以神視之，史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民士昏迷。又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銅頭鐵額，食沙，山海經黃帝乃命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又如包犧氏蛇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搏黃土作

人，神農氏人身牛首，凡此皆半神半人之証之希臘神話，其爲太古傳說無疑。又大雅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毛曰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商頌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曰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　毛公雖本不語怪神之訓，然康成所稱履大神之跡，吞玄鳥之卵，其說未始非傳自古昔。若夫書帝命驗稱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粟然，生以戊文禹。詩含神霧稱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春秋合誠圖稱慶都出觀三河之首，有赤龍出，奄然陰風雨，赤龍感女樞出房之宮生黑帝。謂顓頊　河圖又稱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氣感生白帝。謂少昊　據此以觀，則古之帝王，無不感神而生，此與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其荒誕正同。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鄭注曰：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此種名稱，本於春秋緯文耀鉤。神權時代地天之通未絕，怪說相傳，無足疑異。昔孔子刪敘六經，昌明典常可信之道，怪神之說，則以爲鴻荒舊史舍而不語。隋書經籍志稱「說者又云孔子別立緯纖以遺來世」其說謬矣。要知中國緯書之起原甚古，與希臘之史詩俱爲考古之寶也。

說文識驗也，黃先生曰「案識之爲物，皆執後事以驗前文，非由前文以得後事。晚周學派六家，

老子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又言「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則道家不得言識。中庸言「索隱行怪，吾不爲之。」論語「子不語怪神。」「夫子言天道不可得聞。」則儒家不得有識。墨子雖尊天明鬼，而非命。非命者事不得前定，則墨家不得有識。名家檢正形名，無論之言則絕，亦不得有識。法家出於老子，而旁取名家，施於人事，而貴隨時，亦不得有識。唯獨陰陽家本出司天之官，而末流營於讖祥，泥於小數，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抽巫祝之緒，而下爲方士闢利源。」案此說精闢，深見圖讖之本原。竊考古史之言圖讖者，史記秦本紀飛廉得石棺於霍太山銘曰「帝命處父，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又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即方士怪異之術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又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又秦始皇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云「亡秦者胡也。」又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臣原過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黃顏麋髭頭，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此乃原過與襄子之詭謀欲收散亡之民以報知氏之仇陳涉吳廣之術本此。

凡此諸端，皆欺罔淆惑之事，或出於兵家之陰謀，或本於方士之怪說，與緯書爲神話時代遺物，其價值蓋不可同日語。

讖緯合流，肇自西漢，哀平之間，其說大行。蓋古代學術傳授多憑口耳，故公羊傳云「漢以來並無緯書，劉向父子領校秘書，尚著竹帛。緯說之原雖古，西漢並無專書。觀張衡傳云「漢以來並無緯書，劉向父子領校秘書，尚無緯錄，則知起於哀平之際也。」又圖書秘記，漢志列天文家，而翼李京注不入儒林之傳，此皆西漢無緯之證。導讖合緯之源者，始於董仲舒諸人，漢書董仲舒傳曰「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稿未上，主父偃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黃先生曰「仲舒固工於揣摩人主之情者也。漢主好儒兼好神仙，儒與神仙雖不合，於陰陽則有可緣飾者，故推陽陰以說春秋。今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諸篇，明其以鄒子南公之道，迻書於儒籍矣。」竊謂仲舒畏死，遂不敢復言災異，則當其言災異，固未始非欲投人主之好，以冀利祿也。自是儒生莫不兼言陰陽，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兒寬勸武帝制封禪義，他如京房以卦氣爻辰說易，劉向以五行災異釋書，温路舒以爲漢厄三七之期，上封書以預戒，泚孟以泰山石立請昭帝讓位賢人，怪誕不經，若病狂惑，然廟廷未之大信也。至哀帝時竟用夏賀良之議，改元爲太初

元將元年，改號爲陳聖劉太平皇帝，讖緯既混經義亦大亂，王莽且資以盜國矣。

漢自成帝以降，王氣已衰，妖妄並興，王莽稱引符命，欺惑天下，自是曲學阿世之儒，據其所傳聞之古代神話，揆以陰陽怪異之說，猶恐無以堅世人之信，則割取經義，以飾奸文過，附會穿鑿，隨己所欲。觀漢書李尋傳：成帝時有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王莽傳哀章獻金匱圖。後漢書光武本紀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來。又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曰「吾綈中有祖傳秘記，爲漢家用。」類皆託名孔子爲漢制作，其傳授尤迷離不可踪跡。光武少時在長安受學，已深信之，及爲天子以讖緯爲秘經，頒爲功令，稍加貶斥，卽伏非聖無法之誅，上以僞學誣民，民亦以僞學欺上。儒林傳云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漆書以合其私文者，經學之在漢末，其陰霧晦冥之時代乎！東漢大儒如張衡尹敏桓譚荀悅諸人，秉卓犖之姿，不汙於流俗，攻讖緯甚力。至宋武帝大明中，始禁圖讖。隋煬帝發使四方，搜括天下書籍，與讖緯相雜者，皆焚之，於是讖緯衰絕。唐時存者易緯而已。宋以後並易緯失之。清乾隆時，采輯永樂大典得易緯全書，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今古經解彙函有此書，茲將緯書名目列之如左：易緯八　乾坤鑿度二卷　乾鑿度二卷　稽覽圖二卷　辨終備一卷　通卦驗二卷　乾元序制記一卷　是類謀一卷（一作筮類謀）　坤靈圖一卷　璇璣鈐　考靈曜　刑德放　帝命驗　運期授

詩緯三　含神霧　推度災　汎歷樞

禮緯三　含文嘉　稽命徵　斗威儀

樂緯三　動聲儀　稽曜嘉　叶圖徵

春秋緯十三　演孔圖　元命苞　文耀鉤　運斗樞　感精符　合誠圖　考異郵　保乾圖

漢含孳　佐助明　握誠圖　潛潭巳　說題辭

孝經緯二　援神契　鉤命訣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元作哲許改而鉤讖蔵匵。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一）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二）則是堯造綠圖（三）昌制丹書。（四）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擬作掊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

一孫詒讓曰：此與下文倍摘字並與適通。方言適悟也。倍適猶背迕矣。

二閻下隋書經籍志六藝緯類序。

三尚書中候堯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風回搖龍，銜甲，赤文綠地，臨壇止霽，吐甲圖而蹙。音帶去也

四尙書中候，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郭，止於昌戶。乃拜稽首受，最要言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

隋書經籍志六藝緯類序足備參攷，錄之如左：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窮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案河圖即八卦洛書即九疇布在方冊安有秘理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又有尙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鄒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鄭萌集圖緯識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顚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令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秘妄，亂中庸之典。案讖緯本非儒家之言。故古文家不道。索隱行怪子所不述故曰亂中庸之典。

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案此古文家無識緯之明證康成兼雜今古故信緯也。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朗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隋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

案彥和生於齊世，其時讖緯雖遭宋武之禁，尚未盡衰。士大夫必猶有講習者，故列舉四僞，以藥迷悟。蓋立言必徵於聖，制式必稟乎經，爲彥和論文之本旨。緯候不根之說，踳駁經義者，皆所不取。近儒劉氏申叔著讖緯論，謂緯有五善，其說甚精，可與本篇相發明，錄之如下：

粵在上古，民神雜糅，祝史之職特崇，地天之通未絕。合符受命，乃御宇而作君；持斗運機，卽指天而立教。故禱祈有類於巫風，設教或憑乎神道。唐虞以降，神學未湮，玄龜錫禹，鳥鳥生商，降及成周，益世崇術數，保章司占星之職，洪範詳錫疇之文。舊籍所陳，班班可考。王室東遷，屈言日出，狸首射侯於洛邑，雉鳴啓瑞於陳倉。趙襄獲符於常山，盧生奏圖於秦闕。推之三戶亡秦，五星聚漢，語非徵實，說或通靈。蓋史官失職，文技所守，而家爲巫史，猶存苗俗之遺風。是爲方士家言，實與儒書異軌。及武皇踐位，表章六經，方士之流，欲售其術，乃援飾遺經之語，別立讖緯之名，淆雜今文，號稱齊學。大約齊學多信讖緯魯學不信讖緯　故玉帶獻明堂之制，

兒寬草封禪之儀。卦氣爻辰，京氏援之占易，五行災異，中壘用以釋書。經學之淆，自此始矣，後世之論，識緯者，或謂溯源於孔氏，或謂創始於哀平。吾謂緯識之言，起源太古，然以經淆緯，於西京，以緯儷經，基於東漢。故圖書秘記不附六藝之科，翼李京注，弗列儒林之傳。劉略班書，彰彰可據。及光武建邦，兼崇讖緯，以爲文因赤制，字別卯金，乃帝王受命之符，應炎歷中興之運。遂謂歷數在躬，實唐虞之符籙，陰嬉撰考，亦洙泗之微言，尊爲秘經，頒爲功令，讖以輔緯，緯以正經；而儒生稽古，博士釋經，或注中候之文，或闡秘書之旨，故麟經作注，何休詳改制之文，虎觀論經，班固引徵書之說。緯學之行，於斯爲盛。夫蔡來彰往，立說誠妄，緇不經，而雙句單詞，古籍或因文附著。試詳考之，得數善焉：跡溯洪荒，事竊皇古，三王異教，見尚書璇璣鈐五帝立師。見論語撰考讖三皇則並列女媧。見春秋元命苞七輔各竭其功能，見論語摘輔象四帝各殊其方色。見尚書運斗授諸書撰考讖削平之四帝即萬機論所言黃帝「右耳」即神農之號。見春秋命歷序諸書羲和與重黎同功，有巢敷治於石樓，夏禹藏書於金匱，皆見遁甲開山圖九龍紀官，尊卑莫別。見春秋命歷序六書制字，子母相孳。孝經援人神契皇九頭，始宅中州之土，尚書璇璣鈐人四佐，亦徵羣輔之賢。論語摘輔象循蜚合雜，紀名別流，仡之前，器變遷之跡，是曰補史，其善一也。河圖括地，遁甲開山，銅柱辨形，皆見春秋命歷序石鼓銅刀，地象鐵山稽數，孝經鈎命訣流

洲玄洲釋其名，龍魚河圖大秦中秦辨其地。河圖玉版嶋夷禺鐵同實異名，尚書帝命驗赤縣神洲居中御外。

河圖括地象天皇被跡，地徵無熟之陵，道甲開山圖王母獻環，境隔崑崙之闕。尚書帝命驗州土則域區內外，不數鄒衍之談天，河圖括地象水泉則性判剛柔，河圖開圖已啓夷吾之釋地。恒岱嵩華既辨方而正位，河淮渭洛亦思義而顧名。春秋說題詞凡茲圖篆之遺，尚書璇璣鈐五帝受錄圖又屢言河圖之用，河圖者卽古代之輿地圖也足補山經之缺，是曰攷地其善二也。「鑿度」「運樞」之說，推災攷耀之文，辨地域之廣輪，詩含神霧測星辰之高遠。春秋說題詞氣觸石而生雲陰，激陽而成電。見春秋玄命苞地乘氣立，春秋玄命苞月假日明，春秋說題詞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玄命苞三百六旬定時成歲，春秋玄命苞七十二候送暑迎寒。孝經援神契異郵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玄命苞三百六旬定時成歲，春秋玄命苞七十二候送暑迎寒。孝經援神契異郵象徵覆載，尚書靈曜考驗地動則義取左旋。春秋玄命苞三百六旬定時成歲，春秋玄命苞七十二候送暑迎寒。孝經援神契異郵度鑒度疏，啓周髀步天之學，見尚書刑德考春秋考異郵景長景短，開土圭測日之先。見春秋玄命苞四表四游，尚書考靈耀明太空之無極，二分二至，孝經援神契辨日晷之還移，莫不甄明度數，稽合歷文。屈平天問之作，詎足相衡；張氏靈憲之書，於焉取法，是曰測天其善三也。蓋緯之說，訓故是資，禮含文嘉民萌則義，詳互訓。孝經緯又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此古代下民無學之確證也，推日合月爲易。易緯易經十一相加是爲土，兩人相合則爲仁。皆見春秋玄命苞此卽鄭君相仁偶之說所本，土力於地，日生爲星。見春秋說題詞卽八星出於日球之說，虫動几而爲風，春秋攷異郵禾入水而爲黍，春秋說題辭律以六書之學，咸歸「會意」之條。若夫分別部居，依類託義，律訓率而歲訓遂，春秋玄命苞義取諧聲；王訓煌，亦見春秋玄命苞說符

疊韵。陽爲天而陰爲地，春秋說題詞遺文徵汶長之書；說文用其說水象坎而火象離，佚象合羲經之卦，元命苞云『兩人交一而中出者爲水。○人散二者爲火，』『人散二爲火，』蓋火字古文象離卦之形。而水字古文象坎卦之形。是曰「考文」其善四也禮名定於黃帝禮含文嘉禮經設於文王，禮稽命徵諸書叙郊邱則旁徵禮經，叙祫禘則陰符王制。亦見禮緯命徵辨物舉四夷之樂，樂緯賞功詳九錫之文。禮含文嘉王制陳說迴殊於孟子。樂緯謂：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以外二五等，殷爵三等，按亂授田，隱合於公羊，春秋元命苞云周爵祖則詳其度數，春秋緯旗物別辨其等差。禮含文嘉觀闕爲縣法之區，禮緯靈臺即望氛之地。易緯及分土列爵立制隱合於公羊，春秋元命苞云周爵祖則詳其度數，春秋緯旗物別辨其等差。禮含文嘉觀闕爲縣法之區，禮緯靈臺即望氛之地。易緯及分

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推之稽三統之歷，春秋感精符與孟子之論井田不同。五等，殷爵三等，按亂授田，陳說迴殊於孟子。樂緯謂：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以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推之稽三統之歷，春秋感精符與孟子之論井田不同。

四望四類，典異六宗。禮稽命徵梁文太山刻石不忘紀號，詩含神霧及明堂崇屋祀帝即以配天。尚書帝命驗莫不制徵四代，典溯三王是曰「徵禮」其善五也。若夫情由性生，孝經援神契仁從愛起，春秋元命苞以敬勝怠，尚書帝命驗以義強躬，論語撰玫讖亦論語撰玫讖證孔門習遠之言太素太初，孝經鉤命訣近老氏眞空之旨凡茲粹語，足輔九流。推之禮詳弁服，春秋命歷序地測溫泉，詩經緯諸書橫行爲蠻貊之書，見詩含神霧畫象別古初之制，孝經鉤命訣數止於五，至六以上皆互乘。易河圖數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爲明，四與九爲友，五與十同途，足證古人紀數至五而止，至五以上皆用互乘之法。○氣成於三，與九相推無所屆。春秋元命苞云：陽氣成於三，陽數極於九，亦足爲江都汪氏釋三九之證。○計六

經之尺度，孝經鉤命訣辨百體之殊名，春秋元命苞六律則溯其起源，見樂汁圖徵五穀則稽其名義。春秋說題詞陽

墟石室，奇銘辨蒼頡之文，見河圖玉版洞庭包山，秘籍識夏王之字。春秋命歷序亦足助博物之功，輔多

聞之益。殷周絕學，賴此可窺。俞正燮曰：識緯者古史書也，其說近是。及夫臚幽之序，窮禍福之源，以五常法五行，

以八風象八卦。禮緯九州咸有分星，春秋元命苞五緯或憑以推日，或以災祥驗行事，或以星象示廢

興，見春秋演孔圖詩緯春秋文耀鉤春秋運斗樞諸書四治五際，齊詩說已失經義之眞，六甲九宮，春秋合誠圖遂啓雜占之學，是則

前知曰詡格物未明，易蹈疑象之誅，尤屬誣天之學。復有倉聖四目，虞舜重瞳，丹鳳含書，皆見春秋

此尹敏所由致疑而君山所由恥習也。然敬天明鬼實爲古學之濫觴，以元統君，足儆後王之

失。德是則漢祟讖學，雖近誣民，而隋禁緯書，亦爲蔑古。學術替興，不可不察也，若夫網羅散失，

參稽異同，掇宋均之注，萃郗萌之書，刪彼蕪詞，獨標精旨，庶天文歷譜，備存七略之遺，以緯書歸入天文歷

譜鈎命援神，不附六經之列。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則校理秘文，掇拾墜簡，殆亦稽古者所樂聞而博

物家所不廢者與？

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

王河圖陳於東序，（一）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

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二)蟲葉成字，(三)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四)曹褒撰讖以定禮。(五)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六)尹敏戲其深瑕，(七)張衡發其僻謬，(八)荀悅明其詭誕。(九)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十)白魚赤烏之符，(十一)黃金紫玉之瑞，元作理孫改(十二)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下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眞，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河溫洛，(十三)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乖夷譎詭，糅其雕蔚。

(一)尚書顧命：「河圖陳於東序。」案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陳意者，天球如渾天儀之類，圖爲輿地圖之類，要之其爲歷代相傳之寶器無疑。

(二)左傳襄三十年「鳥鳴於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案董說謬妄可笑，漢代陰陽災異之說，皆董生開其端也。

(三)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四)後漢書沛獻王輔傳：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

(五)後漢書曹褒傳：「褒受命制禮，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

(六)後漢書載譚論讖事，錄之如左：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方伎傳序云：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譚復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德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七)後漢書儒林傳曰：「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箸錄次比。敏對曰

「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此文所謂戲即增闕事也。

(八)案平子文檢覈僞迹，至爲積當，茲全錄後漢書傳所序於左：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堛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太乙下行九宮法，見於乾鑿度太乙下行自坎始行四卦而復於申又自乾始而終於離。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筮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圖書秘記不名讖也。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瓦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始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

摭識瓦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洞視玉版，蓋宋景所託書賢注未諦。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九）帶悅中鑒俗嫌篇曰：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爽著辨識篇有起于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採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十）山濬疑卽山海經。漢書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劉歆序云「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休祥之所隱。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封貳負之臣，皆以是書。」又列子天問篇夏革曰：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案大禹治水，未嘗至海外，所謂海者，大抵即江河淮濟之屬。經中所記，皆怪異不經之事，與緯書同爲古代流傳之神話，疑彥和所指即此。

（十一）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藝文志五行家有鍾律叢辰曰苑二十三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十二）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雒書「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

（十三）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乃寒。」

案彥和謂「緯書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此言誠諦，參閱劉氏讖緯論，義當益明。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觀其骨鯁訐直，則同於伯夷之清；狷潔狂狷，則似於接輿之傲；忠怨沸騰，則有過於三閭之放；託云漁父，寄懷於淵沼之畔；號曰離騷，自投於汨羅之流。故其文則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者矣。

楚人之多才乎？（一）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蜕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二）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

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三)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四)離騷之文，依經立義：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五)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

(一)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可謂深明源流者矣。孔子錄詩訖於陳靈淫亂之事，自是而後，采詩之官，不能述職，下民怨刺，誰復上陳。然攷之載籍，當時歌謠，亦多作者。左傳所記，如宋城者之謳，澤門之皙謳，魯臧紇狐裘誦，及童謠鸜鵒歌，鄭輿人子產之誦。見國語者如晉優施之暇豫歌類，皆四言成句，義存風刺，與三百篇無大異也。至若左傳昭十二年南蒯之歌：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哀公五年萊人之歌：

我有圃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哀公十三年申叔儀之歌：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成兮與褐之父睨之。

哀公二十一年齊人之歌：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國語晉惠公改葬共世子，臯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踰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鎭撫國家，爲王妃兮。」

其見於諸子者如淮南子載窜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吾將捨汝相齊國。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閑，麤布衣兮溫，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汝適楚國。

孔叢子載孔子楚聘歌：

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孔叢子又載孔子獲麟歌：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惡操載孔子龜山操：

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水經注載孔子臨河歌：

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

琴苑要錄載伯牙水仙操：

巖洞渭兮流斯漼，舟楫逝兮仙不還，移形素兮蓬萊山，歇欽傷宮仙不還。

觀以上諸歌，化四言爲長句，用兮字爲語詞，結言位句，與三百篇已多不同，此由時代遷變，而殊製，閱此可以略見當時體製矣。茲錄楚越人歌辭數首以備參考。

文詞隨而殊製，閱此可以略見當時體製矣。茲錄楚越人歌辭數首以備參考。

史記滑稽列傳載優孟之歌：

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

莊子人間世篇載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吳越春秋載漁父歌；

日月昭昭乎寖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

將奈何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劉向說苑載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州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辭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以上諸歌，其時代皆先屈子而體製頗同騷詞，此蓋南土之舊音，屈賦之前驅也。案詩之流爲詞賦，詞賦之首爲離騷。彥和論文，別騷於賦，蓋欲以尊屈子，使上繼風雅，下開異辭家。觀詮賦篇云「靈均唱騷，始廣聲貌」，是仍以離騷爲賦，非謂騷賦有二矣。

（二）漢書淮南王傳：「安入朝，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史記屈原列傳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即取安離騷傳之文。

（三）班孟堅離騷序曰：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兼之：蟬蜕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及至羣漬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不見用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猶言舉動也。

猶景行之士。貶絜猶言貶約也多稱毘侖冥婚慮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從容猶言舉動也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案孟堅增損之語，乃譏劉安作傳非譏屈子用事與左氏不合，彥和此語，其千慮之一失乎。

又孟堅離騷贊序曰：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

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遂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漢書地理志，長沙郡有羅縣。荊州記云縣北楷汨水，水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

（四）王逸楚辭章句序曰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已下凡二十五篇。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好辭。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恉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或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顧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辟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屢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彊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誇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辭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彊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紛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辭」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博儒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

取其要妙，藻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五）漢書王褒傳「上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義也。觀茲四事，同於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覩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元作天謝改九首土伯三目。元作足朱改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說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而文緩，瓌詭而俶儻，異乎經典，而與詩人之義合者也。

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一）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慧巧，招魂招隱，馮云招隱楚辭本作大招，云屈宋莫追，疑大招爲是。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二）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

（一）黃先生曰：「論語微子篇「隱居放言」集解引包咸云「放置也，不復言世俗。案卜居有云「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故彥和以放言美之。詳案此句下云「寄獨往之才，亦言漁父鼓枻而去，獨往不返也。

（二）李詳曰：陳南星云「論語微子篇「隱居放言」

自九懷以下（一）遽躡其跡，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二）中巧者獵其豔辭，（三）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駁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欻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金相玉式，豔溢錙毫？風逸，壯志烟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

（一）洪興祖楚辭章句補注曰「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敘之爾。」據此則彥和所云九懷　王褒　以下，當指東方朔七諫劉向九歎嚴忌哀時命賈誼惜誓王逸九思諸篇。

（二）菀訓鬱，訓蘊，是自動詞。下列三句中「獵」「銜」「拾」三字皆爲他動詞，語氣不順，疑菀即捥之假字。集韻捥取也。「捥其鴻裁」謂取鎔屈宋製作之大義，以自鑄新辭，然此非淺薄所能，故曰「才高者菀其鴻裁」也。

（三）中巧猶言心巧

案彥和以辨騷名篇，辨其與經義之同異，計同於風雅者四事，異乎經典者亦四事，同

異既明，取舍有主，所謂「憑軾以倚雅頌，懸轡而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非先有辨別之明，曷足以語此。彥和鑒於齊梁文辭之靡麗，故論文首貴眞實，於離騷尤諄諄以同異爲言，其實屈宋之文，奇華者其表儀，眞實者其骨幹。學之者遺神取貌，所以有僞體之譏。試讀賈生惜誓枚乘七發相如大人楊雄河東諸篇，當悟昔賢摹擬變化之方矣。

屈原離騷本篇多引離騷語，故全錄其文，九章，九歌九辨，遠遊，天問，招魂招隱，卜居。漁夫，諸篇，均在楚辭，不復錄，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偸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

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頗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鸷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

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恒；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蕫菜菉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浞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繫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逍遙以相羊。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瓊茅以筵篿兮，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
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
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
合兮，摯皋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
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
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
草兮，今直爲此蘅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
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榝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
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
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
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靈氣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
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
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

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二)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三)黃帝雲門，理不空綺。(四)朱云當作至堯有大唐一章之歌(五)舜造南風之詩。(六)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七)大康敗德，五子咸怨，(八)順美匡惡，其來久矣。(九)

(一)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子夏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重耀詩晶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案詩之起源，先於散文，稽之中外，莫不皆然。蓋情感於物，則形於聲，聲成文，斯謂之音。攷白虎通云「音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此即韻文之謂矣。太古之時，有聲無字，故謠訓徒歌。諺訓傳言，其實皆詩也。詩與歌本係一物，自其體言之謂之詩，自其用言之謂之歌。末形於聲謂之詩，既形於聲謂之歌。樂記曰「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其使文足論而不息。」聲即歌也，文即

詩也。樂府篇云「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二者大別，彥和言之詳矣。

（二）古徵書引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之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記又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篇曰「成樂有具，必節嗜慾。此之謂矣。」

（三）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其二曰「玄鳥。」

（四）周禮注曰「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理不空綺」者，謂既有樂名，必有樂詞也。

（五）唐一作章。案尚書大傳云：「報事還歸二年然後乃作大唐之歌。」鄭注曰「大唐，堯有大唐之歌。」禮記樂記云「大章，堯之樂名。」是作章者是。大章之詞，今無可攷。彥和時尚未亡也。尸子：「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總章疑即大章。

（六）家語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

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案鄭注樂記曰：「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樂辭未聞也。」正義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言未聞」

尚書大傳舜卿雲歌：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蹩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帝載歌

（七）僞大禹謨文引見原道篇注。

（八）僞五子之歌文：墨子非樂篇引五子之歌見下才略篇

其一曰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九）鄭玄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一）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二）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三）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四）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五）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六）嚴馬之徒，屬辭無方。（七）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八）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九）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十）暇豫優歌，遠見春秋，（十一）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十二）閱時取証，徵一作而推，兩漢之作乎！（十三）觀其結體散文，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一作類而不野，婉轉坿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一）鄭玄詩譜序「邇及商王，不風不雅。」正義曰「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

至周則風雅頌大備，今具見於毛詩。」四始見宗經篇注。「六義卽風雅頌賦比興」「環」左傳注云「周也」，謂周密而深，與上圓備相對成文。

論語學而篇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二）又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案子貢長於應對，子夏傳授詩義，故孔子稱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趙孟曰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三）春秋列國，朝聘酬酢，必賦詩言志，然皆諷誦舊章，辭非己作，故彥和云然，

（四）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案仙眞人詩不傳。古今樂錄曰「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曰：

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五）漢書韋孟傳孟爲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作詩諷諫曰：「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讒，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由親昵。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嬾。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六）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梁孝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

丞相和撫四夷不易哉。大軍將刀筆之吏臣執之。滋。正宗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勳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郡國吏功差次之。大臚大鴻臚乘輿物御主治之。少府陳粟萬石揚以箕。吾執金吾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楸柱枅櫨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令官令上林謚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七)漢書藝文志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彥和謂其「屬辭無方」蓋二人亦作詩也。樂府詩集載司馬相如琴歌二首。

(八)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凡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九)毛詩召南行露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十)孟子離婁篇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十一）國語晉語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菀，我獨集於枯。

（十二）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十三）黃先生詩品講疏曰：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詩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樓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樹四，迢迢牽牛星五，東城高且長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後漢書：傅毅字武仲，當明帝時以枚叔爲西漢人傅毅爲東漢人故。

文選李善注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車上東門。」阮嗣宗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有上東門，案此東都城門名也，故疑爲東漢人之辭。又云「游戲宛與洛。」古詩注曰「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案張平子南都賦注引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賦曰「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者也。」詩以宛洛並言明在東漢之世，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尋李注所言，是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所作，故云「非盡是乘。」孝穆撰詩但以十九首有乘所作，亦因其餘句多與時序不合爾。案明月皎夜光一詩稱節序皆是太初未改歷以前之言，詩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鳴東壁」下云「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歷以還，稱節

序者，不應如此。然則此詩乃漢初之作矣。又「凜凜歲云暮」一詩言涼風率已厲。涼風之至候在孟冬，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而此云歲暮，是亦太初以前之詞也。推而論之，五言之作在西漢，則歌謠樂府爲多，而辭人文士猶未肯相率模效。季都尉從戎之士，班婕妤宮闈之流，當其感物興歌，初不殊於謠諺。然風人之旨，感慨之言，竟能擅美當時，垂範來世，推其原始，故亦閭里之聲也。按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歌詩二十八家中，除諸不繫於地者，有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雒門雲中隴西歌詩，邯鄲河間歌詩，齊鄭詩歌，淮南詩歌，左馮翊秦歌詩，南部歌詩，河東蒲反歌詩，雒陽歌詩，河南周歌詩，河南周歌聲曲折周謠歌詩，周謠歌詩聲曲折周歌詩觀風，初無二致。然則漢世歌謠之有十餘家，無殊於詩三百篇之有十五國風也。

摯仲治文章流別論曰「古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大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詩，安其所豐草蓼雷震震諸篇皆三言，郊祀歌練時日太乙況天馬徠諸篇，皆三言。案當舉郊特牲篇伊耆氏蜡辭「草木歸其澤」一句爲詩中五言之始見者。

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

所用者兼有，皆徘諧倡樂，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所載歌謠，樂府亦用之。凡非大禮如悲歌「悲歌

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句。猛虎行「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二句，又上留田行前四句，皆六言成句者也。

○「案從鳥學斷句亦可，宜舉於徘諧倡樂多用之。樂府中多以七字爲句如鼓吹鐃歌中千秋萬歲樂無極江有香草目以蘭此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案此仍從潦字斷句詩三百篇實無九言者當舉九辨之「吾固知不入，」及「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其詛語而難入，皆九言，所謂不入歌謠之章，按烏生篇「皓我秦氏家有遊蕩子，」及「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等句，皆九言，所謂不入歌謠之章者，蓋因其希見爾。

以摯氏之言推之，則五言固俳諧倡樂所多有。藝文志所列諸方歌謠宜在俳諧倡樂之內，而文心雕龍明詩篇猥云「成帝品錄三百餘篇，即藝文志詩賦略所載凡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此以當世文士不爲五言，並疑樂府歌謠亦無五言也。今考西漢之世，爲五言有主名者：李都尉班婕妤而外，有虞美人答項王歌　見楚漢春秋　卓文君白頭吟李延年歌，　前四語　蘇武詩四首。其無主名者，樂府有上陵，　前數句　有所思，陌上桑，長歌行，豫章行，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步出夏門行，艷歌何嘗行，艷歌行，上留田，里中有啼　古八變歌，艷歌，古咄嗟歌。此中容有東漢所造，然武帝樂府所錄，宜多存者。○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　長安爲王實作歌，成帝時歌，見前　時人爲之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上山採蘼蕪一，四坐且莫諠二，悲與親友別三，穆穆清風至四，　橘柚垂華實五，十五　古詩八首。五言四從軍征六，新樹蘭蕙蕃七，步出城東門八，　以上諸詩或見樂府詩集，或見詩紀。　句如采葵莫傷根之類

大抵淳厚清婉，其辭近於國風，不雜以賦頌，此乃五言之正軌矣。蓋秦漢歌謠多作

五言，飾以雅詞。傳之六義，斯其風流日盛，疆畫愈遠。自建安以來，文人競作五言，篇章日富。然閭里歌謠則猶遠同漢風，試觀樂府所載清商曲辭，五言居其什九。託意造句，皆與漢世樂府共其波瀾。以此知五言之體擧於歌謠也。彥和云「不見五言，斯乃千慮之一失」，唯仲偉斷爲炎漢之製，其鑒審矣。

至於張衡怨篇，清典（一作曲，從紀聞改）可味，（一）仙詩緩歌，雅有新聲。（二）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三）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四）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五）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六）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相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七）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八）

（一）「典」一作「曲」，紀云「曲字是，曲字作婉字解。」李詳云「梅慶生淩雲本並作清曲，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其辭曰「猗猗

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云遙，我勞如何。」

（二）「仙詩緩歌」今已無考，黃注引同聲歌當之。紀氏譏之是也。

（三）詩品講流曰。詳建安五言，毗於樂府；魏武諸作，慷慨蒼涼。所以收束漢音，振發魏響。文帝兄弟，並世重名，與魏姻戚，內雖變古，而采自己舒。其餘雜詩，皆崇藻麗，故運傳論曰「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宋書謝靈

弟所撰樂府最多，雖體有所因，而詞貴獨創，聲不變古，而采自己舒。其餘雜詩，皆崇藻麗，故沈休文曰

言自此已上，質盛於文也。若其述歡宴，愍亂離，敦友朋，篤匹偶，雖篇題雜沓，而同以蘇李古詩爲原。文采繽紛，而不能離閭里歌謠之質。故其稱物則不尚雕鏤，敘胸情，則唯求誠懇，而又緣以雅詞，振其美響。斯所以兼籠前美，作範後來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見諸品藻。至文帝與吳質書始稱「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蓋五言始興，惟樂詩爲衆，辭人競效其風，降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數可得而論矣。

（四）「正始」魏廢帝年號，其時玄風漸興，學者惟老莊是宗，故云「詩雜仙心。」何晏詩多不傳，詩紀載其二首，茲錄以備考。

擬古：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見志。

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大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日並。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

何爲怵惕驚！

失題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溝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五）阮籍有詠懷詩，沈歸愚云「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於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爲阮公詩也。」又云「嵇叔夜四言詩，時多俊語，不摹倣三百篇，允爲晉人先聲。」茲錄其幽憤詩一首

幽憤詩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飾。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維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媿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明。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和。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顧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頌窕，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曰能補。嗈嗈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

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昷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六）應璩作百一詩，其序曰「時爲曹爽曰今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取此，其詩如左

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鑒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難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七）詩品講疏云

謝靈運傳論曰，「在晉中興，玄風獨盛，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愍帝年號）暨於義熙，（安帝年號）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託意玄珠。（莊子曰「黃帝將遊乎赤水之北，登昆侖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注曰「此明得眞之所由。」）遒麗之辭，無聞焉爾。」續晉陽秋（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書已佚，此見困學紀聞及文選注引，）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

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釋氏說過去見在未來爲三世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學者悉體之」據檀道鸞之說，是東晉玄言之詩，景純實爲之前導，特其才氣奇肆，遭逢險艱，故能假玄語以寫中情，非夫鈔錄文句者所可擬況。要妙，情既離乎比興，體有近於偈語，徒以風會所趨，仿效日衆。覽蘭亭集詩諸篇共恉，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達志抒情，復將焉賴！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屯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即多用玄言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此乃推明崇尚玄靈之習，成於世道之艱危，蓋恬憺之言，謬悠之理，所以排除憂患，消遣年涯，智士以之娛生，文人於焉託好，雖曰無用之用，亦時運爲之矣。

孫綽秋日詩一首以備考：

袁宏詠史

周昌梗概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情濶。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困蝃蝀，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

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孫綽秋日

蕭瑟仲秋日，厲嗈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蘭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

(八)詩品講疏云

宋書謝靈運傳曰：「靈運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論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宋書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字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俱以詞采，齊名江左，稱顏謝焉。」）文心雕龍明詩篇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案孫許玄言，其勢易盡，故殷謝振以景物，淵明雜以風華，浸欲復規洛京，上繼鄴下。康樂以奇才博學，大變詩體。一篇既出，都邑競傳。所以弁冕當時，挹揚雅道，於時俊彥，尚有顏鮑二謝之倫，（謝瞻謝惠連）要皆取法中朝，辭禁輕淺。雖偶傷刻飾，亦矯枉之理也。夫極貌寫物，有賴於深思，窮力追新，亦質於博學。將欲排除膚語，洗盪庸音，於此假塗，庶無迷路。世人好稱漢魏，而以顏謝爲繁巧，不悟規摹古調，必須振以新詞：若虛響盈篇，徒生厭倦，其爲蔽害，與勦襲玄語者，政復不殊。以此知顏謝之術，乃五言之正軌矣。

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一）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二）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三）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四）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一）摯虞文章流別論云：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二）黃先生曰：此數語雖似膚廓，實則爲詩之道，已具於此。「隨性適分」四字，已將古今家數派別不同之故，包舉無遺矣。

（三）茲錄孔融離合詩一首以備考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永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二字合成魯　呂公磯釣，闔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王。離或字二字合成國　好是正直，女回於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離乙字子字合成孔　六翮將奮，羽儀來彰。離鳥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二字合成融　玟璇隱耀，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　無名無譽，放言深藏。

雕與字按繹安行，誰謂路長。雕手字二字合成義

(四)詳云，困學紀聞十八，評詩云「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又傳咸有回文反復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翁元圻注引四庫全書總目宋桑世昌回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詳案梅慶生音注本云「宋賀道慶作四言回文詩一首，計十一句，四十八言，從尾至首，讀亦成韻」而道原類聚提要藝文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詳案梅慶生音注本云「宋賀道慶作四言回文詩一首，計十一句，四十八言，從尾至首，讀亦成韻」而道原無可考，恐原爲慶字之誤。案道慶之前回文作者已衆，不得定「原」字爲「慶」之誤。

茲錄王融春遊回文詩一首以備考

枝分柳塞外，葉暗榆關東，垂條逐絮轉，落蘂散花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吹雜綸羽，薄粉艷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附錄鍾嶸詩品上中兩篇

詩品上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美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

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子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是後陵遲衰微，逮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三張載協亢也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興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篤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義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

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離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嫡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衆觀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鮑照結客少年場行　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非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暸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

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中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徐幹雜詩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陳思雜詩亦唯所見；「明月照積雪」謝康樂詣出經史；「清晨登龍首」歲暮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不切，王微鴻賓密而無表；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載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雖止乎五言，然網羅今古，詞文始集，輕欲辨張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徵爾。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一)鈞天九奏，既其上帝；(二)葛天八闋，爰乃皇時。(三)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四)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五)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六)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

體，(七)先王愼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八)化動八風。(九)

(一)舜典帝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傳曰「聲謂五聲，律謂六律六呂；言當依聲律以和樂。」案古者詩皆可歌，歌皆合律，後世文人，不曉絲竹之音節，惟藻采章句是務，詩與樂遂分途，而不可復合。黃先生論之曰：

古者，詩歌不別，覽虞書毛詩序樂記（樂記於物而動，及於成羽旄謂之樂。」又曰「詩書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正義曰「先心後志，先志後聲，先聲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音而樂之，樂氣從之。」）漢書藝文志亦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宋書樂志云「歌者樂之始，舞又歌之次。詠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淫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謂之樂。然則樂以節歌，歌以詠詩，詩雖有不歌者，歌未有非詩者也。」劉向校書，以詩賦與六藝異略，故其歌詩亦不得不與六藝之詩異類。

然觀藝文志所載：有樂府所采歌謠，（吳楚汝南歌詩以下至南郡歌詩。）有郊廟所用樂章，（秦四篇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宗廟歌詩五篇此即歌而誦謂之賦）有帝者自撰歌詩，（高祖歌詩又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蓋武帝作又郊祀歌十九首又有諸神歌詩送迎靈頌歌詩二家）有歌詠功烈樂章，（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有材人所作詩賦（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謂以未央李夫人及幸貴人詩歌疑亦武帝所作）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詩，（雜各有主名歌詩雜歌詩又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此則凡詩皆以入錄，以其可歌故曰「歌詩」，劉彥和謂「

政品文，詩與歌列，殆未詳考也。及後文士撰詩者衆，緣事立體，不盡施於樂府；歌始分區界。其號稱「樂府」而不能被管弦者，實與緣事立題者無殊，從以賦亦從之入錄。蓋詩與樂府者，自其本言之，竟無區別：凡詩無不可歌，則統謂之樂府也。自其末言之，則惟嘗被管弦者，謂之爲樂。其未詔伶人者，遠之若曹陸依擬古題之樂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題之樂府，皆當歸之於詩，不宜與樂府殺溷也。漢書禮樂志惟載房中歌郊祀歌，宋書樂志稍廣之，自郊廟享宴大射鐃歌相和舞曲莫不悉載，然亦限於樂府所用而止。隨書經籍志總集類，有古樂府八卷，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晉歌章八卷吳聲歌辭曲一卷，陳郊廟歌辭三卷，樂府新歌十卷，樂府新歌二卷，而梁亡書復有樂府詩歌以下十餘部，其所收寬狹，今不可知，要之以但載樂府所用者爲正，其有並載因題擬作若後之樂府詩集者，蓋期於博觀，而非所以嚴區畫也。郭茂倩曰「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也，案此本宋書樂志文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鐃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案彥和作樂府篇，意主於被弦管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擬作，則事謝絲管者亦附錄焉。故知詩樂介畫，漫紆難明，適與古適之意相合者已。今略區樂以爲四種：一樂府所用本曲，若漢相和歌辭江南東，

光之類是也。二依樂府本曲以制辭，而其聲亦被弦管者！若魏武依苦寒行以製北上，依燕歌行以製秋風是也。三依樂府題，而不被弦管者；若子建衡所作是也。四不依樂府舊題，自叙新題以製辭，其聲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陳陶諸篇，白樂天新樂府是也。從詩歌分途之說，則惟前二者得稱樂府，後二者雖名樂府，與雅俗之詩無殊。從詩樂同類之說，則前二者爲有辭有聲之樂府，後二者爲有辭無聲之樂府。如此復與雅俗之詩無殊。要之樂府四類，惟前二類名實相應，其後二類，但有樂府之名，無被管弦之實，亦視之爲雅俗之詩而已矣。彥和此篇大旨在於止節淫濫。蓋自秦以來，雅音淪喪，漢代常用，皆非雅聲。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繆。彥和閔正聲之難復，傷鄭曲之盛行，故欲歸本於正文，以謂詩文樂正，則鄭聲無所附麗。古之雅聲，雖不可復，古之雅詠，固可放依。蓋欲去鄭聲先爲雅曲，至如魏氏三祖所爲，猶且謂非正響，推此以觀，則簡文賦詠，志在桑中，叔寶耽荒，歌高綺艷，隋煬艷篇，辭極淫綺，彌爲漢魏之罪人矣。彥和生於齊世，獨能抒此正論，以挽澆風，洵可謂卓爾之才矣！然鄭聲之生，亦本自然，而厭雅惡俗，今古不異，故正論雖陳，聽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響以歸中和矣。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凶國之聲，苦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據此是淫過凶慢之聲，歷代所有，特以改化清明，故抑而不作耳。及後禮樂崩壞，教化陵夷，則雖君子亦耽俗樂。故魏文侯

聞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譏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是知樂音之有奇邪，自上世而已然。啓子太康之鏘鳴筦聲已非正聲，至後孔甲好音，殷辛爲淫聲以變正聲，是音之不雅自古有之矣，雅頌既亡，彌復猖獗。歷代雖或規存古樂，而不足以奪時所慕尚者。至於今日樂器俗，樂聲亦俗，而獨欲爲雅辭歸於正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君子詠都人士之詩，所以寄懷於出言有章之君子也。

自漢魏有雜曲，至於隋唐，其作漸繁。唐之燕樂尤稱爲盛。後遂稱其歌辭曰「詞」。宋之燕樂，亦雜用唐聲調而增廣之。於是宋詞遂爲極多，於樂府外，又別立題署，實則詞亦樂府之流也。凡塡詞但依古調爲之者，與前世擬樂府無異。蓋雖依其平仄，仍未能被諸管弦。正言其體，特長短句之詩耳，以其製篇擇辭，有殊於雅俗之詩，因而別爲區域。然則七言殊於五言，律詩異乎古體，又何不可判畫之有！故凡有聲之詞，宜歸樂府之條，無聲之詞，宜附近體之列，如此則名實俱當矣。

錄古樂府之書，史志以宋書爲最詳最精。其書所錄自晉宋郊廟燕享之詩，及晉世所用相和曲舞曲鼓吹鐃歌莫不備載。晉書特依放之耳。南齊書樂志所載樂詞止於郊廟燕享之辭，其餘不錄。蓋以歌辭至繁，難可盡錄乎！總集以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錄爲最備，其推考源流，解釋題號，又至該洽，求古樂府者，未有能捨是書者也。今先順釋舍人之文，次錄樂府

詩集，每類序說於後。古樂府部署變遷，蓋可得其較略矣。

（二）史記：高鶚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三）呂氏春秋季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高誘注曰「上皆樂之八篇名也。」

（四）禮記樂記鄭注：或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樂記正義引樂緯云：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宋均注云「六英爲六合之英華。」

（五）呂氏春秋仲夏紀音初篇：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塗山氏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有娀氏有二佚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黃先生曰：觀此則後世依古題以製辭，亦昉於古。塗山有候人之歌。其後曹風亦有候人之篇，則曹風依放塗山也。有娀有燕燕之歌，其後邶風亦有燕燕之篇，則邶風依放有娀也。孔甲有破斧之歌，其後豳風有破斧之篇，則豳風

依放孔甲也，然則製題相同，託意則異。莊子言「折楊皇荂入於里耳」。尋其本則折揚者，非即雅詩之析柳樊圃乎？皇皇者華乎？漢鼓吹鐃歌有朱鷺。朱鷺朱鷺鳥也，而何承天私造樂府曰，「朱路，朱路車也。」又有上邪，邪語詞也。何承天曰，「上邪邪曲也。」此則但取聲音，不問義指，用彼舊題抒我新意，蓋其法由來久矣。

（六）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嚚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杜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吳公子季札觀樂，見左傳襄二十九年。文繁不具載。

（七）呂氏春秋音初篇曰「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

（八）漢書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釋之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尚書大傳「七始謂黃鐘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鄭注曰「七始詠」古文尚書（益稷）作在治忽，孔傳曰「在治忽者。」「今文家」七始之說，根本可疑。又攷國語「武王克商，於是乎有七律。」韋昭注曰「七律爲音器，用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

角，林鐘爲徵，南宮爲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左傳昭二十五年，疏云：「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樂記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桓譚新論曰「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少宮少商。」張揖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案聲音由簡而繁，爲自然之理，上考古文，下審音理，七音之作，斷在周代，謂起虞舜未可信也。

（九）白虎通八風篇曰，風者何謂也？風之謂言萌也，萌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盍風，不周風，廣莫風。

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一）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二）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三）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制歌。（四）桂華雜曲，麗而不經，（五）赤雁羣篇，靡而非典，（六）河間篇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七）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八）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九）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十）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

（十一）張華新篇，亦充庭萬。（十二）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十三）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舊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十四）『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十五）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鹽歌婉孌，怨志訣絕，淫辭在曲，正聲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一）禮記樂記「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二）史記禮書「叔孫通制禮儀，大抵皆襲秦故，上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漢書禮樂志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又曰「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

（三）漢書禮樂志「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四）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錢大昭曰：「夜誦官名。古宮掖之掖，亦作夜，因誦於宮掖之中，故謂之夜誦。」周壽昌曰：「夜時清靜循誦易嫻」案錢周說皆非也。細審語意，「采詩夜誦」謂采取百姓謳謠而夜誦之，若作官名解，未免不辭；若謂於宮掖之中誦之，則樂府掖庭，同屬少府，各自爲官，志既云「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明爲誦於樂府，而非誦於掖庭也。又樂志有「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之語。此所謂掖庭材人，當即常從倡，常從象人之類，孔光何武以爲鄭衛而奏罷之者也。所謂上林樂府者，考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中十池監，或上林中別立樂府，以備皇帝遊燕之用，孔光斥爲不應經法者，當即指此類言也。樂志又有夜誦員五人，孔光以爲不可罷，設爲掖庭材人之類，何以獨存之乎？吾故曰，錢說非也。周說謂「選官選詩，合於雅樂者，夜誦習之」，尤無根據。周氏引魯語「夜儆百工，使無慆淫；昏而行事，使無怠惰；夜而休息，使安；」謂古人習業，夜亦不輟之證，不知魯語所云，重在「無慆淫」與「即安」二事，非謂深夜不輟業也。如肆習樂章，必於夜間，則學業之重於樂難於樂者多矣，豈皆待夜靜始能習之哉。吾故曰，錢說非也。細繹文義，「夜誦」謂夜間誦習樂章，「夜從夕，夕者相繹也，」夜繹音同義通，是夜誦即繹誦矣。說文「繹抽絲也，」意有未明，反覆推演之謂之繹。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左傳昭公十四年「師曹欲歌之，以怒

孫子，公使歌之，遂誦之」杜注云，「恐孫荊不解故。」據此歌辭必諷誦而益明瞭。謳謠初得自里閭，辭旨闇昧，故必抽繹以見意義，諷誦以協聲律，然後能合八音之調，所謂采詩夜誦者此也。給事雅樂用夜誦員五人，其職在抽繹歌義，誦以明之，古者師箴瞍賦，矇誦，可見周代樂官，亦有以誦爲專職者。——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據此「朱馬」當是「司馬」之誤矣。

(五)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桂華其第十二章，茲錄如下：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

(六)赤雁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即郊祀歌，象載瑜十八，茲錄如下：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七）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

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其歌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八）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天下殷富，數有嘉瑞，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又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九）後漢書曹褒傳顯宗卽位，曹充上言，請制禮樂，引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據此後漢之樂，仍先漢之舊。宋書樂志「漢明帝初，東平王蒼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其詩曰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秦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十）宋書樂志載相和歌辭駕六龍當出倡厥初生當精天地間當度關山惟漢二十二世當雍闕東有義士當營營里行酒歌太平時，當對酒駕虹蜺當陌上桑皆武帝作。登山而遠望，當十五乘故鄉，當陌上桑皆文帝作。又晉荀勗撰清商三調，舊詞施用者，平調則周西短歌對酒行為武帝詞。燕歌行仰瞻短歌別日燕歌行為文帝詞。清調則晨上秋胡北上苦寒行願登秋胡蒲生塘上行為武帝詞。悠悠苦寒行為明帝詞。瑟調則古公善哉自惜善哉行為武帝詞。朝日善哉上山善哉游善哉為文帝詞。我徂善哉赫赫善哉行為明帝詞。此外武帝有碣石。大曲步出夏門行文帝有西山大曲折楊柳行園桃。大曲煌煌京洛行明帝有夏門大曲步出夏門行王者布大化大曲權歌行諸篇。

陳王所作，被於樂者亦十餘篇。蓋樂詞以曹氏為最富矣。彥和云「三調正聲者，三調本周房中曲之遺聲。隋書曰「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詞，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然則三調之為正聲，其來已久。彥和云：三祖所為鄭曲者，蓋譏其詞之不雅耳。

晉書樂志曰：「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又唐樂志曰：「武帝受命，秦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使傅玄爲之辭。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凡十五篇。又傅玄造四廂樂歌三首，晉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晉鞞舞五首。」

（十一）晉書樂志曰：魏武帝時四廂樂歌十六首，晉凱歌二首。黃注但舉舞歌非也。

（十二）張華作四廂樂歌三首，晉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晉鞞舞五首。

（十三）黃先生曰：魏志杜夔傳曰「杜夔以知音爲雅樂郎，後以世亂奔荊州。荊州平，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晉書律歷志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韵，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也。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韵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勗銘所云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

諧韵，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恩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史臣案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韵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据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一尺。後果如云。」隋書律歷志云「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校一米元。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造律呂。」又云「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姑洗徵弱，西京望臬徵弱，其餘與此尺同。」己上皆銘文凡八十二字　此尺者勗新尺也。今以此尺爲本，以考諸代尺云。」謹案「如隋唐志言，則勗尺合於周尺，而杜夔尺長於勗尺一尺長四分七厘，不合甚明。阮咸譏勗，則唐志所謂謬也。荀勗尺不可考，宋

王厚之王鎛鼎款識有古尺，銘云「周尺漢志錙欵銅尺，後漢建武。阮元云建下一字戈旁可辨蓋武字也銅尺，前尺並同。」此則依放前晉尺而鑄者，得此以求古律呂信而有徵。彥和所言蓋亦唐志所云「雷同臧否」者也。又隋志云「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貿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古）毛詩唐風蟋蟀篇其首章云：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左傳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以憂之遠也」！

（玄）鄭風溱洧篇其首章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左傳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一）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二）孝武之歎來遲，（三）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四）至於斬俞羨長云疑作軒伎疑作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五）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六）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七）故略具樂篇，以

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諷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一）黃先生曰：李延年當作左延年。左延年魏時之善鄭聲者。見魏志杜夔傳。晉書樂志增損古詞以入樂，增損以就句度也。是以古樂府，有與原本違異者，有不可句度，遂嗤笑以爲不美，此大妄也。

詞者，取古詩以古樂府不可句度者。或者陳思王植七哀詩原文：文選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

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當何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晉樂府所奏楚調怨詩明月篇東阿王詞七解：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解一

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　解二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　解三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　解四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右古樂府與原本違異者。

齊書樂志載公莫辭：宋志亦載而文相連不別又與此異　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姥時吾　思

公莫舉歌二十章，無定句，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二句，並不曉解。

君去時　吾何零　子以邪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毋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晉

右古樂不可句度者

晉書樂志曰：魏雅樂四曲，騶虞伐檀文王皆左延年改其聲，晉武泰始五年，張華表曰「按

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

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

至其韻逗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據此是古樂府韻逗有定，故采詩入樂府者，不得不增損

其文，以求合古矣。

（二一）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其詩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記索隱曰「侯語詞也，兮亦語辭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

(三)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蚤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帝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遲！」

(四)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黃雀行明月楚調怨詩及鞞舞歌五首而已，其餘皆無詔伶人。士衡樂府十七首，謝靈運一首，鮑明遠八首，繆熙伯以下三家挽歌，皆非樂府所奏，將以樂音有定，以詩入樂，需有增損。至於當時樂府所歌，又皆體近謳謠，音鄰鄭衛，故昭明屏不入錄乎？

(五)崔豹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鐃歌，即鼓吹，挽歌即相和辭之蒿里，戎喪殊事，用之兵戎，挽歌以給喪事也。

(六)繆襲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

(七)黃先生曰：此據藝文志爲言，然七略既以詩賦與六藝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如今二略不分，則歌詩之坿詩，當如戰國策，太史公書之坿入春秋家矣，此乃部類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於詩也。

樂府詩集分十二類，每類皆有叙說原流之辭，極爲詳核，茲逐錄之（略有刪節）加左：

（二）郊廟歌辭

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考而知者，唯周而已。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廟歌詩等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詩十九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周禮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歌師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傳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典舊不行，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獨闕，乃詔顏延年造天地郊廟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陳梁，初皆沿襲，後更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

繼有朔漢宣武以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此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而梁陳盡吳楚之音，周齊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相承，享國不永，制作之事，蓋所未暇，文物，但案故常，以爲程式云。

（二）燕射歌辭

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大司樂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大射帥瞽而歌射節，此大射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漢鮑業曰「古者天子飲食必順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此食舉之有樂也。隋書樂志曰：「漢明帝時樂有四品，其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則孝經所謂「移風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

晉荀勗以鹿鳴燕嘉賓，無取於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四篇：先陳三朝宗之義，又爲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司歷陳頒以爲三元肇發，辟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長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繆，還制四篇，復襲前軌，亦未爲得也。終宋齊已來相承用之。梁陳三朝樂有四十九等，其曲有相和五引及俊雅等七曲。後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羣臣，備列宮縣正樂，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隋煬帝初詔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曲，終大業之世每舉用焉，其後又因高祖七部樂，乃定以爲九部。唐武德初，讌享承隋舊制，用九部樂。貞觀中張文收造讌樂，於是分爲十部。後更分讌樂爲立坐二部。天寶以後，讌樂西涼龜茲部著錄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三)鼓吹曲辭

鼓吹曲，一曰短簫鐃歌。劉勰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篪吹竽」，是也。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鄭康成曰「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宋書樂志曰「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

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薄圖唯有騎執笳，不云鼓吹。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三十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又建初錄云「此則列於殿庭者，名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方謂之鼓吹矣。按西京雜記漢大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有黃門前後部鼓吹，則不獨列於殿庭者鼓吹也。漢遠如期曲辭有雅樂陳及增壽萬年等語，馬上奏樂之意，則遠期又非騎吹曲也。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越加置交趾九眞日南合浦南海（鄣）林蒼梧七郡皆假鼓吹。東觀漢記曰：建初中班超拜長史，假鼓吹麾幢。則短簫鐃歌，漢時已名鼓吹，不自魏晉始也。崔豹古今註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諸侯。然則謂之鐃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十曲，並仍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武帝受禪，命傅玄製二十二曲，而玄雲釣竿之名不改舊漢。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時也。北齊二十

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略而不用。後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爲十五曲，並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陣之事。隋制列鼓吹爲四部，唐則又增爲五部。部各有曲，唯羽葆諸曲，備叙功業，如前代之制。齊武帝時，壽昌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曲，以爲宴樂。陳後主常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此又施於燕私矣。

(四)橫吹曲辭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作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部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是也。按周禮曰：以鼜鼓鼓軍事。舊說云黃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吹簫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調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後魏之世，有簸邏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辭，皆燕魏之際，鮮卑歌辭，虜音不可曉解，蓋大角曲也。又古今樂錄有梁鼓角橫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時戰陣之事，其曲有企喻等歌三十六曲，總六十六曲，未詳時用何

也。自隋以後，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爲四部，總謂之鼓吹：一曰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二曰羽葆部，三曰鐃吹部，四曰大橫吹部，五曰小橫吹部。

（五）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所謂「因管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普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樂皆楚聲也。側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即相和諸曲是也。魏普之世，相承用之。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伎也。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古今樂錄曰：「傖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時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猶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臺五解之類也。又諸調曲皆有

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又大曲十五曲，淸調又別敘大曲於其後，唯滿歌行一曲，諸調不載，故附見大曲之後，其曲調先後，亦準技錄爲次云。

(六)淸商曲辭

淸商樂，曰淸樂。淸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卽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符堅滅涼得之，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自是已後，南朝文物，號爲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故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淸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稱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所以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歎息者矣。」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淸商。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遭陳梁亡亂，存者益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常置淸商署以管之，謂之淸樂。開皇初，始制七部樂，淸商伎其一也。大業中，煬帝乃定淸樂西涼等爲九部，而淸樂歌曲有楊伴，舞曲有明君並契，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箜

僕筑箏節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唐又增吹葉而無塤。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時，猶有六十三曲，其後四十四曲存焉。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寖缺，能合於管絃者，惟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等八曲，自是樂章訛失，與吳音轉遠。開元中，劉貺以爲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學於江都人俞才生，時聲調已失，惟雅歌曲辭，辭典而音雅，後郎子亡，去清樂之歌遂闕。自周隋以來，管絃雅歌，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雅聲獨存。

(七) 舞曲歌辭

通典曰：「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而後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舞亦謂之萬。禮記外傳曰「武王以萬人同滅商」故謂「舞」爲「萬」。商頌曰：「萬舞洋洋。」衛詩曰：「公庭萬舞。」然則萬亦舞之名也。春秋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因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而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也。」杜預以爲六六三十六人，而沈約非之，曰：「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於義爲允也。」周有六舞：一曰帗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帗舞者，析五綵繒若漢靈星舞子所持是也。羽舞者，析羽也。皇舞者，雜五綵羽如鳳凰色，持之以舞也。旄舞者，析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也。人舞者，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周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樂師亦掌教國子小舞。自漢以後，樂舞寖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晉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爲舞曲。故南齊書載其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掃，超若流光。」疑非宴樂之辭，未詳其所用也。前世樂飲酒酣，必自起舞，詩云「屢舞僛僛」是也。故知宴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起舞是也。自是以後，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世飲酒以杯相屬也。灌夫起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八）琴曲歌辭

琴者，先王所以脩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唐書樂志曰：「琴禁也，

夏至之音，陰氣初動，禁物之淫心也。」世本曰：「，神農所造。」廣雅曰：「琴：七尺一寸而有五弦。」楊雄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琴操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賓也，言其服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古今樂錄曰：「今稱二弦爲文武弦是也。」應劭風俗通曰：「七弦法七星也。」三禮圖曰：「琴第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羽，次爲徵，次爲少宮，次爲少商」。桓譚新論曰：「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崔豹古今注曰：「蔡邕益琴爲九弦，二弦大，次三弦小，次四弦尤小。」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嗚鹿，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燕琴也。伏羲制作之後，有瓠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皆善鼓琴，而其曲有暢，有操，有引，有弄。」琴論曰：「和樂而作命之曰暢，言達則兼濟天下，而美暢其道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進德脩業，申達之名也。弄者，情性和暢寬泰之名也。其後西漢時有慶安世者，爲成帝侍郎，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疆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皆妙絕當時，見稱後世。若夫心意盛發，聲調諧應，大弦寬和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亂，攫之深，醳之愉，斯爲盡善矣。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

操。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十二操，一曰將歸操，二曰猗蘭操，三曰龜山操，四曰越裳操，五曰拘幽操，六曰岐山操，七曰履霜操，八曰朝飛操，九曰別鶴操，十曰殘形操，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襄陵操。自是以後，作者相繼，而其義與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復備論。」樂府解題曰：「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存之者以廣異聞也。」

(九)雜曲歌辭

宋書樂志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然後被於聲，於是有採詩之官。周室下衰，官失其職。漢魏之世，歌詠雜興，而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藝之餘也，至其協聲律，播金石而總謂之曲。若夫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繫乎作者才思之淺深，與其風俗之薄厚，當時如司馬相如曹植之徒，所爲文章深厚爾雅，猶有古之遺風焉。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寖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變曲而聞者莫不感動。其廢矣。昔晉平公說新聲，而師曠知公室之將卑。李延年善爲新聲變曲，而

後元帝自度曲被聲歌而漢業遂衰，曹妙達等改易新聲而隋文不能救。嗚呼！新聲之感人如此，是以爲世所貴。雖泆情之作，或出一時，而聲辭淺迫，少復近古，故蕭齊之將亡也，有伧侶。高齊之將亡也，有無愁。陳之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有泛龍舟所謂煩手淫聲，爭新怨衰，此又新聲之弊也。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晏游懽樂之所發，或憂秋憤怨之所興，或叙離別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以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干戈之後，喪亂之餘，亡失既多，聲辭不具，故有名存義亡不見所起。而有古辭可考者，則若傷歌行，生別離，長相思，東西門行，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復有不見古辭而後人繼有擬述，可以概見其義者，則若出自薊北門，結客少年場，秦王卷衣，半渡溪，空城雀，齊謳，吳趨，會吟，悲哉之類是也。又如漢阮瑀之駕出北郭門，曹植之惟漢苦思，欲游南山，事君，車已駕，桂之樹等行，盤石，驅車，浮萍，種葛，吁嗟，鰕鱔等篇；傅玄之雲中白子高，前有一樽酒，鴻雁生塞北行，共君，飛塵，車遙遙篇；陸機之置酒，謝惠連之晨風，鮑照之鴻雁，如此之類，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叙事，其辭具在，故不復備論。

（十）近代曲辭

荀子曰：「久則論略，近則論詳」言世近而易知也。兩漢聲詩著於史者，唯郊祀，安世之歌

而已。班固以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鐃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傳也，久故也。魏晉已後，訖於梁陳，雖略可攷，猶不若隋唐之爲詳，非獨傳者加多也，近故也。近代曲者，亦雜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隋自開皇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工衣，於是大備。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以爲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園別教院法，歌樂十一曲，雲韶樂二十曲。肅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亂，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見矣。

（十二）雜歌謠辭

言者心之聲也，歌者聲之文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夫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此歌之善也。宋書樂志曰：「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曼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

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遺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效韓娥之遺聲。衛人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魯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處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廣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豔，浮歌曰哇，振旋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故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雪，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又有長歌，短歌，雅歌，緩歌，浩歌，放歌，怨歌，勞歌，等行。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以後，不復傳，遂絕。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郙鄜歌之類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類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張衡同聲歌之類是也。有傷時而作者，微子麥秀歌之類是也。有寓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戚以困而歌，項籍以窮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雖所遇不同，至於發乎其情則

一也。歷世以來，歌謠雜出，今並採錄，且以謠讖繫其末云。

（十二）新樂府辭

樂府之名，起於漢魏，自孝惠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採歌謠，被聲樂，其來蓋亦遠矣。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淸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者是也。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鐃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而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新樂府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元微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謂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唯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更擬古題。因劉猛季餘賦樂府詩，咸有新意，乃作出門等行十餘篇。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則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如此之類，皆名樂府。由是觀之，自風雅之作，以至於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審音者，儻採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二）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一）昔邵公稱：作召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毛傳謂「公卿獻詩，師箴瞍賦。」鄭玄謂「升高能賦，師旅能誦。」（三）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四）劉向云「明不歌而頌」（五）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六）結言短韻，（七）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八）於是荀況禮智（九）宋玉風釣（十）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字於楚辭也。（八）許云當作客主元作以首（十一）引，極聲元脫曹補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一）李詳云：

正變兼美刺。」又云「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案彥和鋪采二語，特指詞人之賦而言，非六義之本也。案李說是也。

（二）國語周語「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頌，百工諫。」

（三）毛詩衞風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四）召公謂「公卿獻詩，師箴瞍賦。」毛傳謂「升高能賦，」所謂傳說異體也，而總歸於詩之六義，所謂詩序同義也。

（五）劉向云「明不歌而頌，」案「明」字疑衍。藝文志曰「不歌而頌謂之賦」彥和所引當卽本此。

（六）左傳隱公元年「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

僖五年，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注曰「此士蔿自作詩也。」

（七）「挋」卽短之譌別字，逢盛碑「命有悠挋」「悠挋」卽「修短」也。黃韻上聲二十四緩「短同上。」案「結言短韻」謂鄭莊之賦僅二句，士蔿之賦僅三句也。

（八）紀曉嵐云：「拓」字不誤，開拓之義也。顏延年宋郊祀歌「奄受敷錫宅中拓宇。」李善注引漢書虞翻曰「先帝開拓土宇。」

（九）荀子賦篇所載六首：禮知雲蠶箴及篇末佹詩是也。茲錄禮知二篇於左：

荀卿禮賦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駿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案此卽彥和云句結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隱語下知賦同。

與？簡默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除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禮。此一字即題目，古書題多在文後如禮記樂記篇子貢問樂即其例。

苟卿知賦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踐以窮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以寧泰。狄鞮讀爲遞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險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耶？楊注云當爲寧甚深藏而外勝敵者耶！法舜禹而能弁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十）宋玉賦自楚詞文選所載外，有諷笛鈞大言小言五篇，皆在古文苑。張惠言氏以爲皆五代宋人聚斂假託爲之。今錄鈞賦一篇於左：

宋玉鈞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洲，張惠言篇內洲字皆當作淵案即蜎淵亦即蜎蠉也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鈞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夫玄洲鈞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螾，鈎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鈎，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作一

技頡之頏也，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鋮，其餌非蟓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熟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玉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紀矣；羣生寖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拘矣，拘一作善案拘當爲詢功成而不廢，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鰋，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役張惠言改爲復言獲不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十一）遂，許云「當作述」，是也。述客主者，詞賦之首多託客主之問答也。

案摯虞文章流別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浮淫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

屈原儔也。」又曰「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固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主，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事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矣。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浮，此四過者，所以背大德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摯氏此論，可謂明暢切中，與彥和麗詞雅義符采相勝之論，互相發明。茲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及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篇一節，以明賦之原委：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序詩賦爲五種。

國故論衡辨詩篇一節

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楊雄賦，本擬相如，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楊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然言賦者，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鵩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遊流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傷悼，及淮南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書，然其後漸流爲古誄矣。管輅郭璞爲人占卜，其後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傷悼，及淮南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書，然其後漸流爲古誄矣。管輅郭璞爲人占卜，其後變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書，然其後漸流爲古誄矣。管輅郭璞爲人占卜，其後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傷悼，及淮南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書，然其後漸流爲古誄矣。管輅郭璞爲人占卜，其後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傷悼，及淮南東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世傳靈棋經誠僞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之繁，賦之流爾也。雜賦有隱書者，傳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與縱橫稍出入。淳于髡諫長夜飲一篇，純爲賦體，優孟諸家，顧少耳。東方朔皆有韻，斯亦賦之流也。自屈宋以至鮑謝賦道書，然其後漸流爲古誄矣。管輅郭璞爲人占卜，其後變方朔與郭舍人爲隱依以譎諫

既極，至於江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蓽，若以上擬登樓閑居秋興燕城之儕，其靡已甚。賦亡蓋先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爲楊雄臺隸猶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絶，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之賦，雖未至庶幾杜李之倫，承千年之絶業，欲以一朝復之，固難能也。然自詩賦道分，漢世爲賦者多無詩，自枚乘外，賈誼相如楊雄諸公不見樂府五言，其道與故詡相麗，故小學亡而賦不作。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一)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二)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三)皐朔已下，品物畢圖。(四)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五)序以建言，首司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賦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六)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京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申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

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

（一）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沈欽韓曰「文心雕龍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此。

（二）藝文志陸賈賦三篇，案賈賦今無存者。

（三）藝文志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王褒賦十六篇，王應麟曰：「本傳作碧雞頌。」楊雄賦十二篇，王應麟曰：「本傳作四賦。

作甘泉洞簫頌，楚詞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頌。

志云「入楊雄八篇」，蓋七略所載止四賦也。

（四）藝文志枚皋賦百二十篇，王應麟曰「本傳作凡可讀者百二十篇。」案皋製賦最多，而皋賦今不可見。漢書皋傳云「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據此可知文之傳，貴精不貴多明矣。藝文志不載東方朔賦，其本傳云「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禫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諸篇。」又御覽三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案彥和所謂「品物畢圖」，當指屏風殿上柏柱諸文。

（五）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古作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案王逸楚詞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極意陳詞，文彩紛華，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見也。」

（六）草木賦文選無載者，茲錄魏文帝柳賦以示例。西京雜記載枚乘柳賦一篇，恐非眞作也。

魏文帝柳賦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國之偉木兮，瑰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氣遞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感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修幹偃蹇以虹指兮，柔條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索散兮，下交錯以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於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遒征。昔周遊而處此，今儵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煖。豐宏陰而博覆兮，躬愷悌而弗倦。四首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回瞻。秉至德之羨。此賦王粲亦同作而文不全。

（七）案荀子五賦，皆假爲隱語，以問於人，如禮賦曰「臣愚不識敢請之王？」其下則所問之人重演其義而告之，如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此即彥和所謂「事數自環」也。

（八）古文苑載枚乘兔園賦錯脫不可理，黃先王校釋之如下：

枚叔梁王菟園賦

修竹檀欒㊁夾池水，㊀旋菟園㊁之旋回旋並駤道，㊀並步浪切臨廣衍，㊁長冗坂㊁長冗二字有誤「故」即坂字形近訛　徑一作「於」正　崑崙㊁於疑衍字貌觀相物「茫焉」茫即物字之誤焉字涉下而衍　西山㊁西山隱隱㊁企立之貌卹一作邵　焉隱隱㊁即隱字之誤或作歸或作歸旁俗書歸字作來所謂追來爲歸也山又訛爲屾焉上有悅　暴熛㊀激揚塵埃㊁蛇悅上有龍㊀奏林薄㊀枝葉翬散㊁摩㊀旋菟園㊁之旋回旋並駤道，㊀並步浪切臨廣衍，㊁長冗坂㊁長冗二字有誤「故」即坂字形近訛　徑一作「於」正　崑崙㊁於疑衍字貌觀相物「茫焉」茫即物字之誤焉字涉下而衍　西山㊁西山隱隱㊁企立之貌卹一作邵　焉隱隱㊁即隱字之誤或作歸或作歸旁俗書歸字作來所謂追來爲歸也山又訛爲屾焉上有悅　暴熛㊀激揚塵埃㊁蛇悅上有龍㊀奏林薄㊀枝葉翬散㊁摩

㊀「竹」疑衍　游風踊焉㊀紛紛紜紜㊀騰踊雲亂㊁滿庶焉焉㊀秋風揚焉㊀滿庶焉

林臨河㊁怒氣未竭㊂羽蓋繇繇之訛字起㊃被以紅沫㊄濛濛若雨委雪㊅高冠扁㊆即脚之省馬長劍閑㊇文選宦者傳論注引作閒蓋讀爲岸馬左挾彈㊈馬右執鞭㊉並涉下衍芝成宮闕㊊枝葉榮茂㊋選擇純熟㊌挈取含苴㊍讀與咀同復取其次㊎顧賜從者㊏於是從容安步㊐翩雞走菟㊑俛仰釣射㊒烹熬炮炙㊓極歡到莫㊔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褰裙襍紃㊕連袂方路㊖摩肫陀之訛長髮㊗髮之訛便娟敷顧㊘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注引作若採桑之女連袂方路摩陀長髻便娟數顧芳溫往來㊙接精之訛神「車」即神字訛衍未結㊚已諾不分㊛縹併讀爲漼進趨㊜請之訛讀爲嗾笑連便㊝不可忍視也於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

（九）徐幹字偉長典論所稱，玄猿漏巵圓扇橘賦四篇，並皆不存，所存賦無一完者，惟齊都賦一篇多見徵引。茲錄水經注引齊都賦曰「山澤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

（十）袁宏賦存者，今無完篇，案晉書文苑袁宏傳曰「宏有逸才，文章絕美，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作慟）是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世說作物）之足傷，乃致傷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憩（世說作泝）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共推此生。」

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一）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二）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賈誼所以貶於浮濫者也。（三）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桄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四)。

(一)黃先生曰：本司馬相如語意。西京雜記載相如之詞曰「合纂組而成文，列錦繡以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若賦家之心，控引天地，總攬人物，錯綜古今，此得之於內，不可得而言傳。」

(二)風骨篇曰「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案此云「膏腴害骨」，即「瘠義肥辭」之謂。

(三)楊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有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四)「美」當作「黃。」孟子告子上「苟爲不熟，不如荑稗，」黃與蘁通。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一)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謙饗之常詠也。(三)

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四）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鞾；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爲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五）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六）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七）漢之惠景，亦有述容；（八）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九）孟堅之序戴侯，（十）武仲之美顯宗，（十一）史岑之述憲后，（十二）或擬清廟，或範駉那，（十三）雖淺深之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十四）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十五）馬融之廣成上林，（十六）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十七）蔡邕樊渠，（十八）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擊虞品藻，頗爲精覈；（十九）至云雜以風雅，而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爲標；（二十）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二十一）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一）子夏毛詩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二）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咸墨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案：咸墨即咸黑；

即九招。畢氏疑高誘注見下「帝舜乃命質修九招六英以明帝德」句下，此六字當是衍文。然彥和時固已如此矣。

（三）鄭玄魯頌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彥和云「魯國以公旦次編」本此。

（四）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左傳宣十二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茲錄時邁之詩如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五）國語周語「民慮之于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黃注引孔叢子「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頌之曰，『麌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麌裘，投之無郵。』其後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子。高誘注：「韠」小貌。此子順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子。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謀」譜也。「並謀爲誦」謂並列之爲誦也。

（六）橘頌，見楚辭

(七)史記載秦山琅邪臺之罘，東觀，碣石，會稽刻石，凡六篇；獨不載鄒嶧山刻石文，茲全錄之於左：

李斯鄒嶧山刻石：

皇帝主國，維初在昔；嗣世種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彊。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溥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逝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箸經紀。

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戎，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揚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

之眾立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眾，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眾，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茲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眾。

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宇。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

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澤被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垂明。

案：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後唐元結作大唐中興頌每句用韵，而三句輒易，清音淵淵，如出金石；說者以爲創體，而不知遠效秦文也。茲錄於左：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并序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歌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輿，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湯攘羣凶。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廣再安，二靈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凶徒逆儔，涕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曰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峿溪，石涯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八）漢書藝文志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孝惠頌已無可考。

（九）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緒。

（十）竇融封安豐戴侯頌，文今佚。

（十一）傅毅字武仲，追美孝明帝功德，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文選曹植責躬詩李善註引傅毅明帝頌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今其文全佚。

（十二）文選史孝山出師頌李善注云：「史岑有二字子孝，山者，當和熹之際。」

案：史岑和熹鄧后頌今佚；惟存出師頌，茲錄於左：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頌，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搖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實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澤沼遐荒，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傅子傳孫，顯顯令問！

（十三）周頌清廟一章，八句：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魯頌駉四章，章八句。茲錄其首章：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商頌那一章二十二句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十四）竇憲遷大將軍，以傅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班有竇將軍北征頌，東巡頌，南巡頌；傅有竇將軍北征頌；又載傅頌東巡頌。註云：「一本作崔駰。」其文不完，茲不錄。錄班氏北征頌如左：

竇憲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樸，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轘轅之遠徑，圜遐黎之驩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夭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嚮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鶩，不召而集，未令而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旂習日。雲黯長蜺，鹿走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騖疾，躡蹤迹，探梗莽，探嶰阨。斷溫罽，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鏑，干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闕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禽藏之倡，九谷謠諺，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

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温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不御輿寒不施襗，行無偏勤，止無棄役，惸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賒連籍口庭，蹈就疆，猶崎嶇轔幽山，超凶河，臨安候，軼馬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賤伊秩之所邈，師橫驚而庶御。士怫憎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降高檀，廣鞬然以弘曠。銘靈陶以有脫佚）嘉卉始農，土膏含養，四行分任。於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輒泰幽嘉，凝陰飛雪，灑庶其雨，洒淋榛枯，昭德音超穹首天濟，眇穹與神參。

（玄）上林無可攷。黃注謂上林疑作東巡；案東巡頌佚文見古文苑。

廣成頌文繁不錄。

（六）崔子玉南陽文學頌　序文不全故不錄

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叙，莫識其形。

（七）蔡伯喈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則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稼。然而地有墝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趁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趾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欹曬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窦瀆，瀝之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

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過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師。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

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聲，或以頌形，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楊雄充國，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九）呂氏春秋別類篇：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白所以爲不利也。此劍之所以不堅且不利也。」

（二十）陳思王皇太子生頌

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寬簡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潛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天地降祥，儲君應祉，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貞，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三）陸士衡文賦云：「頌優遊以彬蔚。」李善注云：「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遊炳蔚。」

案：彥和謂敷寫似賦，即彬蔚之說也。敬愼如銘，即優遊之說也。案：任昉文章緣起，列文名爲八十五種；彥和分序文體，自明詩以下，凡二十篇；韻文之屬居十有一，明詩盡諧隱加封禪一首是也。其實名號雖殊，推求本原，不外韻文而已。宗經篇云：賦頌歌讚詩立其本；銘誄箴

祝，禮總其端。所謂銘誄箴祝，何嘗不本於詩？荀能深明六義，則執簡馭繁，旁通無滯，正不必拘泥於名號之若何也。茲錄章太炎辨詩一節，以明其義。

春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然則詩非獨六義也，猶有九歌。其隆也，官箴占繇，皆爲詩。故序庭燎稱箴，沔水稱規，鶴鳴稱誨，祈父稱刺，明詩外無官箴，辛甲諸篇，悉在古詩三千之數矣。

詩賦略錄隱書十八篇，則東方朔管輅射覆之辭所出。又成相雜辭者，徒役送杵，其句度長短不齊，亦悉入錄，揚榷道之有韵者爲詩，其容至博。其殺也，孔子刪詩求合於韶，賦比興不可歌，因以被簡。其詳在屈原孫卿諸家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已別，然賦篇復有絕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漢惠帝命夏侯寬爲樂府令，及武帝定郊祀，採詩夜誦其辭，大修七略，序賦爲四家，其歌詩與之別。漢世所謂歌詩者，有聲音曲折，可以弦歌。如河南周歌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是也

故三侯天馬諸篇，太史公悉稱詩，蓋樂府外無稱歌諸者。自章孟在鄒，至古詩十九首以下，不知其爲歌詩耶！將與賦合流同號也。要之七略分詩賦者，本孔子刪詩意，不歌而頌故謂之賦；叶於簫管，故謂之詩；其他有韵諸文，漢世未具，亦容附於賦錄。古者大司樂語教國子，蓋有韵之文多矣。有古爲大名而今爲小者；有古爲大名而今爲大；有古爲小者；周語曰：「公卿至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誦，瞽師矇，矇掌聲，詩即詩與箴一實也。故自

名後特以箴爲一種與詩抗衡，此以小爲大也。賦者六義之一，家毛詩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登高孰謂？謂壇堂之上揖攘之時。賦者孰謂？謂微言相感。歌詩必類，是故九能有賦無詩，明其互見。漢世賦爲四種，而詩不過一家，此又以小爲大也。詩詩文有韵者，古亦似附詩類。漢北海相景君銘乃作誄曰；後有亂曰；則誄亦是詩。銘者：自名器有題署若士卒揚徽死者題旌下，及揭木以記化居落馬以示毛物，悉銘之屬。楊雄自言作繡補靈簡，龍骨之銘三章，又比詩類；今世專此金石韵文爲銘，此以大爲小也。九歌者：與六詩同列，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山川之頌，江海之賦，皆宜在九歌。後世既以題名爲異，九歌獨在，屈賦爲之陪屬，此又以大爲小也。且文章流別，今世或繁於古，亦有古所恒覩，今隱沒其名者。夫宮室新成，則有發；見檀弓喪紀祖載則有遣；既夕禮有遣之文告祀鬼神則有造；見春官大祝原本山川則有說；見毛詩傳斯皆古之德音，後生莫有繼作，其題號亦因不著。文章緣起所列八十五種，至於今日，亦有廢弛不舉者。夫隨事爲名，則巧歷或不能數。會其有極，則百名而一致者多矣。謂後世爲序錄者，當從詩賦略改題樂語，凡有韵者悉著其中，庶幾人識原流，名無焚亂者也。

頌有廣狹二義：廣義籠罩成韻之文；狹義則唯取頌美功德。若贊，若祭文，若銘，箴，誄，碑，封禪，皆與頌相類者也。黃先生論之曰：

周禮太師注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頌本兼誦容二誼；以今攷之，誦其

本誼，頌爲借字，而形容頌美，又緣字後起之誼也。詳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曰：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曰：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也。然則誦而不依詠，即與歌之依詠者殊；故左傳襄十四年云：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又二十八年，傳云：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又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據此諸文，是詩不與樂相依，即謂之誦。故詩嵩高烝民曰：吉甫作誦。國語周語曰：「宴居有師工之誦。」樂師先鄭注云：「勑脩聲，率脩衆工，奏爾悲誦。」此皆頌字之本誼，及其假借爲頌而舊誼猶存，故太卜其頌千有二百。卜緐注云：「頌讀曰誦。」樂師注云：「諷頌詩謂顧作柩謚時也。誦先王之德，以戒勸王治功之詩以爲謚，則誄也而亦謂之頌，九諷頌詩，後鄭以爲頌之類，則樂曲也而亦可謂之頌。此頌名至廣之證也。厥後周頌則與風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異。是則頌之義，神明爲體，然商頌雖頌德，而非皆成功；魯頌則與風同流，而特借美名以示異。是則頌之義，廣之則籠罩成文；狹之則唯取頌美功德。至於後世二義俱行，屬前義者：原田喪輦虡，原橘頌，馬融廣成本非頌美，而亦被頌名。屬後義者：則自秦王刻石以來，皆同其致；其體或先序而後結韵，或通篇全作散語。如王子淵聖主又或變其名而實同頌體；則有若贊彥和云頌是頌家之

細條有若祭文；彥和云中代祭文兼言行 有若銘；左傳論銘云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又始封禪；彥和云誦德昭紀鴻懿此碑之制也漢人碑文多稱頌如張遷碑銘勳乃鴻筆耳 其實皆與頌相類似，此施於生者蔡邕胡公碑云樹名作頌胡夫人靈表稱頌曰此施於死者 有若誄；彥和云標序盛德頌此則頌名至廣用之者或以爲局體而頌文 有若碑文：彥和云標序盛德紀鴻懿此碑之制也漢人碑文多稱頌如張遷碑銘表者不知其同然，故不可以不密察也。

讚者，明也；助也。二字從 御覽增 事生褒貶，所以昭明事，嗟歎以助辭也。（二）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即古之遺語也。（三）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四）及遷史周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元作侈朱改御覽改評亦同其名。（五）而仲洽流別，謬稱爲頌，失之遠矣。（六）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七）一作讚之從御覽改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爲義，本字從御覽增 事生褒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一作曠從御覽改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韵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八）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一）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慶雲。」

（二）僞大禹謨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孔傳曰：「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案彥和贊助之義，與佐義合。

（三）漢書百官公卿表應劭注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

（四）李詳曰：如等論之。「漢書藝文志雜家有荆軻論五篇，班固自注：「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之故；詳疑彥和所見漢書本作荆軻贊，故采入頌贊篇。若是論字，則必納入論說篇中，列班彪王命嚴尤三將之上矣。」案：李說是也。

（五）史記於紀傳之後，必綴「太史公曰」；漢書每篇之後，必加「贊曰」，鄭樵通志序云：「班彪漢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閫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洵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爲鑑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詮，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案：

贊有明助二義：紀傳之事有未備，則於贊中備之，此助之義也。鄭氏誤以贊爲贊美之意；故不覺言之過當如此。

（六）紀傳後評者，謂太史公自序述每篇作意，如云：作五帝本紀第一之類。漢書敘傳亦放其體，而云：述高祖本紀第一，諸紀傳評，皆總萃一篇之中。至范氏後漢書始散入各紀傳後，而稱爲讚，其用韵則正馬班之體也。漢書敘傳師古注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史遷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王先謙曰：文選「目錄」於此書「紀傳贊稱「史述贊」。善注引皆作「漢書述，」並其證也，

（七）郭璞爾雅圖讚，隋志已亡，嚴可均輯錄四十八篇，茲擇其茂美者，錄如左：並錄山海經圖讚

敷首於後：

郭景純爾雅圖贊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曰用不知，功蓋萬世。　筆

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爲疏。　比目魚

蹴與距虛，乍兔乍鼠；
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
嵩惟岳宗，華岱恒衡；氣通玄漠，神洞幽冥；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
吹萬不同，隨陽煦陰；蒸欻冬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凝？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邇，興有遠旨？
厥苞橘柚，精者曰柑；實染繁霜，葉鮮翠藍；屈生嘉歎，以爲美談。
蟲之精絜，可貫惟蟬；潛脫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麟惟靈獸，與麛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爲來哉，宣尼揮涕。

郭景純山海經圖贊

水玉冰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蛻乘烟；吐納六氣，升降九天。　水玉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鵜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鵜鳥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游之，龍駕雲裳。　華山
稟氣方殊，件錯理徵；礬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礬石

安得沙棠，制爲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彼去留！　沙棠

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磁石

棪艸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棪艸

賤無定貴，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海外南經，自此山來，蓋爲蛇蛇號爲魚。

羣籟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　焦僥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窬，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毛民國

（八）頌有稱頌功德之義；贊則無之。故彥和首標明助二訓，蓋恐後人之誤會也。鄭玄注阜陶謨曰：「贊，明也。」孔子贊易，鄭作易贊，皆以義有未明，作贊以明之；自誤贊爲美，而其義始歧，此考正文體者所當知也。至於贊之爲體，大抵不過一韵數言而止，惟東方畫贊稍長；三國名臣序贊，及後漢書讚，偶一換韵；彥和所謂「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浩然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韵之辭。」蓋即指此。

陸士衡高祖功臣頌，與三國名臣贊同體。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與江文通閨中草木頌同體。

是知頌贊有相通者，彥和所謂頌之細條也。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一）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二）「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亦有其文。（三）至於商頌，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四）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五）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肅肅清廟，祝以交神，嚴恭寅畏，祝以接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六）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七）多福無疆，宜社類禡，莫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十）荊瞶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十一）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十二）可謂祝辭之組纚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百一　作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十三）倀子毆疫，（十四）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十五）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十六）東方朔有罵鬼之書；（十七）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告咎，裁以正義矣。（十八）

（一）尚書堯典：「禋於六宗。」孔傳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春秋僖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注曰：「三望，分野之星。」

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二）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正義云：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

（三）舜之禹，田云云，今不知其所本，彥和時蓋有此傳說也。孫詒讓曰：「顧校云，『困學紀聞引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案尸子文見御覽八十一；其田也作其田歷山也，無禹田之文，今無可考。」

（四）詩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藝文類聚八十二引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說苑載其禱辭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

（五）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六）大戴禮公符篇載孝昭冠辭曰：

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皇天之祐。薄薄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下土之靈。

（七）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用嗣尸。」辛哭之明日也。○斑，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用嗣尸，謂從虞至祭惟用一尸而已。

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子某孝顯相　祔孝者吉祭，顯相助祭者也。○　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不安。○悲思

薦普淖，嘉薦醴也　普淖黍稷也　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八）儀禮少牢饋食禮「尸執以命祝，命祝嘏辭。○以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主人曰：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九）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祃於所征之地。」鄭注「類造禰」皆祭名，其禮亡。」

（十）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趙武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　晉大夫發焉。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十二）左傳哀二「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十三）楚辭招魂王逸注謂：宋玉哀原厥命將落，欲復其精神，延其年壽，故作此。案招祝雙聲；猶言祝魂，猶言下祝也。

又招魂句尾，皆用些字。夢溪筆談曰：「今夔峽湖湘及江南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人舊俗，祝呪亦雙聲也。」紀曉嵐謂招魂似非祝詞，蓋未審招祝之互通也。

（十四）後漢書禮儀志「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倀子。」

術；漢代祕祝當襲秦舊俗也。

（十三）漢書郊祀志文帝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案：春秋時已有移過之

（十五）漢書郊祀志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帝乃命粵巫立粵祝祠。

（十六）黃注引山海經：「東望山，有獸名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軒轅記「帝於桓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地鬼神之事。帝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

之。」

（毛）黃注云：王延壽夢賦序云：「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按朔與延壽隔世久遠，或朔本有書，延壽得之則可。曰「與臣作」謬矣。倘作書亦是夢中事，便無所不可。然彥和又豈以烏有實錄乎？非後人傳寫之誤：即前代有傳寫失實者。」案黃說甚是。東方朔罵鬼之書，今不可攷，惟延壽夢賦尚存。蓋亦罵鬼之流也。茲錄於下：

王延壽夢賦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藏。其詞曰：「余宵夜寢息，乃忽有非常之物夢焉，其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惟則有蛇頭而四角；魚尾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淳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舒游光，斬猛猪，批巍毅，斫魅虛，捎魑魅，拂諸渠，撞縱目，打三顱，撲苕蔓，扶夔魖，簿魍晛，晱瞰雌，盱剖列，歷掣羯，孽剿尖，皐踏赤舌，掣倉蚖，揮髯；驚於是羣邪衆魅，駭擾遑遽，煥然叛散，乍留乍去，變形瞪眄，顧望猶豫。吾於是奮奇譎脈，捧獲噴，扼撓峴，撻咿嚘，批擣嘖，於是三三四四，相隨偎傍而歷僻；礧礧磕磕，揬齊玄布；謦謦譽

譽，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瘡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晞妖邪之惟物，敢干眞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卽忽屈伸而覺寤；於是鷄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逝失，心慴怖而皆驚。亂曰：齊相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鑒腦，國以竟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六）曹子建誥咎文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六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旣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祇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焱風扇發；嘉卉以委，良木以拔；何谷宜墳，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懽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風隆；息焱遏暴，元勑華嵩；慶雲是興，效厥豐年；遂乃沈陰，埃北井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豐民無餒饑。」

案古文苑載秦詛楚文，亦祝之流也。錄之以備參考：

詛楚文

又又通作有以下字多假借　秦嗣王，敢籀文嗣字後同用吉玉宣璧古宣字通作瑄六寸曰瑄璧，使其宗祝邵蘁布忠，篆文似作慝字又作愍王本作。告於不顯大神，巫咸，曰古以字楚楚王熊相之多辠。罪咎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實繆讀作繆左傳成公十一年戮力同心力同心，兩邦嘉古若字奄古壹字紳曰敳婚敃，姻矜曰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檀弓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親卽讀作仰不顯大神巫咸，久秋本無不顯二字只作大神久秋亞馳本作不顯大神亞馳以下凡舉所祀神名同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遐道，淫失佚讀作甚讀作耽亂，宣奢古文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輸讀作渝按春秋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傳渝公羊穀梁作輸二字蓋通用渝變也盟刺。內之鼎籀文則虩古文豦字周虩伯著碑夏禮有司虩豦婦，幽刺親久秋亞馳本字敘敘古文親字戚，戚字漢戚伯著碑夏承碑皆用此字法拘圉其叔父，眞者諸作諸下同冥室櫝棺之中。外之鼎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烈，光列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盟。盟率者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許劣反滅也詩褒姒滅之我有敉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烈光列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盟。盟率者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許劣反滅也詩褒姒滅之我有敉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鄀王本作鄀音皇作鄀柳長敘親眾敝賦，鞔王本作鞔讀作鞹革也皮去毛曰革甲底兵，參奮士盛師

秦權鞠輸棧輿言非戎器之備也介老謂一个之老言又非將帥之才也秦自謂不得已特遣一介之老將屯嬴衆目救而已言不敢飾甲底兵以先代楚也曰禮使者言楚與師之不以禮也

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启古克矧王本作制古制字久湫亞駟本作久湫亞駟字師字當作師作劑劑遵爲反爾雅云翦齊也楚師王本作楚楚字下一楚字云

威神。

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一）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二）祭而兼讚，盡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三）周喪盛姬，內史執策；（四）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咒一作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五）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務實；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六）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七）舉策而求，昭然可鑒矣。

（一）儀禮士虞禮「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祭，祀，事止告饗」也。

（二）漢書郊祀志「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讚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復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觀焉。」師古注「贊饗謂祠祝辭。」

周禮宗伯太祝注引董仲舒救日食祝曰：

炤炤大明，灑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

春秋繁露十六載仲舒請雨祝：

「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潸幸爲止雨；除民所又止雨祝曰：

「諸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清社靈，幸爲止雨；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敢告于社。」

後漢書光武紀載即位祭告天地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藐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尋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光武本紀又載告祠高廟遷呂后主文：

「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

孫延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罷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

案漢代祝文，其體與儀禮所載者不同；所謂「兼讚言行」者指此。

(三)後漢書禮儀志「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注曰：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台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案：彥和謂「哀策流文」指此。任昉文章緣始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四)穆天子傳「天子西至於黃壁之台，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於是殤祀而哭，內史執策。」郭璞注：策所以書贈賻之事；內史主册命者。

(五)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奉常屬官有太史。」後漢書百官志，「太常卿一人。」本注曰：「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注曰：「漢舊儀曰，贊饗一人，掌贊天子。」案太常卿屬官，有太史令一人，禮儀志載太史令奉謚哀策，則彥和所云「太史作讚」當爲指漢代而言矣。

(六)祀濛山文佚。

(七)潘岳有諸婦祭庾新婦文，錄之如左：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亥亦時叙。啓殯今夕，祖行明朝，雨絕華庭，埃滅大胥。儷執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影弗獲。伏膺飲淚，感今懷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盟者，明也。（一）辭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二）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三）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四）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五）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六）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七）氣截雲蜺；劉琨鐵誓，（八）精貫霏霜；（九）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埏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一）說文盟，篆文古文並從明。許云：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段注曰：囧，明也。左傳所論昭明於神言語「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

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二）左傳襄十年，叔孫豹會晉荀偃、士匄盟于戚，范宣子數諸侯之罪，荀偃、士匄請改盟，叔孫豹曰：「豹聞之，君子結言以信，守之以敬，奉之以禮，行之以忠，結言以信，則可以制矣。」杜注：「辟旄」，赤牛也。舉辟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案辟毛當依左傳作辟旄。

漢書王陵傳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漢書律歷志下「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臣仁傑曰：「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儒其知之矣。」案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初祀方明。與漢志作元年異。

（三）黃注引穀梁傳隱八年云：盟詛不及三王。又引公羊傳桓公三年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引左傳云：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合，要辭理屈，無以爲答，故不能舉其契要之辭。

（四）史記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曹沫七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乃許盡歸魯之侵地。索隱云：「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聲相近而字異耳。索隱又云：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

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史記平原君列傳「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自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君在前，非爲趙而言從，日中不決者何也？」毛遂曰，「唯！唯！王當敢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毛遂按劍而前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王當敢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鷄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

（五）黃注引常璩巴志，秦昭襄王與夷人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雙虎；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六）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七）後漢書臧洪傳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猜惡，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魏志作魏）虐（魏志作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仙（魏志作岱）陳太守邈，本郡太守琨，豫州刺史伷，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

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八）劉琨與段匹磾盟文：

天下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煽動，乃憑陵于諸夏，俾大子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于草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矇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明竊台輔，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卽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于踐土，而諸侯茲服；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遠，是以敢敬于先典，刑牲歃血。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翦夷二寇。有加雖于琨，磾必救；加雖于磾，琨亦如之。纘綜齊契，披布胸懷，誓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九）紀曉嵐云：「二盟義炳千古，不宜以成敗論之。」案彥和所云：「無補晉漢，反爲仇讐；信不由衷，盟無益也」諸語，乃指當時與盟之人而言，於臧劉二子，固已摧衊無所不至矣。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二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一）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二）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四）周公愼言於金人，（五）仲尼革容於欹器，（六）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七）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八）夏鑄九牧之金鼎，（九）周勒肅愼之楛矢，（十）令德之事也；昭旦夢日，（十一）仲山鏤紱於庸器，（十二）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十三）元作銘曹改孔悝表勳於衞鼎，（十四）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十五）虞公有嘉里之謚，（十六）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十七）元作楊改秦昭刻博於華山，（十八）夸誕示後，吁可笑矣。故銘義五則，事兼三科，（十九）若班固燕然之勒，（二十）張衡華陰之碣，（二十一）序亦盛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十九）若班固燕然之勒，（二十）張衡華陰之碣，（二十一）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元作喬孫改公之鉞，（二十二）元作簴吐納典謨，朱穆之鼎，（二十三）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二十四）崔駰品物，讚多戒少，（二十五）李尤積篇，義儉辭省，著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二十六）魏文儿寶，器利辭鈍，（二十七）唯張載元作采謝改劍閣，（二十八）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

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一）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後漢書朱穆傳注，黃帝作巾机之法。」路史疏仡紀，黃帝作巾几之銘，」其詞曰

毋翕翕，毋僻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黃注引皇王大紀「帝軒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案輿几之箴，不可攷。

（二）鬻子「夏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聲，而置鞉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鞉，

淮南子氾論訓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有獄訟者搖鞉文字與鬻子小異。

（三）禮記大學篇「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四）大戴禮武王踐阼篇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至必先搖搖，雖有拳人不能爲謀也。

席四端，席畫左端，安樂必敬，前右端，無行可悔，右端，所監不遠視邇取代。

（五）周公金人銘，無可攷，案嚴可均云「金人銘，舊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廿餘字，說苑載其全文。錄之如下：」

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無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太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六）荀子宥坐篇「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紀曉嵐云「欹器不言有銘，此句未詳，或六朝所據之書，今不盡見耳。」

（七）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雖賢者能之。」鄭注曰：「銘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美，審用貫德，即論譔先祖之有德善功烈，而著已名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八）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一案觀器乃正銘，即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著已名於下，亦即論譔先祖之有德善功烈。

（九）左傳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天令德，諸侯賓服，……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十）國語魯語下：晉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銘其楛曰「肅愼氏之貢矢，」

（十一）見蔡邕銘論。

（十二）後漢書竇憲傳：有單于遣詣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十三）周禮春官宗伯「典庸器」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十四）國語晉語七「晉克潞之役，秦來圖攻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銘於景鍾。」

(十四)禮記祭統：「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休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

(十五)見正緯篇，

(十六)莊子則陽篇「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觀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居處也。」夫靈之爲靈也。久矣。」

(十七)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當遊於此。』」

(十八)又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十九)見頌贊篇。

(二十)班固燕然山銘見文選。

（三）文見篇末

（三）文見篇末

（三）文見篇末。黃注云接伯喈作朱公叔墳前石碑，前全散體，後爲四言韻語，至鼎銘，則純作散體，大篇不著韻語，所謂全成碑文也。

（三）禹貢作敎通，後漢文載其刀陰刻杖車席前石席後石林傳摹銘。

（三）曜銅鉛於後，伯喈後漢文載其所著銘凡八十餘首，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元自由河都邑至後漢文載其車左，車右，車後，仲山父鼎樽冬至履六安枕刀劍刻漏縫扇等銘。

（三）李尤筆銘。

刀筆筆契，無不有銘，而文多體病。」

（三）魏文帝典論劍銘：

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余好擊劍，善其利，短乘長，遲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晝者周四鋒，夜者吐赤刀，盡勞雖孤之哉，孤父之戈，楚越大阿，龍泉太阿，徐氏七首，凡斯皆上至於百辟。其始成也，五色無質，巨豪自鼓靈物，琴瑟飛鳥翔舞，爲寶器九。劍三十二曰飛景，二曰流采，三曰華鋒。刀三十二曰靈寶，二曰含章，三曰素質，七首二十二曰清剛，二曰揚文，露陌刀一曰龍鱗。因姿定名，銘其材，工非歌冶子金非昆吾，亦一時之良也。銘曰：惟建安廿有

四載，二月甲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三：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曰清漳，厲曰礛飾，曰文玉表間，通犀光倡流星，名曰飛景，其名二流采，色倡采虹，長四尺二寸，重一斤四兩，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兩，文倡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倡丹霞，長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鋒倡霜刀，身劍鋏，名曰含章，長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九兩。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二：其一理倡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倡朝日，名曰揚文，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長三尺二寸，狀如龍文，名曰龍鱗。

（二六）張載劍閣銘見文選。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一）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二）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三）逮至春秋徹而未絕，故魏絳稱君於后羿，（四）楚子訓民於在勤。（五）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體各有義，辭雖簡要，而失淺，（七）溫嶠傳指；博而患繁；（八）王濟圖子，引廣一作多事雜，一作寡（九）潘尼乘輿，義正體弇，（十）凡斯繼作，鮮有克衷。（十一）

（一）尚書盤庚「無伏小人之攸箴」正義曰「盤庚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十二）

箴規士者；」毛詩小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左傳「晉公曰：「師箴。」師曠曰「工誦箴諫，」凡此皆有規諫之義，若箴之療疾，故曰箴也。

（二）周書文傳篇引夏箴曰：

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又引開望——古書名——曰：

士廣無守可襲伐，士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

（三）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論和戎，引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四）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正義曰「魏絳本意主勸和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

（五）左傳宣公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箴之。

（六）後漢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爲之釋，名之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百官箴。

（七）潘勗字元茂初名芝，陳留中牟人。獻帝時爲尚書，即有集二卷，符節不可考。

（八）晉書溫嶠傳：「嶠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數陳規諷，獻侍臣箴」。此云傅臣，當是侍臣之誤。

（九）王濟國子箴已佚。

（十）晉書潘尼傳：載尼乘輿箴，文繁不錄。

（十一）王朗維箴今存者，惟井竈箴。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孰閑。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元作確朱改）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元（作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蔡邕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愼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勤，冕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而作席機楹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銘背，銘之曰愼言，亦所曰勸進人主，昭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賜胙鼎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彝器，昭德紀功，曰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世已來，城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

山經有紀矣是日帝皇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觀方后而攷禮故經有望秩之禋典有生殖之紀，蓋所由來也久矣。

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彊國攝其祭，其奉邑曰華陰乃紀於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既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日尋干戈。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於民也，逮至大漢受命，恩不忘舊，爰是復舉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修，慶恭又備，而世宗又經營靈之宮於其下。想喬松之疇，是游是憩；郡國方士自遠而至者，充牣其中者，盈谷溢巖，咸有浮飆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毀，財匱民乏，庭廟傾壞，壇墠蕪穢，祭祀之禮，頗有缺焉。於是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關鄉亭侯，輝烱字思明，自武威古此土，懿託河華，二靈是興。故能昭烈之德，享王將之尊，衝命將重，斯蕃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凶既除。羣慝潛集，寄命給人足，戶有樂生之歡，朝釋甲休士，陣而不戰，修飾享廟，增埤之位，荒而後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目參闕，建神路之端首，觀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露衣而禮不廢。於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

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蔡邕黃鉞銘：

孝桓之季，鮮卑入塞，杪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移高句麗，翻子百固，逆謀竝發，三垂讙然，爲國憂念。西府表喬公昔在梁州，柔遠能爾，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公昌更士頗，年在外，勤於奉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同，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曜日，金鼓震奮。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受首於西疆，白虹冰散於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眙事三年，馬不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日昭公文武之勳焉。銘曰：

帝命將軍，執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蒞止，羣狄斯柔，齊斧岡設，介士斯休。

蔡邕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殷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曰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蕭宗之

世守於臨淮；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忠文克愼明德，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績尋綜六藝，契闊馳思，所日啓前惑，而覺後疑者，疊疊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安危事，謀謀深切，退處畎畝，故日察天象，驗應者焉。孝順發，寇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管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尚第，作征御。明司國憲，日弊日僚，矯枉直，直罔冒阿，順，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竝表，乃超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是冀州凶荒，年饉民匱，而倉婁之徒，乘之爲虐，鍚命作牧，譁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鷹武，昭令德，寒暑違，員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匿，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日考其素，正直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父喉舌，靡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日知其先之德。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才，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一）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領文大矣。（二）

自魯莊戰乘邱始及於士。（三）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慇懃之切，嗚呼之歎，雖非敘作，古式存焉。（四）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五）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楊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麗撮其要，而摯疑成篇。（有脫誤）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七）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八）傅毅所制，文體倫序，（九）孝山崔瑗，辨絜相參。（十）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御覽作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十一）至如崔駰誄尚，（十二）劉陶誄黃，（十三）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明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十四）能夫殷臣誄湯，追褒元鳥之祚；（十五）周史歌文，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一作惑從御覽改）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丁。（元作功謝改）矣。（十六）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十七）詳夫誄之

（一）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喪紀能誄可以爲大夫。」正義曰「喪紀能累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謚：若子夏之誄楚丘之類。故曾子問注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也。

（一一）禮記曾子問篇：「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

曰「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三）禮記檀弓篇：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閎人浴馬有流矢在其白股。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四）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五）列女傳二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之。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六）揚雄元后誄：「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七）係詒讓曰，「此謂揚雄作元后誄。漢書元后傳僅撮取四句，非其全篇也。摯疑成篇當作摯虞，蓋揚文全篇，虞偶未見，撰文章流別遂疑全篇止此四句，故彥和難以累德述尊，必不如此闊略也；文無脫誤。

（八）杜篤大司馬吳漢誄：

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臯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牙爪。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揖而損諸。死且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九）傅毅有明帝誄及北海王誄，茲錄兩誄如下：

明帝誄

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兵尤，文騰孔墨。下制九有，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德帝臨，光佩舜發，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茲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無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設陳，禮樂宣布。璇璣所建，靡不奉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延祚僊耳。四方共貢，八極同軌。

北海王誄案此誄非全文，伏，白日幽光，曀霧杳冥等句

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改肆，野無異哭，自皇親貴戚，下及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足昭，聲終始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

（十）後漢文苑傳「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賤不齊，滿罔不淪，莫能屬意，道聲色已卒。惟王建國，作此藩屏。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封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才學稱，後拜郎中。帝詔寶貴人誄及鮑德誄殘文。崔瑗有和李詳曰藝文類聚蘇順和帝誄略云「往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羣臣咸秩。大孝備矣，闕宮有恤。由書姜嫄，祖妣之室。本支百世，神契維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智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尘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祖，不敢怠遑。」彥和所謂叙事如傳，詞靡律調於此可見一斑。

（十一）潘岳有楊荆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馬汧督誄，均載於文選。

（十二）崔駰誄趙文，無可攷見，蓋已亡佚。

（十三）劉陶字子奇，靈帝時爲諫議大夫，有集三卷，誄黃文無可攷見，蓋已亡佚。

（十四）陳思王文帝誄，全文凡千餘言。誄末自「咨遠臣之渺渺兮」以下百餘言均自陳之辭。

（十五）紀曉嵐云誄湯之說未詳。

（十六）毛詩大雅生民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案商頌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玄鳥爲祀高宗之詩，而累述契湯之德，與生民歌文武而稱后稷其義正同，此誄字當作累述解，若以爲讀誄定論之誄則滯矣。

（十七）紀云此變質而文之故始別論之。

（十八）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二）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四）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廟徂墳，猶封墓也。（三）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一）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元作正麗牲，未勳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郭一文，詞一作句從御覽改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及揉綽爲文，志在碑誄。（五）

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榮一篇，最爲辨裁。（七）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先當作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八）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頌影疑立。

（一）說文「碑，竪石也。」段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曰：「豐碑，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棹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諸侯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按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稱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後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始皇本紀上鄒嶧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書法之詳也，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豎石者碑之本義，宮廟識日景者是。」

按彥和曰「碑者埤也」說文「埤增也。」埤有增高之義，碑爲豎石，亦有增高之義，故以埤釋碑。

管子封禪篇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二）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又「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

圖之上以紹後世。」郭注曰：「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狩登名山，表此之類也。」按天子五日云云，疑即春山銘辭。果爾，則管子所記，既不可聞，今之存者當以此爲最古矣。歐陽修集古錄目序有「上自周穆王」之語，是宋時尚未亡也。

（三）蔡邕銘論云「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碑在宗廟，則管子所記，既不可聞，今之存者當述世以來，咸銘之於碑，」按此即彥和所云「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兩漢之間，遂世多刊勒，同乎不朽也。」

（四）封氏聞見記碣碑之類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碑，圓變爲碣。」黃注引後漢書注「碑，圓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五、案中郎集有太尉楊賜碑文四篇，茲錄其一篇如下：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維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胤胤考，曰懿德晉及聿勤，式建不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治在辟卑，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白辟臣，由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言舊德碩儒，過通術明，宜建師

保，延入華光，侍宴路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曰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日厘其孜。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昌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龍驤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濟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於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太常，明德爲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戡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以祇敬，遵有虞於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虞悉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僊。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於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明知，悉心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沒名存，永世慕思。

陳實碑郭泰碑見文選。

（六）全後漢文載孔融衛尉張儉碑銘陳文無致。

（七）樹碑述己，謂樹碑以述己往之事，故與誄同區。

賦憲（孫云當作誄德）之證（一）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元作天）昏，皆昔三良殉秦，白天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神而霍（元作光，病曹改又一本作霍嬗）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三）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元作戒謝已）然匿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來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四）至於蘇慎（疑作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五）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恫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篇時有悁怛；（六）及潘岳之或繼也。（七）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吳之弱子（二）暨漢武封而辭窮乎愛惜；（八）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譽上御覽作與言二字）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悼字下御覽有惜字層一作容）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一）四庫全書提要云：賦憲之證句，皆云賦憲，當作議德，蓋以賦形近議憲形近憲，遂譌耳。然考王應麟（玉海）曰：周（下證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曰：太公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誄，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證，出於此，然則二字不誤，古人已言，以是例之，其以意雖黃者多矣。

（二）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扎瘥夭昏。注曰：天死曰扎；小疫曰瘥；短折曰昏。李詳曰：書鈔

引文章流別論哀辭者，以施之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也。

毛詩秦風黃鳥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按黃鳥首章曰：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三）漢武傷霍子侯詩無攷。風俗通義二曰泰車子侯，驂乘上下，暴病而死，悼惕無已。

（四）崔瑗汝陽王哀辭，無可攷見。蓋已亡佚。

（五）蘇順張升所述哀文，並無攷。

（六）偉長哀辭無攷，茲錄行女哀辭如下：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

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曹子建集尚有金瓠哀辭一首，茲錄之如下：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

在緜緜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辜；

曾云父母之懷抱，滅微骸于冀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七）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髮髮凝膚，蛾眉蟠額；柔情利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拔我幹，又剪我根；境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八）文章流別論：哀辭者，哀痛爲主，而緣以嘆惜之辭。

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衰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髮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茗，華茂時菊；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暘，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存遺，譬日思餘願；寢蓆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嚶嚶鳴；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徒倚墳塋！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二）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三）及晉欒鼻（元作虎，孫改臺，）齊襄燕城，史趙（元脫，孫補）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御覽作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四）貫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殊，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四）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平一作卒章要切，斷商能悲也。（五）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鬱；班彪察（一本下有其字）志也。（六）瀾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七）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貶；（八）仲宣所制，譏呵實工；（九）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十）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十一）陸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韵緩，則化而爲賦；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日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失（一作控，）（十二）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一）禮記檀弓上：死而下弔者三：長壓溺。

白虎通崩薨篇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夜。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便臣某弔。

(二)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哀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又閔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三)左傳昭公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虞祁歸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戰國策燕一：燕王初立，噲宣王因燕喪而攻之，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

(四)晉武帝屈原文序曰：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云云。文見文選。

(五)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仲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隘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谿榭洫減嚮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夐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

(六)漢書楊雄傳：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而主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七)班彪有悼離騷；蔡邕有弔屈原文均殘缺。

(八)明覺弔夷齊文，藝文類聚載其殘文，

遭亡辛之昏虐，時繽紛以無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于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徵六星於河渚，叩王馬而盧計；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倘父之戒愼，鎭左右而不害。

阮瑀弔伯夷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何疑；

(九)王粲弔夷齊文

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于東隅，見孤竹之遺墟，旣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念。契已躬以騁志，慾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檢，要旣死

而不渝；厲清風于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十）彌衡弔張衡文

南嶽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皇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與隆，悠永靡絕。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日光沒發。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弗憂。

（十一）陸機弔魏武帝文見文選。

（十二）迷，惑也。誤也。楚辭涉江「迷不知吾之所如。」離騷「及行迷之未遠，」迷古方告控，謂迷惑不知所從，無可告控也。左傳「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一）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搆，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二）楊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三）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文瑣語肇爲連珠，

（一）任昉文章緣起「對問宋玉對楚王問。」陳懋仁注曰「詩云「對揚王休」，書曰「好問則裕」，蓋對問者，載主客之詞，以著其意者也。」方熊補注曰「按問對者，文人假託之辭，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其它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可攷，後人倣之，設詞以見志，於是有應對之文，而反覆縱橫，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

（二）文章緣起「七發漢枚乘作。」陳注曰「七對問之列，爲楚騷七諫之流，後遂以七爲文之一體，」補注曰「古人成册用九與七，屈子九章九歌孟子莊子七篇命名，」補注又曰「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辨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之流也。蓋自枚乘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章實齋文史通義詩教上

玉海作：楊雄覃思文閣，碎

篇云：孟子問齊宣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

（三）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陳注曰「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已兆韓非。其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辭，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歷歷如言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按韓子連珠二十二篇，今讀韓非書，無連珠之目。考內儲說上所云「七術」內儲說下所云「六微」外儲說左上所舉六條，外儲說右上所舉三條，外儲說左下所舉六條，外儲說右下所舉三條，疑二十二爲三十三之誤。儲說文辭亦略與後世連珠相似。內儲言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皆君人南面之要術，故魏帝召李先讀之，至於韓子連珠之稱，則後人因其似揚雄諸人所作，故以爲名，非韓非先著此名稱也。

揚雄連珠文已缺殘，全漢文自藝文類聚御覽文選注輯得四條茲錄二條如下：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

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吏不苛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譏采之華，（一）崔駰達旨，時出典言之裁。（二）張衡應閒，密而兼雅，（三）崔寔客譏整而微質，（四）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五）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六）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着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七）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八）元作凱欽改元作碎朱改

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一）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楊雄解嘲文選標爲設論類。宋玉對楚王問標爲對問類。

（二）崔駰達旨見後漢書本傳。

（三）張衡應閒見後漢書本傳。

（四）客譏全後漢文作答譏。

（五）蔡邕釋誨見本傳。

（六）郭璞客傲見晉書本傳。

（七）陳思容問本集不載蓋亡佚矣。

（八）庾敳客咨文已佚。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一）毅及傅七激會清要之工，（二）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三）張衡七辯結采綿靡。（四）崔瑗七厲植義純正。（五）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六）仲宣七釆致辨於事理。（七）自桓麟七說以下，（八）左思七諷以上，（九）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揚云當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謂所先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十）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一）放乘七發見文選，

（二）傅毅七激見全後漢文，

（三）崔駰七依文已殘缺，全後漢文輯得九條。

（四）張衡七辯文已殘缺，全後漢文輯得十條。

（五）崔瑗七厲當作七蘇。全後漢文自書鈔一百三十五輯得，「加以脂粉潤以滋澤」兩句。

（六）陳思七啓見文選其序曰「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七）王粲七釋文已殘缺，全後漢文輯得十三條。

(八)桓麟七說文已殘缺，全後漢文輯得五條。

(九)左思七諷文已佚。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作七略，案文選注誤。

(十)漢書揚雄傳：「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奏雅，不已戲乎，」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一)劉珍潘勗之輩，(二)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鄲邯之步里醜元作謝改配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三)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誥典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具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四)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嚌若參昂，(五)慕嚬之心，於焉祇攬。

(一)杜篤連珠已佚，全後漢文輯得。「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十字。

賈逵連珠已佚，全後漢文輯得。「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十三字。

(二)後漢書文苑傳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按珍連珠文已佚。潘勗擬連珠。

臣聞媢上以牟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三)陸機演連珠見文選，黃注引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魯元公主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乃獻四寸珠而去。」風俗通「耳珠曰璫。」

(四)楊雄劇秦美新模倣堯典其文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擒之無極，」是爲稱典之始，然猶未以名篇也。班固典引序曰「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竊作典引一篇，」是爲以典名篇之始。後漢書文苑傳李尤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當時文士固多作典者矣。

文章緣起「詔漢司隸從事馮衍作」。按馮衍作德誥文已缺佚。

文章緣起「誓漢蔡邕作艱誓。」

問如漢武帝元光元年「詔賢良曰……受策察問之問」文選有策問類。

略如淮南子要略

覽黃注以爲如呂氏春秋之八覽。

篇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篇蔡邕作勸學篇篇者積句成章，出情布事明而徧也。

文章緣起上章孔融上章謝中大夫按蔡邕獨斷凡羣臣上章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章

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原缺者也

禮記閒傳篇「三曲而偯。」注「一舉聲而三折也。」

風俗通聲音篇「其遇閉塞幽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蓋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

王褒洞簫賦「時奏狡弄。」注小曲也。馬融長笛賦「聽遶弄者」潘岳琴賦「曲引向闌」吳都賦注「商角徵羽各有引」文章緣起：「引琴操有箜篌引，」注「衛女作思歸引。箜篌引則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晶秋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

廣雅釋樂：「吟歌也。」國策秦策「則將吳吟」注「歌吟也。」釋名釋樂器「吟嚴也，本出於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穆天子傳□□原缺世民作憂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湎忡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朱駿聲曰說文「諷誦也」廣雅釋詁曰「諷諫也」後漢書李雲傳論「禮有五諫，諷爲上。」注「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按風動物而無形，故徽言婉辭謂之風。」

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

及三年，將復而野。」案此爲謠之最早見者。

說文「詠歌也。」禮記檀弓「陶斯詠」注「謳也。」黃注曰「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夏侯湛作離親詠。」

案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蘇順諸人均有雜文若干篇，卽當此類矣。

（五）李詳曰「毛詩小星篇「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傳曰「嘒微也，參伐也，昴留也。」箋云」言此處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案彥和借譬雜文，正用箋義。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二）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睨目之譏；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三）又蠶蟹鄙諺，貓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四）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五）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六）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意歸義正也。（七）但本體不雅，一作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傅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元作媒謝改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八）至魏文元作大因俳說以着笑元作茂孫改書；（九）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十）雖扑推疑誤席，而無益時用矣。（十一）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晳賣餅之類，（十二）尤而一作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十三）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朱改茂胥靡之狂歌歟？

（一）毛詩大雅桑柔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正義曰：「文元年，左傳引此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謂君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也。」

（二）「內怨爲俳」俳然作誹。放言曰謗，微言曰誹。內怨，即腹誹也。彥和之意，以爲在上者肆行貪

虐，下民不敢明謗，則作爲隱語，以寄怨怒之情；故雖嗤戲形貌而不棄於經傳，與後世莠言嘲弄，不可同日語也。

（三）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至，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臧紇救鄆；侵鄫，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鄫！」

（四）禮記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蠻則續而蠆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又：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五）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而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曰：「：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威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六）宋玉好色賦見文選。

（七）史記滑稽列傳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髃玉爲棺，文梓爲槨，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坐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齍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文繡，納以梓宮，而以大夫禮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史記索隱「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

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

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八）漢書東方朔傳上今倡監榜郭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譽譽，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譽譽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狐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狐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出莫能窮者。

枚臯傳臯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案此，即彥和所謂詆嫚媟弄無益時用者，班固謂：朔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而已。

（九）魏文笑書無可攷見，蓋已亡佚。

（十）三國志吳志綜傳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十一）推字當是帷字之誤；抹帷席，卽所謂衆坐喜笑也。

（十二）潘岳醜婦之屬，其說未聞。

束晳有勸農及餅諸賦，勸農賦殘缺，茲節錄餅賦如下：

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回而交錯；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眡脣，立侍者乾咽；爾乃濯以玄醯，劒以象箸，伸耍虎丈，叩膝偏據，縈案財投而輒盡，庖人參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脣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

（十三）應瑒張華事，未詳其說。案：漢末以後，政偸俗窳，威儀喪亡，典論曰：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又如曹植得邯鄲淳甚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其不持威儀可以想見。吳志諸葛恪傳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君臣之間，竟相戲弄若此。晉尚清談，此風尤盛；故彥和譏爲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也。

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元作楊求拯元作極于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一）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二）伍舉刺荊王以大鳥，（三）齊客譏宰公以海魚；（四）莊姬託辭

606293

于龍尾；（五）臧文謬書於羊裘；（六）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七）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九）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一本無嘲字）隱，化爲謎語。謎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元作忠謝改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苟卿蠶賦已兆其體。（十）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十一）far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祖而入室，旃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一）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代蕭……遂傅於蕭，遠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杜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申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

（二）左傳哀公十三年，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

余與禍之父睨之！」對曰，「梁無矣，粗則有之。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三)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曰：「願有進隱」一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一蜚沖天；三年不鳴，鳴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四)戰國策齊王，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

(五)列女傳辯通傳：楚處女莊姪見楚頃襄王曰：王問之，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百五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弼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且成而王不改也。

(六)列女傳仁智傳，魯臧孫母臧文仲使於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謬其辭曰：敝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

帶有餘。

(七)諧辭與隱語性質本同，惟一則悅笑取諷；一則隱約示意，苟正以用之，亦可託足於文囿；若空戲滑稽，則德音大壞矣。

(八)漢書藝文志，雜賦十二家，其末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王先謙曰：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案參和謂歆固編文錄之，歌末疑歌末當作賦末。

(九)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十)荀卿蠶賦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弁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十一)魏文陳思高貴鄉公所作謎語，皆無可攷。

（十三）紀曉嵐曰：「祖而疑當作朔之。」是。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四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縣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一）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二）八字元脫按胡孝轅本補使之記也。（三）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於誥誓。（四）自作洎周命維新，姬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五）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六）自平王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五）元作已按胡本補古（七）元脫孫補二字從御覽改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八）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貶筆削，（九）衍二字幽隱，胡本作秘經文婉約。邱明同時，實得微言，及至從橫之世，及字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審旨存乎微辭，傳體。傳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九）及至從橫之世，及字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十）

（一）竹書紀年：「太昊庖羲氏造書契，作甲歷。」外紀曰「伏羲作甲歷，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之矣。」案此可謂編年史之起原。黃帝命蒼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此爲史官之最先見者。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誠哉其來久遠也。

(二)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正義曰「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紀事左　史紀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

(三)左史紀事者右史記言者兩「者」字疑衍。

(四)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劉向別錄。題曰「虞夏書。」馬融書傳曰有「虞夏流於典謨商周被於誥誓」之誤。謂虞夏紀爲書之始。」自周漢以來，說書者並據虞夏爲始。堯典亦虞夏書，並無唐書之目。此文謂唐虞流於典謨，商周被於誥誓」疑是「虞夏流於典謨；商周被於誥誓」

書之流於今世者，爲堯典，陶謨諸篇，商周書之傳於世者爲湯誓大誥諸篇也。

(五)尚書甘誓「怠棄三正。」孔傳曰「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案彥和此文，徒馬義。史通六家篇「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案此云儒者之說春秋，指杜預春秋序。

(六)公羊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禮記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據此知魯史當孔子未修之前已名春秋。墨子明鬼下篇引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有周之春秋。足見周志正名春秋。國語楚語：申叔時言教太子箴以春秋，足見楚之檮杌亦名春秋。晉語司馬侯言叔向傅太子彪習於春秋。隋書

李德林重答魏收書，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史」足見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並名春秋。據此知周代諸侯各有國史，而又皆可名爲春秋矣。

(七)鄭玄王城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紀曉嵐云昔者二字不必增。

(八)史通六家篇云「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家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九)說文，「專六寸簿也。」廣雅釋言「專轉也。」史通六家篇曰「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十)劉向戰國策序曰，「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

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筴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案錄而弗序，卽劉向所云「分別不以序，卽簡爲名，故稱爲戰國策。」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一）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二）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元胡改作至　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

（二）元脫謝補故本紀以述皇王，（三）列傳以總侯伯，（四）八書以鋪政體，（五）十表以譜年爵。（六）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辭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七）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八）讚序弘麗，儒雅彬彬，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十）及信有遺昧。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擾美之罪，徵貶鷺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九）

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　元脫朱補實。（十一）何則？昧權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十二）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愼矣。（十三）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二孫元作年改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十四）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十五）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十六）若司馬彪之詳實，（十七）若字從御覽增華嶠之準當則

其冠也，（十八）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十九）江表吳錄之類，（二十）或激抗難徵，或元謝補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苗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二十一）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二十二）王韶續末而不終，（二十三）干寶述紀以審有正得御覽作明序，（二十四）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二十五）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元作朱改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一作撮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二十六）及安元作安朱改交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二十七）

（一）後漢書班彪傳。

索隱「賈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二）史通六家篇曰「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曰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

陸紹明史記通義曰「史記體例俱有所本，不知者非之，亦可怪矣。文心雕龍曰「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一書，正遷取本耳。」

三、史通本紀篇「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四)「列傳以總侯伯。」案「列傳」疑當作世家，班彪史記論曰「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史通世家篇曰「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和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謂世家。」據此知總侯伯者，乃世家而非列傳也。

(五)史記有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八書。史通書志篇曰「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

(六)史記有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秦漢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七)班彪史記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

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紹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過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八)史通六家篇曰「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十志：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

(九)仲長統字公理，辨班固受文已佚，史通曲筆篇云「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困學紀聞云「受金事未詳」案固撰漢書爲仇家所誣，幾至不免，幸弟超詣闕自陳，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始得出獄。據此則受金之謗，不足以病班氏也。又漢書傳贊中數引司徒椽彪云云，則攘美之罪，亦不信矣。

(十)此謂史遷始作列傳也。

(十一)案太史公作本紀，以編年爲主，政權所繫，爲之立紀，故項羽呂后皆稱本紀，班固加立惠紀，正以黜呂之故，至不爲少帝立紀，則以其僞耳。

(十二)尚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左傳僖公九年諸侯盟於葵丘，曰「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十三)漢書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十四)張衡字平子順帝初再轉爲太史令，後漢書本傳載其論爲元后立紀云，王莽本傳，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十五)陳振孫書錄解題：「東觀漢記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珍校等撰。」

(十六)後漢記一百卷，袁山松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

(十七)晉書司馬彪傳「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十八)晉書華嶠傳「嶠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

(十九)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著。

魏略五十卷魚豢著。

(二十)江表傳虞溥撰，

吳錄三十卷，張勃撰。

(二十一)晉書陳壽傳「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當以晉書相付耳。」彥和謂「荀張比之於遷固，

「張謂張華，苟未知何指，本傳云「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苟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是比之遷固者非勗明矣。疑苟當是「范」之誤，本傳云「壽卒，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如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據此國范頵所比，皆爲司馬相如非司馬遷也。

（三）晉紀四卷陸機撰。

（三）宋書王韶之傳。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辭論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

可觀，本文「王韶續末而不終」省一「之」字。

（三）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凡二十卷，其書

（三）晉書孫盛傳：著魏氏春秋晉秋陽世稱良史。

（三）晉書鄧粲傳「荊州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辟爲別駕，名由此滅，粲以父黨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粲，長沙人，故曰出川湘曲學。

（三）孫盛字安國。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元作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一）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二）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則同異難辯，事積則起訖易踰，斯固總會之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四）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云「傳聞異辭」，當世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元脫胡補同多詭。雖定哀久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合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衍吹霜煦一作噴從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爲歎息者也！御覽增字從故元作欲朱改

乎？（五）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纏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六）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蕞是非之尤，秉筆者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始哉！（七）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一）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二）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三）謝承曰「詮，陳壽曰評，卽漢書贊之流也。」

（四）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衡集云「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堯舜氏作。命少皞清清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史通覈才篇「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

（五）杜預春秋序：「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

（六）史通有直書曲筆兩篇，可與此爲發明。

（七）謂遷固之通才，尚爲後世所詆呵，若任情失正，何能成良史哉！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一）昔風后（元脫曹補）力牧伊尹咸其流也。（二）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三）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四）子自肇始，莫先於茲。（五）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六）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七）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八）莊周述道以翱翔，野老治國於地利，（十二）騶子養政於天文，（十一）申商刀鋸以制理，（十四）鬼谷脣吻以策勳，（十三）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鑿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烟燎之毒不及諸子。（十五）尸佼（元作狡柳改）兼總於雜術，（十六）青史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十九）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譾（譾與譾同元作朱改）言兼存，瓌（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二十）

（一）紀曉嵐云「此亦泛述成篇，不見發明。蓋子書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書原爲譾入，故不能有所發揮」案紀評之誤，亦同史傳篇所云云。不知文章與學術古人本不分離，彼以爲諸子之書無當大道，涉獵泛覽，摘取藻采，已可足用，論列何爲。此類腐迂之見，誠不足以

知彥和深意也。處今之世欲從事於文學，古代諸子之書，固須讚研，而近世東西大思想家之著述，尤必知其大意，左右采拾，益我文思，慎勿以爲離經叛道，自桎梏其心靈也。

茲錄漢書藝文志文一節，以明諸子學術思想之重要：——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征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二）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風后十三篇，班固注曰黃帝臣。依託也。道家亦有力牧二十二篇，班固注曰黃帝臣。依託也。又力牧十五篇。班固注曰黃帝臣。依託也。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王應麟曰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三）戰伐當作戰代，

(四)漢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班固注曰「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亦有鬻子說十九篇，彥和之意，以爲鬻子之書，後人所追記，餘文遺事，較爲可信。案王先謙引沈欽韓曰「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云「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廖仲容子鈔，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載與行珪先後不倫，恐行珪或有增益。案今亦十四篇，標題甲乙，數目雜亂不可曉，又短儳不成章，而列子天瑞黃帝立命二篇引鬻子，賈誼修政下篇，周文王武王成王問於鬻子，有七章皆本書所無，今本其糟粕耳」據此則今存之鬻子實非眞本矣。

(五)紀曉嵐云，「子自當作子之」

(六)小戴記曾子問篇載老聃說禮事四條，蓋孔子所從學者也。漢志道家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劉向說老子四篇，篇老子傳記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七)「聖」謂文王孔子，「賢」謂鬻熊李耳。聖人遺書曰「經」，賢子所傳曰「子」。可見經之與子，其流雖異，而源實同矣。

(八)漢志儒家有孟子十一篇。

(九)漢志道家有莊子五十二篇。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陸氏序錄：「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並五十二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後人增足漸失其眞。」王氏困學紀聞

采逸文若干條，而嚴君平老子指歸引莊子之語亦今書所無。

（十）漢志墨家有墨子七十一篇，補注引沈欽韓曰隋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錄一卷，蓋本上下二篇，莊子天下篇謂墨子其道大觳，觳卽確也。

（十一）漢志名家有尹文子一篇，錢大昕曰今道藏本上下二篇，蓋本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詮次之舊故隋志已作二卷。

（十二）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班固注曰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補注引王應麟云，「眞隱傳」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十三）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班固注曰「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補注引王應麟曰「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又見司燿注鄭司農引。

（十四）漢志法家有商君二十篇，申子六篇。

（十五）漢志縱橫家不錄鬼谷子，今所傳者，蓋後人取蘇秦書爲之。

（十六）漢志雜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注曰「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七）漢書小說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班固注曰「古史官記事也。」

（八）彥和謂烟燎之毒，不及諸子，此謂諸子流傳於後者，較爲完整，非謂始皇不燒諸子書也。

（九）藝文志曰；「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

沈欽韓曰『向上晏子列子奏並云「以殺青書可善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

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汙壞，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爲孝成皇帝曲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二十）黃注引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又引史記田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尙有經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又引廣韻讕言然繁辭謝補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駮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二）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三）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四）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五）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六）此逸言也。

踳駮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七）同洞一作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八）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九）殷湯疑作易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十）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鵷鳥，非妄貶也。（十一）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十二）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諫；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十三）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十四）術通而文鈍；鶡冠綦綦，亟發深言；（十五）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十六）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脫疑文之大略也。

（一）禮記月令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

（二）黃注曰，荀子禮論前半，褚先生補史記禮書採入，其後半皆言喪禮，三年之喪一段與禮記三年問同者，篇殷湯問於夏革……（革莊子作棘）夏革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四)莊子則陽篇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薦之於魏王……戴晉人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按蠻觸相爭係戴晉人對梁王語非惠施也。

(五)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

又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舉足不盈數步，而曾五山之所。

(六)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

(七)「諸」下當脫一「子」字。

(八)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康成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連

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文獻通考曰「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

案連山係後人僞作固不可信，至歸藏雖不著於漢志，然禮記禮運注云「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據此則歸藏實古代流傳之書，似無可疑，況殷人尚鬼，其大明迂怪，尤足以證其不僞。

（九）「弊」當作「弹」。辨騷篇「夷羿弹曰。」說文。「弹，射也。」黃注引歸藏易「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

（十）五臺韓非子篇名，六蝨商君書篇名。

商鞅轘死，左傳杜預注「車裂曰轘」韓非至秦，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十一）黃注曰「列子公孫龍誑魏王曰「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按列子所述，魏公子牟正深悅公孫龍之辯，所謂承其除竅者也。莊子秋水篇則異是。龍問牢；「吾自以爲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何也？」公子牟有「堦井之黿謂東海之鱉」之喻。是鴟鳥當作井黿矣，

（十二）漢書東平思王傳：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諸子書或反經術，

或明鬼神，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謀不許。

（十三）漢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班固注墨翟之弟子。

（十四）漢志維家有尉繚子二十九篇。

（十五）漢志道家有鶡冠子一篇。

（十六）漢志道家有文子九篇。班固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若夫陸賈典語，（一）賈誼新書，（二）揚雄法言，（三）劉向說苑，（四）王符潛夫，（五）崔寔政論，（六）仲長昌言，（七）杜夷幽求，（八）咸（一作或）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適辨一理爲論，彼此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雖乎二字元作難于朱改）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九）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一）漢書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王應麟引沈欽韓曰本傳稱凡著十二篇。隋唐陸賈新語二卷。

王氏漢志攷云存七篇。四庫提要謂篇數反多於宋本，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也。司馬遷取新語作史記，著於本傳，而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論衡本性篇引

新語，今本亦無之；穀梁傳至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時代尤相牴牾。

林李善文選注引皆與今本合，則雖或後人依託，亦必在唐以前。

孫詒讓曰，典當作新。隋書經籍志儒家云，梁有典語十卷，陸景撰，亦見馬總意林，與陸賈書別。彥和蓋偶誤記也。

（二）漢志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錢大昭曰，誼傳亦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止五十六篇。

（三）漢書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四）漢志儒家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王先謙引王應麟曰，「本傳『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五）後漢書王符傳：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途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憒，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六）嚴可均云：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寔撰。舊唐志，政論五卷，意林亦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引見，或作政論，或作正論，又作本論。止是一書，案政論亡佚，嚴可均輯得一卷，見全後漢文。

（七）嚴可均云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

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本人，着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僅萬餘言，佚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續，亟離殆所不免，然其闔陳善道，指柯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

(八)黃注引晉書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舉方正，著幽求子二十篇。

(九)戰國學者思想言論，均甚自由，故諸子百家，各以所長，著書立說，流傳後世，上，蔚成巨觀。至漢武罷斥百家，專崇儒學，於是後之作者，率皆依傍經傳，演繹成文，鮮有卓然自立，獨成一家言者。彥和譏其體勢漫弱，誠確論也！竊謂當今之世，凡東西洋研究學術之書籍，皆可歸入諸子類，苟能博觀羣言，撮其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此其辭富理贍，有非昔人所能幾及者矣。

論說第十八

聖哲元作世朱按玉海改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無爽元作有無上無則字從御覽改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一）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二）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也；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亂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元脫朱補一理者也。（三）是以（四）不韋春秋六論昭列。（五）至「石渠」論藝，（六）「白虎」通講，（七）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八）嚴尤元作允朱改三將（九）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十）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元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十一）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半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十二）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元作正謝改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十三）次及宋岱元作代郭象元作蒙朱據舊本改銳思於幾神之區，（十四）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十五）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十六）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韵似俳說，（十七）孔融孝廉，但談嘲戲，（十八）曹植辨道，體同書抄，（十九）言

不持正，論如其已。注本作才不持論，寧如其已。其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兩注本改

堅求通，鈎深取極，仍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

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

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二十）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

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　元作君，延楊改　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

言，所以通人惡煩，羞　元作差，朱改　學章句。（二十一）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

要約明暢，可爲　元作謂　式矣。

（一）陸士衡云「論精微而朗暢，說煒曄而譎誑。」彥和云「論者倫也，說者悅也，」蓋論貴精微，必理明而義察；說主動聽，必煒煌而悅懌，一偏重於理智，一偏重於情感，此論說二者不同之點也。凡文辭之條理最宜明晰，而論理之文尤以此爲急，茲採近世辯論術之要旨，略陳之如下：

凡作論辯之文，必先審定題目．題既確定，始從事於題義之分析：（一）題字之意義，使論辯有一定之範圍，（二）追溯本問題之原委，（三）確定題字之意義，使論辯不離一定之範圍，（四）除去問題之駢拇枝指，使所欲論辯之要領顯露，於是由此要領下是或非之判定。彥和所謂研精一理，蓋一問題所論者，必止一理，始能精微無爽也，（五）論辯不能專逞一己之見解，必取反

對方面所持理由，互相比較，然後補苴罅漏，敵無可乘之機。

總之分析題義，其主旨在探得本題要領之所在，要領既得，始可從事於本文意義之排列，

（一）排列必合論理學之次序，（二）意之淺者在前，深者居後，若誤此秩序，則浮薄不足觀矣。

排列既定，乃求徵實，徵實之本，在於證據，然此不可閉門虛造者也。故必博覽古今書傳諸家學術，所謂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翻後以懌辭也。證據之選擇，亦有其規程：（一）證據所來之書籍記載必須眞實可信，（二）引用一人之語必須其人所以言此，非有偏見非有成心，且其人實有專精之學術與研究者。（三）凡引證據必須檢視其有聯屬之意義與否「蓋死欲速朽，喪欲速貧」往往有所爲而言，若止見其一端，取而用之，危敗實多。（四）選取證據必平允必合正理，（五）所選之證據須取其精密切合者。選擇既定，乃編要略，鎔裁篇云「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此與近世辯論術分要略爲三部者合符。三部者：（一）引論，（二）證明，（三）結論。引者將本題要領及分析顧義之概略舉而說明，一篇大意盡已備具所謂「履端於始，設情以位體」也。證明者，演繹引論所舉諸要領，使言皆徵實，理無翻空，所謂「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也，結論者，總括上文主要之意義，使有歸宿，

並下一最後斷語，或是或非，以明本文之主旨所謂「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也。

鎔裁篇爲泛指一切謀篇而言。使學者知有此，而亦不可拘滯無變通，此義將於彼篇詳言之，若夫論辯之體，則固莫易此常軌矣。

說文「侖思也，从亼册會意，凡从侖得聲之字，皆有鯤理之義，故論倫等均訓理也。

「仰其經目」疑當作抑其經目，案論語由門人論纂而成，不敢當經名，故曰抑其經目也。

（二）李詳曰「紀評云「觀此知古文尚書，梁時尚不行於世，故不引論道經邦之文，然周禮却有論字。」案困學紀聞，文心雕龍云「論語以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文，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詳案文達之評據此。又紀昀云「論道經邦，本於古文尚書，未可以詆彥和。」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此何氏爲彥和左袒。」又云「文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此則何氏卓見，可以證彥和不引論道經邦疎之。」

（三）引者亂辭。亂理也，治也。

（四）紀評云「物論」二字相連，此以爲論名，似誤。」錢辛楣同年云。」李詳云「錢說見十駕齋養新錄引王伯厚云「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邵子詩「齊物到頭

六韜，僅龍韜有論將一篇，黃注云「六韜有論典文論，文師武論。

爭恐愧」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莊子有齊物之論。」盧諶書「遠慕老莊之齊物」文心雕龍，論說篇「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以齊物二字連讀。詳案莊子齊物論郭象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正是齊物之意。六朝自有此讀，故郎子宗之。其觀物外篇云「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亦讀與詩同，非誤也。文達少詹似皆未得其旨。」

（五）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六論凡三十六篇。

（六）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王先謙曰「錢大昭云時與議石渠者，凡二十三人，議奏之見於藝文志者凡一百六十五篇。易詩二經，獨無議奏，班氏失載之耳。」周昌壽云「後漢書翟酺傳「孝宣論六經於石渠，」章懷注：甘露三年，詔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即此事也。」案漢書瑕邱江公傳劉向傳韋玄成傳皆載講經石渠事。石渠閣名，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

（七）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章懷注云，今白虎通。

(八)王命論見文選。

(九)漢書王莽傳下：「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通史嚴尤三將軍論一卷。」案世說言語篇注引三將軍論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漳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之爲人也，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十)王粲難鍾荀太平論：

聖莫盛于堯典，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堯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不移者，丹朱四凶也。然則此三聖能平，則何世能到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一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于三聖不能化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

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儒吏論

士同風于朝，農同業于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存于此矣。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閑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長于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于講堂之上，遊于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傅嘏難劉劭改課法論：

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睎也。案劭改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篤齊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攷績可理，而融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

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夷夏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務本也，循名攷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攷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

（十一）何晏无名論

「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也；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于有所有之中，當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夕夜遠，與冬日爲陰；冬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于近，而同于遠也，詳此異

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于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所有也。故老氏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惟无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嶵，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十三）傳嘏字蘭石。世說文學篇注云「論才性同異合離，傳嘏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案論文今已無考。

孫詒讓曰，代當作伐，形近而誤。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即此。去伐言稽康聲無哀樂論見中散集，文繁不錄。

夏侯玄字太初。孫詒讓曰，本玄論張溥輯太初集已佚。考列子仲尼篇張注引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云云，與本無之義正合，疑即本無論之文。無玄元傳寫貿亂，遂成歧五爾。

王弼字輔嗣。黃注引魏志云。「鍾會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案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爲王弼傳，有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兩例未聞。

何晏字平叔。二論，或即指无名无爲二篇。無爲論已殘闕，茲錄其佚文如下：

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成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

孫詒讓曰，隋書經籍志道家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世說文學篇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是二論即道德論，顯較無疑。

（十三）李康運命論陸機辨亡論均見文選。

（十四）黃注引通志云「晉荊州刺史宋岱通易論一卷，何晏撰，世說文學篇云「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是二論即道德論，顯較無疑。

郭象字子玄好老莊，能清言，閑居以文論自娛，著碑論十二篇。案宋岱郭象論文均佚，茲錄郭子玄莊子序如下：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

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以紳冕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矜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縣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壹）黃注引王衍傳云「衍字夷甫好清談，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

魏志裴傾傳注頠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案貴無論已佚，茲錄崇有論如下：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亡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愼所敎，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乎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辭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籍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

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長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虛，無以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昧道以虧業，則沈溺之數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簡，收流遁于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審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不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人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

明大業，有益于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道而生斷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道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黿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六）「般若」謂智慧也，般若之絕境，謂窮絕其智慧之用也。

（七）張衡譏世文已佚。

（八）孔融孝廉文已佚。

（九）陳思辨道論見全三國文，文繁不錄。

（十）紀曉嵐云「如」當作「却」，「如」當作「知」，如知形近，而誤也。

（十一）漢書儒林傳「張山拊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字。」藝文志曰「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於至二三萬言，」師古注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

若稽古」二三萬言。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授平陵平當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並爲博士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紀曉嵐云「訓詁依敷義究與論不同科此段可删。」案彥和云「述經叙理曰論」訓詁所以通大義徵言曰訓詁依敷義究與論不同科此段可删乎？

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一）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二）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三）太公以辨釣興周。（四）及蜀武行而紓鄭，（五）端木出而存魯，（六）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馳騁，飛鉗伏其精術。（七）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九）至漢定秦楚，辨士阻節，酈君既斃於齊鑊，（十）蒯子幾入乎漢鼎，（十一）雖復陸賈籍甚，樓護唇舌，（十五）頡頏萬乘之階，抵嘘公卿之席，（十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十七）夫說實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十八）范雎唯之言事，（十九）李斯之止逐客，（二十）並煩情人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二十一）敬通之說（元脱孫補）鮑鄧，事緩而文繁，（二十二）所以歷騁（元作聘柳改）而舉遇（元作過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

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繇曄以繇誑」，何哉！（二十三）

贊曰

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煩飛鉗，呼吸沮動。

（一）易兌卦彖辭：兌說也。說卦兌爲口舌，悅懌猶言悅澤，說卦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咨疑當作資。

（二）堯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案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此疑即小說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謂此篇也。

（三）伊尹說湯見呂氏春秋本味篇，嚴可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此疑即小說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謂此篇也。

（四）六韜文韜文師篇：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

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五）左傳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

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君圖之！」

（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壇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說田常曰：……故子貢一出存魯，亂破齊，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七）轉丸飛箝皆鬼谷子篇名，轉丸篇文闕，

（八）史記屈原君列傳屈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九）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卿相乎？」後漢書蔡邕傳「連衡者六印磊落。」黃注曰「張儀傳「秦惠王封儀五邑。」「蜀都賦「居邑隱賑」李詳引張衡西京賦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案殷音隱與隱通。

（十）史記酈食其列傳「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以爲酈生賣己。遂烹酈生。」

（十）淮陰侯列傳「高祖捕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迺釋通不烹。

（十二）陸賈列傳「陸生游漢廷公卿間，名譽籍甚，」

（十三）張釋之列傳「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文帝稱善。」

（十四）黃注曰「漢書社欽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後爲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奮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鳳起視事，章死詔獄，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直言極諫，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十五）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十六）黃注曰「抵嘘疑作抵戲。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抵險，注險音詭，一說險讀與戲同音，「許宜反」，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十七）李詳曰「荀子勸學篇「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詩秦風「遡洄從之，道阻且長。」毛傳逆流而上曰「遡洄。」

（六）史記魏豹列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生曰：「緩頰」徐言譬喻也。

「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謂不僅口說。著於書札，亦得稱說也。

（七）范雎上書秦昭王曰：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其矢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淵藂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關於王心耶？抑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覩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

（二十）李斯諫逐客書見文選。

（二十一）鄒陽諫吳王書及獄中上梁王書均見文選。

（二十二）黃注曰「後漢馮衍傳，「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素重衍乃以衍爲立漢將軍。」劉峻廣絕交論注「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

（二十三）陸士衡云「說煒曄以譎誑，」此指戰國說客而言，彥和謂言資悅懌，正即煒曄之義，惟當以忠信爲本，不可流於譎誑。紀評之爲樹義甚偉，誠哉其不與常人論文者同也！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一）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書軒轅唐虞同稱爲命。之本也。（二）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三）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四）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五）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六）疑衍一則字以定儀爲讀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救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救者正也。（七）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八）禮稱「明君之詔誥」，書稱「救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九）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十）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十一）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十二）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十三）豈眞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

（一）漢書成帝紀贊「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二）史記黃帝本紀「畢尤作亂，不用帝命，」正義言「畢尤不用黃帝之命也，堯典「乃命羲和」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案此可爲軒轅唐虞同稱爲命之證，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案「制性之本，」語本此。

（三）黃注「誓以訓戒，」書甘誓湯誓泰誓牧誓皆誓也。「誥以敷政，」書召誥洛誥是也。

(四)春秋元命苞「命者天之令也」黃注「命以授官」引徵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爲證，攷四篇皆東晉僞書，不可據，命官之書存者惟文侯之命一篇。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孔氏傳曰「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正義引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案授官錫胤之義本此。說文胤子孫相承續也。

(五)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正義曰「風行天下，則無物不遇，故爲遇象也。

(六)史記秦始皇本紀「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命爲制，令爲詔」正義云「詔三代無文，秦始有之。」

叔孫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以上「則」字當是「法」字之誤。

(七)蔡邕獨斷：「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禮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　詔

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祥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八）易節卦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案「制度數」當依易本文作「制數度。」

（九）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正義云「言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麤於絲。」

（十）書舜典「命龍作納言。」詩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

（十一）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十二）漢書淮南王傳「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十三）後漢書隗囂傳「囂賓客椽史，多文學士，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一）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謝改）戒淵雅，垂範後代。（二）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三）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賜書改汪本作責太守元作責博士考漢書博進陳遂）亦故舊之厚也。（四）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五）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六）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元作惟朱改），詔問出安和政馳，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詳，（七）衛覬（元作凱孫改）禪誥，符命炳耀，（八）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十）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元脫朱按御覽補）中書。劉放張華，五管斯任，（九）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晉詔策，職在中書。弗可加已。自魏晉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受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郃（元作朱鄧考穆天子傳改）父受敕憲，此其事也。（十一）魏武稱作敕戒，常指事而語。（一作諮從御覽改）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勤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十二）

（一）漢初諸帝，皆尚黃老術，罕用儒言。至武帝留意經學，鎔範典策，彬彬稱盛。彥和浮新之評，係對弘奧而言，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

策封齊王閎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僭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史記三王世家 漢書武五子傳

策封燕王旦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靈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漢書作帥 皆來降旗奔師，靈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侈德，漢書作毋作棄德 毋乃廢備，非敬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策封廣陵王胥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

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漢書作正）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遬胥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同上漢書武五子傳有刪節

（三）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吏，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四）宣帝賜陳遂璽書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孫詒讓曰，疑當作責，博于陳遂，元本惟于字誤作士，貢博二字則不誤。

（五）光武帝敕鄧禹曰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六）光武賜侯霸璽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卽將殺身以成仁耶！

（七）潘勗九錫文見文選。

（八）三國魏志衛覬傳云「頃之還漢朝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案獻帝諸禪詔引見魏

志文帝紀注者，皆覩所作也。茲錄其乙卯冊詔魏王文如下：

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下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彊敵虎爭，華夏鼎鼎，羣穀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貙，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烝精幽昧之期，變興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漢有，一夫昔復讎！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厤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

（九）三國魏志劉放傳

晉書張華傳「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十）魏志蔣濟傳「文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施，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司馬法「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十一）晉明帝以温嶠爲中書令手詔：

中書之職，酬對多方。斟酌禮宜。非惟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卿既以令望處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

（十二）穆天子傳「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郭注「憲教令也，受憲。」

（十三）魏武語，無可攷。晉書賈充傳載以賈充都督秦涼詔。續漢郡國志三注補引晉太康初省州牧詔晉書武帝紀載太康九年糾舉羣吏詔。

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一）君父至尊，在三冏元作同許改極。（二）漢高祖之敕太子，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八）若諸葛孔明之詳約，（九）庾稚恭之明斷，（十）並理得而辭中，教一作辭從御覽改之善也。自敎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十一）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十二）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一)僞大禹謨「禹曰「戒之用休。」僞孔傳曰「休美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

(二)黃注引國語「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仕，則致死焉。」

(三)漢高祖手敕太子文見古文苑茲錄之如下：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堯舜不以天子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尙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語于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四)東方朔誡子

明者處世，莫尙于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

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五)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

(六)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愼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

(七)後漢書鄭弘傳「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案黃注引鄭弘傳曰「弘爲南陽太守，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攷弘傳並無此語，未知其何見而云然？竊疑昔鄭弘之守南陽，當作昔鄭弘之著南宮。本傳云「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據此陽是宮之誤，南宮既誤南陽，後人乃

改著字爲守字不知弘實未爲南陽太守也。

(八)孔融告高密相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閭。

(九)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上諸葛氏集表曰

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亡丁寧周至，約謂其文彩不豔。

(十)黃注引晉書庾翼傳云「翼字稚恭代亮鎮武昌，勞謙匪懈，戎政嚴明。」案此據師氏職有掌以媺詔王之文，明以臣詔君，爲詔輕於命，非謂周禮有爲輕命之文也。黃注謬。

(十一)孫詒讓曰，黃注云，「周官師氏，職無此文」一字不可解，疑是「式」之訛。式發聲之詞。

(十二)「兆民尹好」「尹」字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一）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二）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元作師武者也。（三）齊桓征楚，詰元作告苞汪本作菁茅之闕，（四）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五）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六）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八）故分閫推轂，奉辭代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元作衡風所擊，元作繫氣似撓槍所掃，（九）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

（一）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二）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據此「令有文告之辭」句，令字衍，當刪。威讓之令，文告

之辭不可攻。見司馬法仁本篇有徵師辭及軍令錄之如下：

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三)左傳昭公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杜注董督也，庸功也，討之以辭，故功大也。

(四)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五)成公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

(六)說文「檄尺二書」段玉裁曰「李賢注光武紀曰「說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謂之檄，以徵召也，」與前書高紀注同，但漢人多言尺，未知其分別之詳。」

史記張儀列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七）文章緣起「露布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黃注引封氏聞見記「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八）晉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九）史記天官書「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撓，長四丈，末銳。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銳。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漢書天文志「后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

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元有作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一）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骨鯁，雖奸閹携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又元本作固孫改作暴露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二）鍾會檄蜀，徵驗甚明，（三）桓公檄胡，觀釁尤切，（四）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著龜于前驗，懸鑒鑑于已然，（五）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以馳旨，煒燁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一）隗囂移檄告郡國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簒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之厤，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案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寇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酵醢，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敢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

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雖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二）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見文選。

三國魏志

（三）鍾會檄蜀文見文選，

（四）桓溫檄胡文

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儡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麻紀逋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

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五）左傳定公六年「定之鑿鑑」杜注「鑿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

移者（一）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二）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三）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四）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元作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五）九伐先話。（六）鑿鑑吉凶，著龜成敗，惟壓鯨鯢，（七）抵落蜂蠆。移實一作易俗，草偃風邁。

（一）文章緣起「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

（二）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見文選。

（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見文選。

（四）黃注曰「按成都王穎傳「穎表請誅羊元之皇甫商等，檄長沙王乂使就第，乃與王頠將張方伐京都，以陸機前鋒都督。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羊元之等，乘寵凶竪，皇甫商等相求，共爲亂階云云，或機此時有移百官文，後代失傳耳。」

(五)孫治讓曰，弛剛當作弛綱，綱謁綱，二寫成剛，遂不可通。呂氏春秋異用篇「湯解網令去三面，舍一面」與易比九五「三驅失前禽」之文偶合，故彡和兼用之。

(六)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七)「惟壓鯨鯢」孫治讓曰，案惟壓義不可通。「惟」黃校元本，馮本，汪本，活字本並作摧，是也。當據正。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一）錄圖曰：「潭潭嗚嗚，梵梵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二）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三）則戒愼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四）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荊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五）成隶封禪，聞之樂緯。（六）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諫距以怪物，（七）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八）然則西鄰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禮祀之殊禮，名元作朱改作銘號之秘祝，元脫朱補祀天之壯觀矣。

（一）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倣也。」

紀曉嵐曰「自唐以前，不知封禪之非，故封禪爲大典禮，而封禪文爲大著作，特出一門，蓋鄭重之。」

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

公羊文十四年傳注「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

書益稷「萬邦黎獻，共維帝臣。」傳云「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

（二）「錄」紀云，當作綠，綠圖語無攷。

（三）見正緯篇，

（四）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一焉：「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五）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六）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樂緯無可攷。

（七）管子封禪篇「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八）白虎通封禪篇「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

史記封禪書「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泥。」

後漢書祭祀志「玉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二）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三）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元孫改作請德銘勳，乃鴻筆耳。（三）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四）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元字作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叙離亂，元脫許補一本作合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

（一）文見頌讚篇，

（二）史記封禪書「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祭祀志上注，引風俗通武帝

泰山刻石文，茲錄之如下：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三）張純泰山刻石文。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

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通典作成治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狩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乎世九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記，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通典作藏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通典作矩九州平，天下予。」作經緯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通典作齊河雒命通典作名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通典作兼并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通典作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聖武受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

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紫，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續漢祭祀志上）

通典五十四　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己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四）司馬長卿封禪文，見文選，史記司馬相如傳「武帝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遞辭，故兼包神怪，（一）然骨鯁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二）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鄧鄧受命，繫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元作煩一作頗序，而不能奮飛，（三）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梦勞深勣，寡颺談缺焉，（四）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

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勣，對越天休。遜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晏，泥金入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一）黃注曰：「謂篇中元符靈契黃瑞涌出云云也。」

（二）紀曉嵐曰「乎」當作「采」。

（三）葅文類聚十有邯鄲淳受命述文繁不錄。

（四）曹子建集有魏德論李詳曰：「今本陳思王集，魏德論存六百餘字，俱係答辭。」案北堂書鈔引曹植魏德論「栖筆寢牘含光而不朗，朦縞惑焉此審是客問語。」「朦縞惑焉」四字本張衡西京賦。張賦作「蒙」。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卽一作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二）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元作纘文翰獻替，事斯見矣。（三）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四）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五）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六）章者明也，詩云「爲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七）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

（一）周禮太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鄭司農云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

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謂以玉爲瑱用黈纊懸之也，」顏師古曰「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綵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晏子諫篇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結琇耳，惡多所聞也，

宋書樂志「五玉既獻，三帛是薦，爾公爾侯，鳴玉華殿。」

(二)左傳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三)書僞伊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傳曰「作訓以教道太甲」，僞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僞孔傳曰「思庸念常道戒太甲，故以名篇。」

(四)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五)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奏事二十篇。班固注曰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王應麟曰「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案王氏語同文心。惟「主」作「王」。疑今本文心誤，當依王氏所見改作「王。」

(六)蔡邕獨斷「凡羣臣上書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須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須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

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

（七）考工記畫績之事，赤與白謂之章，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一）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爲式；（二）胡廣章奏一作表天下第一，（三）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四）昔晉文受册，三辭元脫朱補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勾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五）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六）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七）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八）孔璋稱健則其標也。（九）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一作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十）逮晉初筆扎，則張華爲篤，元作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鶴鶤，莫顧章表。（十一）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十二）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一作册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十三）劉琨勸進，自序（十五）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一）漢書藝文志尚書類有議奏四十二篇。禮類有議奏三十八篇，春秋類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三十九篇，論語類有議奏十八篇，儒家類有賈山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兒寬

公孫弘終軍吾邱壽王等議奏。

(二一)後漢書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二二)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四)胡廣謁陵章佚。

(五)曹公語，無可攷。建安元年，上書讓封爵曰「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

(六)孔文舉薦彌衡表見文選。

(七)諸葛孔明出師表見文選。

(八)典論論文「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九)魏文帝與吳質書「孔璋章表殊健，孔璋，陳琳字。」

(十)曹子建求自試表求通親表均見文選。

(十一)晉書張華傳「初封廣武縣侯，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案華讓爵表已佚，鷦鷯賦見文選。

(十二)羊叔子讓開府表見文選。

(十三)庾元規讓中書令表見文選。

（十四）劉越石勸進表見文選。

（十五）晉書張駿傳載請討石虎李期表茲錄如下：

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擊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並。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秦雍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勤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纂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貳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駔儈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脊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王，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于一旅，光武嗣漢，衆不滿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陽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于掌握！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救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原夫章表之文元作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

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色，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元作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出元作使，一作爲文屈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層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作以辭意也。（一）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補闕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二）獻替補扆。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一）子貢語不可攷。

（二）黃注引孫楚傳「楚作書遺孫皓曰「縞號之雄，穜穀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典儀，上急變，劾愆（一作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元（脫）謝補）敷于下，情進于上也。（一）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遝。政（作故）無膏潤，形於篇章矣。（二）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三）鼂錯之兵事，（四）元（作孫改）帝之觀禮，（六）温舒之緩獄，（七）谷永之諫仙，（八）理既切至，辭亦通暢，一（又作達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九）陳蕃憤懣於尺一，（十）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十一）蔡邕銓列於朝儀，（十二）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十三）王元（作黃從魏志改）觀教學，（十四）王朗節省，（十五）甄（元作甌朱改）毅考課，（十六）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十七）温嶠懇惻一（作於）費役，（十八）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一）虞書舜典「敷奏以言」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益稷「暨益奏庶鮮食。」傳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詩六月「以奏膚公」傳「爲也。」論衡「對作上書謂之奏。」文選表題注引劾驗政事曰「奏。」尚書大傳「御史奏雞鳴于階下」注「猶白也。」案此皆有進義，故說文云「奏進也，从本从

收从少會意，上進之意。

黃注引漢書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柳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注非常之事，故云急變。

（二）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敬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

黃注引蔡質漢儀曰「李斯治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餘萬夫，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叩之空空，如下天狀。」

（三）見賈子新書漢書食貨志上引之。

（四）見漢書竇錯傳。

（五）見漢書郊祀志下。

（六）見漢書王吉傳，又略見禮樂志。

（七）見漢書路溫舒傳。

（八）見漢書郊祀志，

(九)見後漢書楊秉傳

(十)後漢書陳蕃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章懷注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十一)後漢書張衡傳「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簿不合者十餘事。」章懷注引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十二)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注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案邕所陳皆整飭朝廷儀法綱紀之事，彥和所云，當即指此。黃注引獨斷文似非。

(十三)三國魏志「高堂隆傳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

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悟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十四）李詳曰「太平御覽九百六引魏名臣奏，有郎中黃觀上書云云，黃字不當輒改。」

（十五）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王朗節省奏文。

（十六）李詳曰「太平御覽二百十四，引魏名臣奏，駙馬都尉甄毅奏曰「漢時公卿皆奏事。尚書郎，試然後得爲之。其在職，自賣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才技。魏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才技鋒出，亦欲逞其能於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案毅奏僅見於此，未知即彥和所指否，魏志文德甄皇后傳「封兄子毅爲列侯，毅敷上書陳時政」者是也。

（十七）晉書劉頌傳「除淮南相，頌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士之役，凡數千言，詔褒美之。」

（十八）晉書溫嶠傳「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百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太子納焉。」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一）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二）故位在鷙（一作擊）擊，（三）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

奸回；（四）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五）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元作盛勁直而挼辭堅深；（六）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七）各其志也。後之彈事，（八）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鵰獍。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九）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十）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關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蹤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十一）何必躁言醜句，詬元作話謝改病爲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禮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乘儒家之文，不畏疆禦，氣流環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十二）乃稱絕席之雄。（十三）直方之舉耳。一作也

（一）書僞岡命序「穆王命伯岡爲周太僕正，作岡命王若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二）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三）吏記酷吏列傳「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索隱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四）漢書董賢傳「賢與妻皆自殺……恭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

子驕蹇，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舉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

（五）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既積嫌忌，而鄰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前與白衣彌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六）晉書王戎傳有簿咸劾夏侯駿夏侯承王戎三奏，茲錄咸傳奏劾王戎文如下：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七）劉隗奏劾祖約

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

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虛
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
男，而姓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于外，忽爲人所傷，疑其要所
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
奏劾周莚劉胤季匡。
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喻，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
案行督運令史淖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絡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
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
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爲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
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于伯也，何獨明之？棰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
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案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
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愼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今伯枉同周青冤
魂哭于幽都，訴靈恨于黃泉，嗟歎甚于杞梁，血妖過于崩城，懷情抱恨，雖沒不忘。故有殞霜
之應。己上三句從文選王融永明九年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
策秀才文注引王隱晉書補改
今，其揆一也，皆由莚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晉書劉隗傳建興中丞相府斬督
運令史淖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

（八）文章緣起，「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黃注云六朝御史中丞効奏曰彈事。文選有沈休文任彥昇彈事。王淮之傳。宋臺諫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卿惟解彈事耳。

（九）墨子非儒下「貪於飲酒，惰于作務，陷于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龜鼠藏而羝羊視竇晁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

（十）黃注引漢書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注其用法深刻至骨。

（十一）黃注引國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引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

（十二）詩大雅丞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正義曰「不畏懼於彊禦。」

彊禦梁禦善之人，」

大雅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

（十三）黃注引王常傳「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一）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

飭元作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爲讜言。讜言者，偏（脫下有字）其偏故曰讜言也。（三）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四）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故曰封事，（五）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六）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七）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諤，（八）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皁飭司直，（九）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一）說文「啓，開也，啓，教也。」經傳皆以啓爲啓，厥疾弗瘳。」傳曰「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二）荀子非相篇注後漢班彪傳下注文選典引注皆云讜直言也。書益稷正義引聲類云「讜言美言也。」此云「讜者偏也」疑有脫字，似當云「讜者正偏也。」

（三）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四）漢書敘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指畫而問班伯「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

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

(五)「八儀」疑當作八能。後漢書禮樂志「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章懷注引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彈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歷，或調五音……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

(六)史記龜錯傳「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

(七)漢書霍光傳「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

(八)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後漢書陳蕃傳竇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本朝嘉謀之操，華首彌固。」

(九)「皂飭」疑當作「詔敕」司。直謂漢置司直之官，使掌肅清風禁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孫詒讓曰，「飭」疑當作「祎」。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皆服祎玄。」劉注云，獨斷云，「祎紺緅也。」是都賦曰，「祎皁服，」皁祎即祎玄也。」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一）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二）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一本作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三）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四）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五）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元作今有漢，始立駁議。（六）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七）至如主父吾邱作之駁挾弓，（八）安國之辨匈奴，（九）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十）劉歆之辨於祖宗；（十一）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十二）郭躬之議擅誅，（十三）程元作陳曉之駁校事，（十四）司馬芝之議貨錢，（十五）何曾蠲出女之科，（十六）秦秀定賈充之謚，（十七）元謐作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十八）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十九）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二十）而訣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御覽作其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一作要練於兵，一作宜佃一作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二十一）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敭爲美，不以深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

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遊辭所理。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一本下有者字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二十二）

（一）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謀，慮難曰謀。謀謀事曰咨；然則議，亦論事之汎稱。

（二）黃注引管子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三）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何公與議爾也。何休注曰：「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君之厄。」

黃先生曰：「李詳云：『十駕齋養新錄引惠學士士奇云：按文當作「魯僖預議」，「預」與「與」同，傳寫訛爲務耳。詳案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將相調和，則士務附。』集解『徐廣曰』：案惠說是。以通段說之轉迂。」

務一作豫，豫與預通，作務，未爲不可。」

（四）黃注史記趙世家「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體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曰：『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乎。』」

（五）黃注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智者制法，而愚者拘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溺焉。拘溺之人，與之言事，不足以論功；與之論法，則不能變俗。君無疑矣。」卒定變法之令。

（六）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

（七）史記賈誼傳「誼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以爲能。文帝說之。」

（八）文見漢書吾邱壽王傳此云「主父」誤。

（九）文見漢書韓安國傳。

（十）文見漢書賈捐之傳。

（十一）文見漢書韋玄成傳班彪贊曰：「考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十二）文見後漢書張敏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令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議寢不省。復上疏曰

「臣敏蒙愚，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十三）事見後漢書郭躬傳

「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檀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

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章懷注：有衣之戟曰棨

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十四）文見魏志程昱傳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書稱「庶績咸熙，舜臣堯，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鄰吉不問。上不貢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鄰吉不問。上不貢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探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復訊。其選官屬，以謹愼爲粗疏，以諛諂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日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

問。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總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洋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壬）黃注引司馬芝傳，今傳無其文，蓋妄引也。晉書食貨志云：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案芝議可見者僅此數言而已。

（癸）案曾使程咸上議，非曾自撰，全文如左：見晉書刑法志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罪，漢又修之，大魏承

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口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

(七)見晉書秦秀傳

「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書莒人滅鄫，望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叱，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

(八)後漢書劭傳載有駿韓卓募兵鮮卑議及追駿尚書陳忠活尹次史玉議二首。

（十九）晉書禮志載有咸議二社表及駁成粲議太社；又本傳載咸爲司隸校尉，劾王戎御史中丞解結，以咸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咸上事自辨其辭，其繁李充翰林論曰：嚴輯「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傳長慮。」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二十）案此謂士衡議晉書限斷也。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辨政，而議奏書，宜以遠大爲本。陸機晉斷亦名其美矣。詅辭，正謂誣詅之辭。紀云：「詅當作賕，未知何據？陸文已闕，全晉文九十七錄其數語。」

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二一）論議之文，無一可以陵虛構造。必先習其事明其委曲，然後可以建言；虛張議論而無當于理，此乃對策八面鑽之技，非獨不能與於文章之數，亦言政者所憎弃也。彥和此四語眞扼要之言。

（二二）黃注引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

（一）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二）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廔者，事理明也。（三）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四）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宜，不爲文作。（五）及後漢魯丕，元作平朱元改作明謝改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一作入高第。（六）凡此五家，並前元一本作例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七）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八）晉策秀才，而麕興於前，（九）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十）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一）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注：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

甲乙之科；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二）史記龜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對策者百餘人，錯爲高第。

（三）史記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舉首。」

（四）史記平津侯傳「公孫弘使匈奴，還不合上意，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

（五）文見漢書杜欽傳。

（六）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闕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袁宏後漢紀十六載丕舉賢良方正對策文如左：

「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于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

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于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愼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七）黃注引晉書「元帝時以天下喪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八）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

（九）晉書五行志「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于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廢興於前或斯故乎？」

（十）黃先生曰：「此句與下句一意，相足下云：摛詞無懦，則此綱字爲剛字之訛，檄移篇贊「三

驅弛剛。」彼文本作綱訛爲綱，又訛爲剛，此則剛反訛綱矣。」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一）蓋聖賢言辭，總爲之尙（一作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二）楊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君子小人見矣。（三）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四）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五）子家與趙宣以書；（六）巫臣之遺子反；（七）子產之諫范宣；（八）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九）又子服敬叔進書于滕君；（十）固知行人絜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十一）漢來筆札，辭氣紛紜；（十二）觀史遷之報任安；（十三）東方朔之難公孫；（十四）楊惲之酬會宗；（十五）子雲之答劉歆；（十六）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抒軸乎尺素；（十七）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十八）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十九）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二十）趙至敘元（作贈王）性凝（作離）改（作迺）少年之激切也。（二十一）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疏得宜；（二十二）斯又（作御）尙（作皆）書體，本在盡言；（二十三）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御覽作滌蕩）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二十四）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二十五）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二十六）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二十七）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二十八）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二十九）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

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三十）劉廣謝恩喻切以至（三十一）陸機自理，情周而巧；（三十二）賤之爲善者也。原賤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辭；蓋賤記之分也。（三十三）

（一）書益稷篇：帝曰「：：：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

（二）黃先生曰：案箸之竹帛謂之書。故說文曰，「箸也。」部聿傳其言語謂之書；故說文曰：「如也。」是則古代之文，皆稱之曰書。故外史稱三皇五帝之書；又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又小行人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獨欲與同犯順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據此諸文，知古代凡箸簡策者，皆書之類。又記者，疏也。說文言部文正，記也。說文言部知記之名，亦緣有文字箸之竹帛，不限文章之原者，紀氏乃欲刪其繁文，是則有意狹小文辭之封域，烏足與知舍人之妙誼哉！

（三）語見楊子法言問神篇李軌注曰：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又曰：察言觀書，斷可識也。

（四）古者使受辭命而行，簡牘繁累，故用書者少。其見于傳與人書最先者，實惟鄭子家。

（五）此用服義也。左傳文十三年。正義曰：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若杜注，則云策馬，檛臨別

授之馬檛，蓋示己所策以示情。正義曰：「杜不然者，壽餘請訖，士會即行，不暇書策爲辭；事既密，不宜以簡贖人。傳稱以書相與，皆云與書，此獨不宜，云贈之以策，知是馬檛。解作鞭策，正是杜義而紀氏乃云：杜氏誤解爲書策，毋亦勞於攻杜，而逸於檢書乎！

（六）見左傳文十七年

（七）見左傳成七年

（八）見左傳襄二十四年

（九）觀此，益知書所以代言語矣。

（十）禮記檀弓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注曰：進書，奉君弔書。

（十一）今可見者：若樂毅報燕惠王書；魯連遺燕將書；荀卿與春申君書；李斯諫逐客書；張儀與楚相書；皆是也。

（十二）札與牘同，東方朔上書用三千牘，是漢時用素時少，用木時多。又後稱尺牘，漢稱短書；古詩「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是也。

（十三）見漢書司馬遷傳及文選。

（十四）李詳云：御覽四百六引東方朔與公孫宏書：「蓋聞爵祿不相貫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

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玩其辭氣，似與公孫宏不協，疑即此書矣。

(去)見漢書楊惲傳及文選。

(土)歆書及子雲答書，並見方言卷首，茲錄於左：

劉子駿與楊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宏案當作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卽其夕竟歸。歆書日歲八月巡路寀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

蓄積善布施也。蓋藺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窮誠以隆，秩之時收藏不殆，當爲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頤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楊子雲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覩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日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于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舍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閣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過少而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槩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師銘玉佩（當爲王爾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文選甘泉賦注意外字）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緜，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室；如是後一

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齊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竦祖倣也）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曰：「鼠垤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弃之于道矣。」而雄般（當爲服）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同惠）而君與雄獨何譖隘，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當爲夫）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寀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齊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盟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案：子雲所以不與歆書者，以其書未成，且又無複本，子駿索之甚急，不得不以死自誓也。古人自惜其學術如此。

（七）李詳云：語本文賦。

（八）全後漢文四十五載其與葛元甫龔書佚文，餘無所考。

（九）元瑜文舉休璉文選並載其書牘。

（二十）見文選。

（二一）見文選。

（二二）陳遵彌衡書辭並無考，漢書陳遵傳（游俠傳）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後漢禰衡傳：衡爲黃祖作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

（二三）此數語，與書之爲體主言者也，相應，條暢任氣，優柔懌懷書之妙，讀之矣。陳伯之書，徐孝穆在北與楊僕射求還書，皆其選也。自晉而降，邱遲與

（二四）黃注引世說：「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酬群心。』」

（二五）黃注曰：如樂毅報燕王，燕王謝樂毅其上下無別，同稱書也。

（二六）見漢書張敞傳。

（二七）李詳云：案：箋之與記，隨事立名，義非有別。觀文選所載，阮嗣宗奏記詣蔣公誠爲公府所施；而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箋則亦公府也。故知漢來二體，非甚分晰矣。

(三六)今無所考，公府蓋謂梁冀。冀實嘗爲大將軍，冀司馬也。後漢書本傳云所箸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是子眞之文有記。

(三七)無考，但本傳叙其所著有牋。

(三八)李詳云：「魏志邢顒傳載楨諫曹植書。又王粲傳注引典略植答魏文帝書，此皆彥和所言麗而規益者。典論論文，但以琳瑀書記爲篤，而云公幹壯而不密，是不重楨之爲父，故言弗論。注未悉案全後漢文六十五尚輯有楨與曹植書二首，茲並錄于左。

與曹植書

明使君始垂愛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

諫曹植書

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貚御覽作貚貂

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典略曰：文帝常賜楨廊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云：云云案公幹之文正與子桓之言相酬酢，故補錄典略之文于此。

（三）見魏志劉廙傳文如左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于寒灰之上，生華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案劉廙文，魏志目之爲疏。

（三）黃注以謝平原內史表當之，案表文有云：「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蹄，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是士衡本先有自理之文，檢全晉文九十七載有與吳王表佚文二條則眞自理之詞也。文如左：

臣以駑才，叨竊榮職，在中書，詔命所出，臣本以筆札見知。

禪文本草，見在中書，一字一蹟，自可分別。

第一條　文

（三）謂敬而不懾，與謝表所舉崎嶇自列之辭相應。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一）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式；（二）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三）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四）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五）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六）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七）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八）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更所簿，（九）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十）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十一）故以爲術：淮南萬畢，（十二）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十三）伺候乃見，精（登疑）作觀書雲，（十四）故曰占也。式者，（脫元則也。）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十五）五音以正：（元本下多音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正三字）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一作令）如流水，（十六）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元作謝改）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十七）漢世金竹：（十八）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十九）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賈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

書（二十）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善奴則券之楷也。（二十一）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由一作審，應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元作朱改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二十二）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二十三）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繩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知葉在枝，温舒截滯，（二十四）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二十五）籤者，纖一作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一作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論，並有行狀，（二十六）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二十七）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爽故弔亦稱諺。（二十八）廣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嬰滴汪本作漏儲中」（二十九）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三十）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數疑作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三十二）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三十三）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二十四）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一）黃注曰：譜：漢藝文志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劉訏傳王僧孺撰，譜訪訐血脈所因；訐云：「恒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籍：蕭何世家：高祖入關，何獨先走丞相府，收圖籍；以是具知天下戶口阨塞。」簿：藝文志雜家有解子簿書。漢食貨志「多張空簿」注：簿，計簿也。錄：周禮職幣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定其錄籍。

（二）方：漢藝文志經方十一家。經方者，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術：漢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占：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式：周禮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注：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釋曰：據式法而言。漢藝文志陰陽門式法二十卷；陰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漢藝文志數門式法二十卷；陰陽門雜占十八卷；陰陽門五行三十卷；陰陽門風角十卷；陰陽門金鬲木況十五卷；陰陽門泰一雜子星十二卷；陰陽門客星雜災異十九卷；陰陽門妖祥雜變星二十卷；陰陽門請雨止雨十卷；陰陽門禁書二十卷；陰陽門風雨雜占四十卷；陰陽門日月雜占二十卷；陰陽門日書二十四卷；陰陽門歲星行事占二十卷；陰陽門二十八宿雜占二十卷；陰陽門宅六卷；陰陽門墓法六卷；陰陽門相人二十四卷；陰陽門相寶劍刀二十卷；陰陽門相六畜三十六卷；陰陽門相貴賤骨法三十卷；陰陽門相人面目形法二十卷；陰陽門相手板六卷；陰陽門相貝十卷；陰陽門雜相人二十卷；陰陽門嬰兒雜相法二十卷；陰陽門變怪二十卷；陰陽門執不祥劍戟射魅二十卷；陰陽門請禱祠官二十卷；陰陽門祿命二十三卷；陰陽門雜祿命二十卷；陰陽門吏祿二十卷；陰陽門福德二十卷；陰陽門福德雜變二十卷；陰陽門福德雜禁二十卷；陰陽門福德雜祝二十卷；陰陽門雜福德二十卷；陰陽門雜禁二十卷；陰陽門雜祝二十卷；陰陽門雜事十八卷；陰陽門請官二十卷；陰陽門百鬼眾物

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

（四）符：東觀漢記，郭丹初之長安，從宛人陳兆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曰：不乘使者車，不出關。契：周禮小宰之職，聽取予以書契。注：書契，謂出予受人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詞，皆曰契。卷：周禮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卷書決之。地官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五）剌：唐百官志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剌，三曰移。牒：左傳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正義簡，牒也；牒札也。

（六）黃注曰：狀楊引傳引毋終，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里三百人上狀稱美。辭：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黃先生曰：案陸機文有自列之言，又任彥升奏彈劉整云：輒攝整亡父舊使到臺辨問列稱云云。沈休文奏彈王源云：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云。是列與辭同，卽今世讞獄之供招也。

（七）鄭玄傳：玄所著毛詩譜。注：玄於詩禮論語，爲之作序；此譜亦序之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之次謂之爲譜。

（八）黃注曰：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

（九）黃注曰：史記酷吏傳：天子以湯懷詐面欺，使八輩簿責湯。注：謂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惑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十）黃注曰：班彪傳左邱明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

馬總意林傳子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

（十一）黃注曰：鄭玄傳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三統歷劉歆所撰；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十二）龜策傳「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注：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曰傳曰。淮南有畢萬術一券。

（十三）黃注曰：晉天文志：自下而上曰飛。案：伏者，匿不見也。

（十四）黃注曰：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十五）黃注曰：漢律歷志：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

（十六）黃注曰：管子，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

（十七）黃注曰：周禮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注：符瑞信也。五帝本紀修五禮五玉。注：即五瑞也。

（十八）黃注曰：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九)黃注曰：案南朝稱被臺符，被尚書符；其時已用紙，今則稱爲票。

(二十)黃注曰：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判半分而合者。

(二十一)黃先生曰，即僮約，見全漢文四十二，古文苑有章樵注，訛字亦衆，今校定如左。文爲俳諧之作，非當時果有此約契也。

王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家，顚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曰：「諾！」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即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神爵元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句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掃滌，爲韵居當穿臼縛篝；斗淺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埠地；句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跇其轅；孟子曰：妻辟纑汲水絡：句佐酣釀，織履作粗：黏同箕坐大呶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蹴纑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與魚部字爲均今吳音猶然矣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逐鴈鳥持猶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餧食飲讀爲馬牛；鼓四起坐；句夜半益芻；

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檓；謂取檓皮也
封；日中早慧鷄鳴起春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酺；酺爲滫韵
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魚鼈烹茶盡具；據此知漢時已飲茶
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句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
孟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句主爲府椽求
小市，歸都擔菜轉出旁蹉辇犬販鵝；
用錢；推訪墾訪當爲紡之訛販檓索墾爲索均綿亭買席；往來都洛；洛當爲落謂村落也當爲婦女求脂澤販于
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臥罵爲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
薄；愚；方州牛爲韵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殘，句當作俎几木屐及犬蹏盤；句焚薪作灰；曙石
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句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穭；
即櫟字也窖南南安；拾栗采橘；持車載輳；穫爲韵芋輳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
簿；當薄作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
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帳門枉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讀環爲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敖
游；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
不得有奸；私句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索席不白客百爲韵

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句，爲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索搏落尺陌額惡爲韵

(三三)韓子徐渠問田鳩曰：「陽城義渠，名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

「田鳩曰：『此無他，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

(三四)黃注曰：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三五)黃注曰：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三六)黃注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三七)黃注曰：鐵之名蓋起于魏，魏文帝爲諸王置典籤，猶中朝之有尚書爾。

(三八)黃注曰：文章緣起；行狀，漢丞相倉曹傅胡幹作楊元伯行狀。

(三九)黃注曰：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四〇)黃注曰：案弔唁之唁，與諺語之諺異字。說文唁，弔生也；諺，傳言也；音近相假，彥和乃合爲一矣。

(四一)黃注曰：賈誼新書：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黃先生曰：滿當依汪本作漏，儲令賈子作貯。作儲者，當爲褚本字當爲緻，說文曰糈

也，所以盛米也。糈載米辭也。糈陟倫切莊子曰：褚小不可以懷大，即此辭字。「囊漏辭申」者，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三）黃注曰：何進傳袁紹等欲召外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陳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曰：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三）黃先生曰：掌珠不見潘文。傅玄短歌行昔君視我掌中球蓋當世常諺矣

（三）黃先生曰：觀此言，故知文質無常，視其體所宜耳。潘黃門集楊仲武誄序：「予之姑，予之伉儷。」

（三）黃注曰：淮南子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在於沙邱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伯樂曰：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馬至而果千里之馬也。

（三）上句謂宜文者，下句謂宜質者。

文心雕龍下篇提要

第一組　總術

總術篇云：「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又云：「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又云：「若乃義味膠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附會篇云：「夫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膠躍，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謹據此義，知神思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篇以下至物色篇時序篇不在內　皆文術也。故首列總術，而下析情志事義辭采宮商爲類。

第二組　情志

神思篇云：「是以陶鈞文思，貫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以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又云：「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詳繹文義，知修養神思，首貴虛靜；次在積學；三在衛氣。養氣篇云：「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案此，即衛氣之術也。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案此，即「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之義也。有此二篇，而後神思篇之義足。神思之表見者爲體性。故體性篇云：「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

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神思之下列體性篇蓋本此義。風骨篇云：「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案此係補成體性篇「才有天資，學慎初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之義，故宜並列。通變篇云：「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又云：「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據此知體性靜，通變動；則無窮，無窮則久；此造文之妙術也。故通變之篇宜列體性之下。定勢篇云：「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此篇輔成通變之義，故宜與之並列。

第三組　事義

鎔裁篇云：「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又云：「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又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觀此諸語，知籠括情理，矯揉文采，宜酌事會義之要術也。附會篇云：「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案此係輔成鎔裁篇「首尾圓合，條貫統序」之義，故宜並列。

第四組　辭采

辭采可分兩類言之：一以章句爲主而麗辭練字輔之；此與鎔裁附會相表裏者也。一以情采爲主，而事類比興，夸飾指瑕輔之；此與神思體性相表裏者也。

章句篇云：「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

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蕚相銜，首尾一體。」據此故知章句與鎔裁，虛實爲用也。

句篇又云：「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麗辭篇云：「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案此篇申論章句之義，故宜並列。練字篇云：「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據此，故附於章句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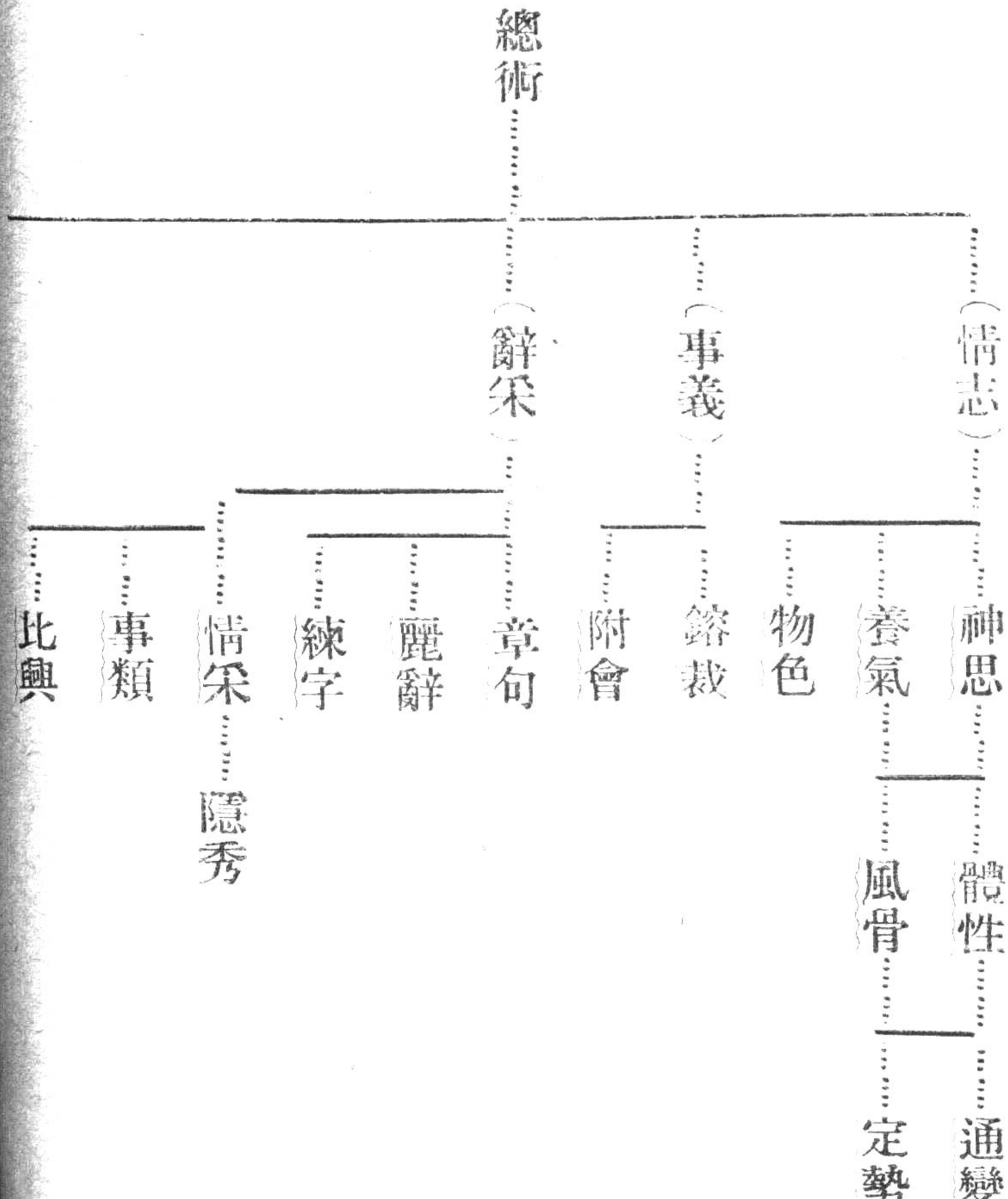
情采篇云：「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據此故知辭采與神思、體性，表裏爲用。事類篇云：「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比興篇云：「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圓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夸飾篇云：「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案此諸篇，皆補成情采之義，故宜並列。物色篇云：「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頗光；若能檃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案指瑕篇乃臨文戒懼之義，非爲指摘他人瑕累而作，故亦附於情采諸篇之列。隱秀篇云：「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英之麗，有秀有隱。」案隱秀乃情采之自然妙會，故列於情采之下。

第五組　宮商

文心雕龍　下篇　提要

聲律篇云：「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又云：「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據此知「宮商雖和，又有自然勉強之分；」紀曉嵐語　與沈約之論，不可并語矣。原道篇云。「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即宮商貴乎自然之義也。

右文共二十篇列表如下



第六組　雜篇……（宮商）……夸飾……指瑕……聲律

序志篇云：「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案此諸篇，非關文術，故假定雜篇之名，使自爲一組。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一）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二）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三）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作釋）辭。（四）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五）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一）莊子讓王篇：

此語，謂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案公子牟與原文本義無關。

（二）案彥和所稱思理之致，即心理學上「想像」及「聯想」（聯合作用）是也。想像者吾人所保存之記憶觀念，歷時久遠，則漸離析分而爲若干種之要素，吾人於此離析之要素中，能取甲觀念要素之一部分，使與乙觀念要素之一部分，互相聯合以造種種新觀念，此新造之

觀念或觀念之羣集，卽心理學上所謂想像也。故想像者分析既得之觀念，更綜合之以造新觀念之謂也；過去經驗之意識故不受時間空間之約束。例如追思某日某處所見之山水，此特記憶而已，若能離却過去經驗之關係，以結構一特別之山水。始足稱想像也。然想像之爲用，亦必以舊有觀念爲材料，非能與過去經驗絕無關係，故想像者能利用經驗以造新觀念者也。」聯合作用者，大抵指觀念之聯合而言。蓋精神之中，一觀念起時，此觀念往往以某種關係，牽引他觀念，使之隨入意識之中，是曰觀念之聯合。有目的加意思辨之時，則因精神作用中注意力甚強，具有能動之力以所欲達之目的爲中心，而選擇與之有關係之觀念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神思之論蓋立基於「想像」「聯想」之上，所謂「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皆所以形容精神作用之詞也。

（三）神者，精神作用也，物者觀念也。志氣盛則精神騰躍而不滯，觀念亦絡繹而至奇。神物交融，孳乳益甚。由甲觀念而聯及乙觀念，由舊觀念而發生新觀念，物無隱貌，此之謂矣。反之志氣衰弱，精神萎疲，則觀念何由而起，故曰「神有遯心也。」又觀念者由感覺作用而認識者也，心中既得一觀念，則必有名詞以命之；若無名詞，則觀念不能爲我用，故曰「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也。」

(四)然則如何而致樞機方通，物無隱貌之妙乎？彥和於此自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之說。蓋必心境虛靜，無卑汙瑣屑之雜念，橫來紛擾，專精聚神以觀天地之祕奧，社會之情狀，心如止水，又如明鏡，用能注意於常人之所不注意，發見常人之所不能見。古來大文學家，往往疾世傲俗，樂與鳥獸同羣，即因觀察異人之故。

抑聯想與想像必以舊觀念爲根株，此舊觀念何自來乎，則讀書尚矣，讀書猶不足以富才也，則酌理研閱尚矣。酌理研閱即心理學所謂分析及綜合作用，必經之程序。心中所積之觀念既富，又各與以適合之名詞，故其援筆造文，辭義競萌，於是執持規矩，考覈衆慮，取舍循律，意匠獨運，陸士衡所謂「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者此也。劉彥和云「此乃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蓋已明言積學酌理，必立於神思之先，若於此未嘗致功，而徒勞情苦慮，適足以塞其關鍵，神有遯心耳。

(五)陸士衡文賦妙解情理，心識文體，茲錄一節以與彥和之說相印證：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士衡以此節冠全篇，即彥和「此蓋馭文之首術，謀

篇之大端」之意也。

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一）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二）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三）揚雄輟翰而驚夢，（四）桓譚疾感於苦思，（五）王充氣竭於思慮，（六）張衡研京以十年，（七）左思練都以一紀，（八）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九）枚皐應詔而成賦，（十）子建援牘如口誦，（十一）仲宣舉筆似宿搆，（十二）阮瑀據案而制書，（十三）禰衡當食而草奏，（十四）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十五）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十六）

（一）言語學者，論言語與思想之關係曰「言語爲表彰思想者，果能毫髮無遺憾乎？則雖知言善思者，必又苦其不能也。思想上有精密之區別，言語且有不存者，雖分析語與綜合語，有別而言語不能完全表彰思想，而爲言語符號之文字，因形體音聲之有限，與文法慣習之拘牽，尤不能與言語相合而無間，故思想發爲言語，已經一

層障碍，由言語而著竹帛，又受一次朘剝，則文字與思想之間，固有不可免之差殊存矣。陸士衡曰「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彥和亦曰「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由此觀之，孔子辭達之訓，誠難能而可貴矣。

(二)紀曉嵐云「意在遊心虛靜，則腠理自解，興象自生，所謂自然之文也。而無務苦慮不必勞情等字，反似教人不必冥搜力索，此結字未穩，詞不達意之處，讀者毋以詞害意。」案紀氏之言未諦，彥和固明明言積學以儲寶……爲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蓋謂誠能秉心養術，則思慮不至有困，誠能含章司契，則情志無用徒勞。且彥和論文，力崇自然，果能儲寶富才於前，自無待冥搜窮索於後。瞻子所謂「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謂之重傷」，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是再傷也，可以證彥和此文之用意。

(三)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成。」案西京雜記此文可與彥和「思理爲妙，神與物遊」諸語相印證。

衡「精驚八極，心遊萬仞」諸語相印證。

(四)桓譚新論祛蔽篇「余少時見陽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

(五)新論祛蔽篇「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用思精苦，

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瘉悸。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六）後漢書王充傳「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七）後漢書張衡傳「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八）文選李善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寫之。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案張衡左思二文之遲，非盡由思力之緩，蓋叙述都邑，理資實事，故太冲嘗從蜀士問其方俗山川，是則其緩亦半由儲學所致也。

（九）孫詒讓曰，高誘淮南子序云，「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卽彥和所本也。漢書本傳云，「武帝使爲離騷傳；」（班固楚辭序同說。）王逸楚辭序又云，「作離騷經章句；」並與淮南序不同，傳及章句非崇朝所能成，疑高說得之。

（十）漢書枚皐傳「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

(十一)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不須少留思慮。」又魏志陳思王傳「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詣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

(十二)魏志王粲傳「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十三)魏志裴注引典略曰「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瑀辭」

(十四)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衡傳又曰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案草奏一事，當食作賦又一事，彥和云「當食草奏」殆當作筆字之橫。

(十五)黃先生曰：此言文有遲速關乎體性，然亦舉其大概而已。世固有爲文常速，忽窘於數行，爲文每遲，偶利於一首。此由機有通滯，亦緣能有短長。機滯者驟難求通，能長者早有所豫，是

故遲速之狀非可一理齊也。

（六）案古今文士之成名，半由於天才，半由於學力，以遲速爲言，是猶跛鼈不積跬步，而妄冀千里也，故彥和決絕其辭曰「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一）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二）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三）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汪作勝　聞作刻　鏤作聲）

（一）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劉勰按之而逾深，播芳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雖萬塗競萌，而玄解有宰，馭繁不紛，陸士衡文賦云「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藻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倘佯，當淺深而不讓。」案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一之謂也。博之謂也。

（二）黃先生曰，此言文貴修飾潤色，拙辭孕巧義，修飾則巧義章庸事萌新意，潤色則新意出。凡言文不加點文如宿構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練術既熟，斯疵漸除，非生而能然者也。

（三）呂氏春秋本味篇「湯得伊尹祓之於廟，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勿能喻。」高誘注云，鼎中品味分齊纖微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諭說。莊子天道篇「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甘緩也疾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紀曉嵐云「補出刊改乃工一層，及思入希夷，妙絕蹊徑，非筆墨所能摹寫一層，神思之理，乃括盡無餘。

案自神思至總術，及物色篇，析論爲文之術，時序及才略以下三篇，綜論循省前文之方，比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一）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二）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三）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四）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

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六）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七）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八）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九）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十）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十一）新奇者：�existing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十二）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一）體者，文章之形狀也；性者，各人之精神作用也。才由天定，理待人爲；才與理人各不同，故言文形於外亦各殊異；易稱：「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其失守者其辭屈。」言爲心聲，誠有不可隱蔽者存矣。紀氏謂：由文辭得其情性，雖並世猶難之，況異代乎？又曰：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與文絕不類者，況又不知其幾耶？案：紀說之誤，在并性情行事爲一事，不知性情行爲固有密切之關係，然亦往往有因外界之牽引，而行事與性情背馳者。論其行事固非，剖其性情本質未當不美；古來利祿之士，形寄魏闕之下，口馳林泉之間，淺見者譏爲僞託高尚，欺世取寵；豈知彼之奔走勢利，由於嗜慾之驅迫，塵垢之下，固尚有其清瑩之心鏡存。潘安仁云：「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又云：「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此卽安仁雖言之不事；亦卽紀氏所譏人文不類諸公之心事也。要之，彥和所論前世文士情性，皆推考其性情本質而言，固

不必拘執於行事之若何也。

(二)才氣固由天資，然亦可助以人爲，學與習是也。此其故可據心理學說明之：與觀念之關係曰知覺與觀念二語，在心理學視之，實無根本上之區別；而普通用語，分之爲二：凡複合作用之原素，起於感觀之受刺戟者，曰知覺：複合作用之則爲花之知覺：閉目而思，所見之花，則爲花之觀念。例如有花於此，張目見之，之受刺戟者，曰知覺：複合作用之原素起於大腦中樞，有異，故知覺與觀念在心理學視之，名異而實同者也。據此知知覺即聯想與想像之原素。聯想與想像又即文章之基礎。故求文章之善：宜求知覺之善。考知覺何自成乎？心理學之言曰：知覺者：感覺之複合作用也。蓋單一之感覺，實際上絕不能存在外界之刺戟雖純一，其所引起之感覺亦往往複而不純：而況純一少乎。吾人日常所見所聞之事物，非成自一聲或一色實成自聲色諸相之集合。山寺古鐘，聽官聞其聲；觸官覺其剛；視官觀其形，且見其色；由茲數官所得之聲色形質，彙集於吾腦，吾乃始知有鐘焉。故知覺必彙集數種感覺而後起；必待數種大腦作用而後成；雖然知覺作用之中，有統一之性，故當人之知覺一事物也，不自覺其爲若干種；爲一體之事物，知覺作用中又有類化之性，故方其知也，不徒映寫外物之形相而已，且能

以過去類似之經驗，解釋新知之事實而認知。之據此知感覺爲知覺之原素，欲觀念之美善，必先美善其所感覺者；此學與習所以能助成才氣也。「陶染所凝」，即感覺集合而成知覺之意；「情性所鑠」，即觀念錯綜而輔才氣之意，然則愼所學習，誠爲文之先圖矣。

（三）李詳云：揚雄甘泉賦「於是大廈雲譎波詭。」孟康曰：「言廈屋變巧，乃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然此處序列未嘗依其次第，故知塗轍雖異，樞機實同，略舉封域，本無軒輊也。

（四）彥和云：「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黃先生曰：「風趣即氣，或稱風氣；或稱風辭或稱意氣；皆同一義。氣有清濁，亦有剛柔，誠不可力強而致。爲文者，欲練其氣，亦惟於用意裁篇致力而已。」風骨篇云：「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又云：「思不環周索莫乏氣無風之驗。」可知情顯爲風深之符；思周乃氣足之證；彼舍情思而空言文氣者，盪盪如係風箱景，焉可得哉。養氣篇說乃養神氣以助思理與此氣殊

體式全由研閱而得，故云：「鮮有反其習。」

（五）黃先生曰：八體之成，兼因性習；不可指若者屬辭理，若者屬風趣也。又彥和之意，八體並陳，文狀不同，而皆能成體；了無輕重之見存於其間。下文云：「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然此處序列未嘗依其次第，故知塗轍雖異，樞機實同，略舉封域，本無軒輊也。

（六）義歸正直，辭取雅馴，皆入此類；若班固幽通賦劉歆讓太常博士之流是也；

（七）理致淵深，辭采微妙，皆入此類；若賈誼服賦，李康運命論之流是也。

（八）斷義務明，練辭務簡，皆入此類；若陸機文賦，范曄後漢書諸論之流是也。

（九）語貴丁寧，義求周浹。皆入此類；若諸葛亮出師表，曹冏六代論之流是也。

（十）辭采紛紜，意義稠複，皆入此類；若枚乘七發，劉峻辨命論之流是也。

（十一）陳義俊偉，措辭雄瓌，皆入此類；若楊雄河東賦，班固典引之流是也。

（十二）詞必研新，意必矜煥，皆入此類；若潘岳射雉賦，顏延之曲水詩序之流是也。

（十三）辭須精秀，意取優柔，皆入此類；若江淹恨賦，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流是也。

若夫八體屢遷，（一）功以學成；（二）才力居中，肇自血氣；（三）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三）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四）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五）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六）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七）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八）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九）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十）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十一）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十二）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十三）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十四）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二）「八體屢遷」者，謂人之爲文，雖拘一體；不能爲繁褥。下文云：「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此則探本之談，通變

之術；異夫膠柱刻舟者矣。

（二）黃先生曰：此句以下，至才氣之大略句，皆言學習之功，雖可自致；而情性所定亦有大齊，故廣舉前世文人以爲證。

（三）史記屈賈列傳：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此俊發之徵。

十餘員

（四）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稽康高士傳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消愚，蔑此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此傲誕之徵。

（五）漢書揚雄傳：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此沈寂之徵。

（六）漢書劉向傳：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於世俗。此簡易之徵。

（七）後漢書班固傳：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此雅懿之徵。

（八）後漢書張衡傳：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此淹通之徵。

（九）魏志王粲傳：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布不信，以帀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

道其疆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官輿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此又躁之徵矣。

（十）魏志王粲傳注引先賢行狀曰：「輕官忽錄，不躭世榮。」又引典略載禎平視太子夫人甄氏事，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曰：「禎卓犖偏人，此氣偏之徵。

（十一）魏志王粲傳：籍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此倜儻之徵。

（十二）魏志王粲傳：廣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注引康別傳曰：孫登爲康曰：「君性烈而才儁。」此俊俠之徵。

（十三）晉書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構愍懷文，岳之辭也。此輕敏之徵。

（十四）晉書陸機傳：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此矜重之徵。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一）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絰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討葉思轉，自圓入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身；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一作疑）眞，（二）功沿漸靡。

（一）案此節言才有天資，非可力強；而爲學則在人功。雖才性有褊，可用學習以相補救。如令所習紕繆，亦足以賊其天性，縱姿淑而無成。貴在省其所短，因其所長，加以陶染之功，庶成器服之美。若習與性乖，則勤苦而罕效；性爲習誤，則廢棄而鮮成；性習相資，不宜或異；求其無弊，惟有專練雅文。神而明之者，固能曲盡變通，謹守典刑者，亦可不愆矩矱；此固定習之正術，性雖異而可共宗者也。

（二）凝一作疑。紀曉嵐曰：疑字是。莊子乃疑於神，正作疑字。後人或作凝，或作擬，皆不可妄改。黃先生曰：作疑者是。疑讀爲比儗，非疑似之疑也。贊末二句，申言以習補性之旨也。案：凝字似不誤，上文云「陶染所凝」，此云「習亦凝眞」，眞者，才氣之謂；言陶染學習之功，亦可凝積而補成才氣也。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作一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一）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二）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楊改元作課乏氣，

則無風之驗也。

（一）案風卽文意，骨卽文辭也。黃先生曰「細誦斯篇之辭，其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者」，明風緣情顯，辭緣骨立也。其曰「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者，明言外無骨，結言之端直者，卽文骨也；意外無風，意氣之駿爽者，卽文風也。其曰「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者，卽謂辭精義肥，辭無骨之徵，思不環周，無氣之徵，則文骨成，情顯則文風生也。其云「瘠義肥辭，無骨之徵，思不環周，無氣之徵」者，明治文貴有華辭，不尚實義者也。其曰「綴慮裁篇，務盈守氣」者，卽謂辭精氣以運思爲要，植文骨以修辭爲要也。其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者，明氣顯則氣具其中；骨不能獨章，辭章則骨在其中也。綜覽劉氏之論，風骨與意辭初非有二，然則察前文者，欲求其風骨，不能舍意與辭也。自爲文者，欲健其風骨，不能無注意於命意與修辭也。」

（二）「捶字堅而難移」者，高誘淮南子注曰「捶，鍛鍛擊也。」修辭之要，在使篇中無冗句，句無贅字，字在句中必有其用，非苟以足句也。句在篇中必有其用，非苟以充篇也。不滯」者，謂意氣充沛，條理明晰。陸士衡曰「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駢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

底滯，志往神留，瓦若枯木，豁若涸流。」案彥和所云「凝而不滯，謂辭義若暢，自有天然之美音，冷冷而至，不可轉移，「言泉流於脣齒，音冷冷而盈耳」，即此義也。惑者不務其本而惟宮商是調，失之遠矣。

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摹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一）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二）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劉楨云「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四）並重氣之性，殆不可勝」（三）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四）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翻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五）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一）潘文見文選，

（二）相如大人賦見漢書本傳。彥和舉此二篇，以贊其遷辭之美，以贊其命意之高。詳云：

「漢書傳敘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三）黃先生曰：「案文帝所稱氣，皆氣性之氣，此隨人而殊，不可力強者。惟爲文命意則可以學致。劉氏引此以見文因性氣發而爲意，往往與氣相符耳。黃氏謂氣是風骨之本，未爲大謬，蓋專以性氣立言也。紀氏駁之謂氣即風骨，風骨更無本末。今試演其辭曰：風骨即意與辭，氣即

風骨故氣卽意與辭斯不可通矣。」

魏文帝典論論文見文選。

（四）劉楨文已佚。

（五）紀曉嵐云「風骨乏采，是隨筆開合以盡意。」此評是也。

若夫鎔鑄一作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

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一）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因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二）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一）案「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數語乃研練風骨之要義，必如此而後意正辭雅，雖新非病。蓋博覽典籍，嘗知古人之心，循辭以觀志，得志而察辭，然後能翻獲新意，自造奇辭。若夫徒記陳言，不曉通變，則用力雖勤，適足以桎梏心靈，作古人之囚徒耳。

（二）此言命意選辭，好尚各異，惟有師古酌中，庶無疵咎。「能研諸慮，何遠之有」，指明風骨之即辭意，欲美其風骨者，惟有致力於修辭命意也。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一）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二）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三）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則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也至也。（四）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五）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縟於虞代；（六）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元作應許無念改一本作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權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濫。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氣衰也。（七）

（一）易繫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又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彥和以通變名篇，蓋本於此。正義曰「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蘇布帛而製衣裳，是神而變化，使民得宜也」，案事窮則變，自然之理，抱持腐朽，危敗

實多。方今世界大通，言語思想，視古益繁，舊有文學，實難應付，矣言語爲思想之聲，文字爲言語之符，六馬競馳而欲一轡馭之，其能免於傾蹶之禍乎？

（二）案體性篇云「八體雖殊，變通會適，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與此所云，「有常之體無方之數」互相發明。

（三）體卽指詩賦書記諸體，數卽指文辭氣力。詩賦不可以作論說，書記不可以作視盟，此必資於故實，而不可變者也。文辭氣力；氣謂語氣，力謂語氣之強弱疾徐，則必隨時代而遷移，故能歷世雖久而聲采常新，

（四）吳越春秋「越王欲謀代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

案彥和謂此歌本於黃世，未知何據，書缺有間，不可考矣。（詳黃注補正曰「黃生義府云；

「此未知詩理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必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嘽緩而不激揚，恐非歌旨。若晉人讀「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成二言四句，此實妙解文章之味。又古文凡八字用四韻者：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是

也。」案李引非是，斷竹歌雖僅八字，而寫事凡四：斷竹一事，續竹二事，飛土三事，逐肉四事，正如黃絹隱「絕」字，幼婦隱妙」字，上下文各不相關者類似。李引所舉老子韓非二例，尤適與此相反。蓋二例皆有因果關係，知足而後不辱，知止而後不殆；名正而後物定，名倚而後物徙。而此則二言自成一句者也，

（五）黃先生曰「上文黃歌斷竹，下文虞歌卿雲，夏歌雕牆。斷竹卿雲雕牆皆歌中字，此云在昔，獨無所徵。疑「在昔」當作「在蜡」，禮記載「伊耆氏蜡辭，見郊特牲，伊耆氏或云堯也，竊案「在蜡」亦非歌中字，與黃虞諸歌仍不合，或彥和時有此歌，今則亡矣！

（六）此僞古文五子之歌辭見弱詩篇，

（七）自斷竹之質，至商周之麗，所謂酌於新聲，通變無方也，考其根柢要皆序志述時，其揆則一。尤有一事須注意者，彥和於商周以前，不稱「後模前代」，而稱之曰其揆一也。明商周以前之文，皆本自然之趨向，以序志述時爲歸，至楚漢以下則謂之「矩式」「影寫」「顧慕」，失其自然矣。據此以觀，文之上者順乎自然；次者遠采古義，

「瞻望」而終之曰「競今疎古風末氣衰。」據此其揆一也。

若拘滯末流，必至訛淺，所謂游泳井底，難語大海者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

故練青濯絳，必歸藍；鴻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詮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放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頌文改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一）

（一）黃先生曰：彥和此言，非教人直錄古作，蓋謂古人之文，有能變者，有不能變者，有須因襲者，有不可因襲者，在人斟酌用之。大抵初學作文，於摹擬昔文，有二事當知：第一，當取古今相同之情事而試序之：譬如序山川寫物色，古今所同也，遠視黃山，氣成蔥翠，適當秋日，草盡萎黃，古作此言今亦無能異也。第二，當知古今情事，有相殊者，須斟酌而爲之，或古無而今有，則不宜強以古事傅會。施牀垂脚，必無危坐之儀，髡首戴幅，必無免冠之禮，此一事也。或古有而今無，亦不宜以今事比合。古上書曰死罪，而今但曰跪奏，古允奏稱制曰可，而今但曰知道了，今指清世而言，若改以就古，則於理甚乖，此二事也。必於古今同異之理，名實分合之原，旁及訓詁文律，悉能諳練，然後擬古無優孟之譏，自作無刻楮之誚，此制文之要術也。

上，貌同心異，模擬之下，卒之以擬古不類爲難之極。籍謂模擬自以脫化爲貴，次之則求其的當，雖使心貌俱異，固無譏也。若乃貌同心異，固不可謂之模擬，但能謂之紕繆。子玄所舉「殺大夫」「稱我」「書帝正」「稱何以書」數條，要皆先於書文，未嘗細覈，率爾放效，固宜其被誚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一）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譽，光元曹改作毛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二）若乃齪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可疑作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跲一作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一）覽必博閱，必精，然後能識取舍之義，應隨時之變，若不博不精，而好變古，必有陷滯之憂矣。

（二）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瞰宛虹之長鬐。」李善注曰「鬐脊也，」又引如淳漢書注曰「宛虹也，」

思玄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李善曰「長離朱鳥也。」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一）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

元作文王性，凝按本贊改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王元改作驗命篇者，辨約者，率乖繁縟。警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

（一）案體性篇曰「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即此所云「本篇以定勢爲名，意謂文章遣詞宅句之方無定，而實有定，貴乎循體成勢，隨變立功，一以悅澤爲歸，悅澤者潤澤也。所謂得體，所謂妥帖，即潤澤之義。彥和明言「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此而已。

紀曉嵐云「行乎其不得不行，轉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又云「自篇首至自然之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勢純任自然，要在銓別文體，隨勢各配，如作章表奏議，措辭勢必準乎典雅，賦頌歌詩，勢必儀乎清麗。循此則得體，背此則失正，故壯言慷慨，是以括囊雜體，功一作切從御覽改在銓別。宮商朱紫，（一）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一作雅頌從御覽改賦頌

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二）陳思亦云「世之作者，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五）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一）宮商謂聲律，紫朱謂藻采。聲采之用，都無定準，如章表奏議，無取宮商，史論序注，非必紫朱也。

（二）桓譚語今已無攷。

（三）陳思王語今已無攷。

（四）「文之體指實強弱」　黃先生曰此句有誤，細審彥和語，疑此句當作文之體指貴強弱。

弱字。

（五）陸士龍與兄平原書曰「往日論文，先詞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

文，實自欲得，今曰便欲宗其言。」黃先生曰：「尚勢今本作尚潔，蓋草書勢絜形近，初祇爲絜，又訛爲潔也。」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一）故文反正爲乏，元作支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顚倒文句，元作上，王改向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謝云作壽當陵。（二）

（一）上文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言文章措辭，勢有一定，若顚倒文句，穿鑿失正，此齊梁辭人好巧取新之病也。繹彥和之意，措辭貴在得體，貴在雅正。世之作者，每喜摭拾古籍艱晦之字，以自飾其淺陋，或棄中國通用之語，而多雜詭怪不適之文，皆背乎文勢者也。

（二）「襄陵」謝云「當作壽陵。」案謝改是。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一）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蕚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二）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三）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四）織辭魚網之上，（五）其爲彪炳，縟采名矣。

（一）案定勢篇論文章措辭，貴乎得體，此篇則論文辭以情性爲本，以得自然之美爲尚。質野固不可，而淫侈尤所切忌。下文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形。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一篇大義盡於此矣。黃先生曰：「舍人處齊梁之世，其時文體方趨於縟麗，以藻飾相高，文勝質瘠，是以不得無操正之術。此篇恉歸即在挽爾日之頹風，令循其本，故所譏獨在采溢於情，而於淺露樸陋之文，未遑多責。蓋糅曲木者，未有不過其直者也。雖然彥和之言文質之宜，亦甚明剴矣。首推文章之稱緣於采繢，次論文質相待，本於神理。上舉經子以證文之未嘗質文之不齊美，其重視文采如此，曷嘗有偏畸之論乎？然自宋氏以來，力變東晉玄虛沖淡之習，而振以文藻。其波流所蕩，下至陳隋，言既隱於榮華，則其弊復與淺露樸陋相等。舍人所譏重於此而輕於彼，抑有由也。綜覽南國之文，其文質相劑，情韵相兼者，蓋居

泰半，而蕪音濫體，足以召後來之謗議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繁者多徵事類，意在鋪張；浮者緣文生情，不關實義；晦者竄易故訓，文理迂回。此雖篤好文采者，不能爲諱，愛而知惡，理固宜爾也。或者因彥和之言，遂謂南國之文，大抵侈艷居多，宜從屏棄，而別求所謂古者，此亦失當之論。蓋侈艷誠不可宗，而文采則不宜去。清眞固可爲範，而樸陋則不足多。若引前修以自張，背文質之定律，目質野爲淳古，以獨造爲高奇，則又墮入偏見，未爲合中，方乃標樹風聲，傳詒來葉，借令彥和生於此際，所其譏當又在此而不在彼矣。故知文質之中，罕能不越：或失則過質，或失則過文。救質者不得不多其文，救文者不得不隆其質。豹狗有時而見棄，洴澼有時而利師。善學者高下在心，進退可法，何必以井蛙夏蟲自處，而腾誚於冰海也哉！若夫言與志反，劉氏所呵，察此過愆，非昔文所獨具！夫大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經幾務，而虛述人外。此之譎詐，誠可笑嗤，持校後賢，豈無其比，博奕飲酒而高言性道，服食鍊藥而呵罵浮屠，乞丐權門，而誇張介操，不窺章句，而傳會六經。從政無聞，而空言經濟，行才中人，而力肩道統。此雖其文過於顏謝，庾徐百倍，猶謂之采浮華而棄忠信也，焉得謂文勝之世，士有夸言，質勝之時，人皆篤論哉！蓋聞修辭立誠，大易之明訓，無文不遠，古志之嘉謨，稱情立言，因理摛藻，亦庶幾彬彬君子，孰謂中庸不可能哉！

（二一）論語顏淵篇「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三)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以譏之。華元使驂乘者答之曰「牛則有皮，皮丹漆若何？」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又復歌之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四)鳥跡謂文字。

(五)黃注引東觀漢記黃門令蔡倫典作上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一)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二)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三)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四)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五)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六)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淫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七)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八)

(一)此云立文之道有三，係兼廣狹二義之文而言。原道篇曰：「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又曰：「至於林籟結響，調若竽瑟。」前者即此所云形文，後者即此所云聲文，原道篇之人文，即此所云情文也。

(二)孝經喪親章「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注曰：「不爲文飾也。」

(三)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四)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成玄英注曰「宏辯如流，雕飾萬物，終不自立。」

(五)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

(六)紀曉嵐云「李當作孝；孝老猶云老易。」

(七)謂有質之文，必非離乎性情，而含實之華，殊不同乎淫侈。此在作者，愼清濁之分，嚴邪正之辨，則文質彬彬，得其所矣。

(八)此數語最精要，是本篇宗旨，亦是全書宗旨，學者文質之爭，紛然無所折衷，得此可以解紛。

(一)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譁聲釣世，爲此文而造辭，文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

(二)詩人什篇，爲情而造辭，文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也。

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翻其反矣。

(三)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

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注本作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四）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五）夫能設謨（謝云當作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紫紅，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六）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一）漢書禮樂志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食貨志下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案此皆言性情爲文辭之本，根蓋苟有其情，則耕夫織婦之辭，亦可觀可興。漢之樂府，後世之謠諺，皆里閭小子之作，而情文眞切，有非翰墨之士所敢比擬者，試觀漢初古詩，武夫婦人，多能爲之，然擬古詩者，如陸機之流，果足與抗顏行論短長乎！彥和「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寥寥數語，古今文章變遷之迹，盛衰之故，盡於此矣。

（二）諸子指爲文造情之辭人。非有閉積之心，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徒騁靡麗之辭，此所以竭蹶而馳，終莫追古人之高文也。」疏曰「我

（三）劉歆作遂初賦，潘岳作秋興賦，石崇作思歸引，古來文人類此者甚衆，然不得謂其必無羣壤人外之思，蓋魚與熊掌本所同欲，不能得兼，勢必去一而反身綠水，固未忘情也。故塵俗之縛愈急，林泉之慕彌深。彥和所譏尚非伊人，若夫庸庸祿蠹，鄙成天性，亦復搖筆鼓舌，恣言遐往，斯則所謂「眞宰弗存，翦其反矣」者也。

（四）莊子齊物論篇「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成玄英曰「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

（五）詩衞風碩人「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正義曰「錦衣所以加褧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也。」是也。」

易賁卦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注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爲飾，而无患憂，得志者也。」

（六）毛詩傳曰「舜木槿也其華朝生暮落。」案繁采寡情味之必厭二語，最爲切要。後人好作文章，苦乏眞情，不得不以聲律藻采，眩感耳目，然以寫實自翊，而亦空無意義，其可厭正復與前者伯仲也。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

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一）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用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二）

「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此鎔裁二字之定義也。自神思至情采，篇泛論文章首尾圓合，條貫統序，此鎔之事也。此篇則總論作文之法，較爲具體，蓋作文之體勢情性，欲使學者，洞明其本原之所在。此篇則總論作文之法，較爲具體，蓋作文之綱領昭暢，文無滯機，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用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章之體勢情性，欲使學者，洞明其本原之所在。此篇則總論作文之法，較爲具體，蓋作文之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用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二）

（一）「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此鎔裁二字之定義也。自神思至情采，篇泛論文章之體勢情性，欲使學者，洞明其本原之所在。此篇則總論作文之法，較爲具體，蓋作文之綱領昭暢，文無滯機

誠莫要於三準之術，意定而後敷詞，體具而後取勢，文賦云「理扶質以立幹」，卽此所云設情位體也。質幹既立，然後收闕文，採遺韻，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衆詞俱湊，取捨由意，惟求其宜，蕪亂之患自免。再一篇之中必有居要之言，故文賦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卽此所云「撮辭擧要，歸餘於終」者也。以三準之術，經營篇章，則辭在繩外，雖美必斲，意有條貫，雖繁不亂，至於變通利用，則須學者自知之耳。

後世文人誤會三準之義，以爲文章格局，皆宜有定，譬如案譜着棋，依物寫貌，其流弊不在於蕪亂，而在於枯滯無生意。章實齋古文十弊篇有一節論文無定格，其論閎通，足與劉論相補苴。茲錄之如左：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柁樓輕矣，今此婺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援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

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畫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積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棊子，必不合矣。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窴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別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汪本作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意重，則蕪穢而非贍。

案上節論鎔，此節論裁。裁者剪截浮詞之謂。史通敘事篇論省句省字之法，至爲精覈，茲節錄之如左：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與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之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

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己下句，但云各以其類，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

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語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如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呼！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駿當作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一）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二）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云作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一）張駿字公庭，寔子。建興末封霸城侯，永和二年卒，彥和所引語今已無攷。

（二）陸士龍與兄平原書曰：「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否？」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常作效）器者也。（一）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二）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三）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四）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五）廉肉相準，皎然可分。（六）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二字脫楊云有字下諸本皆遺翕散二字謝云據下文當作雙疊二字）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八）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九）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

（一）詩大序疏云：「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角徵商羽之異；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案冲遠此論，與彥和有如合符矣。

（二）文章下當脫二字。「神明樞機」云云，謂言語之樞機，神明變化；文章之律呂，吐納高下；權惟在脣吻之調諧否也。

（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曰：「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

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與爲教。」案韓非之言，乃驗聲之術，彥和引用以爲聲音自然之準，意與韓子微異。

（四）案此二句有訛字，當云：「宮商響高，徵羽聲下，」周語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禮記月令鄭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案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詳見律歷志是宮商爲濁，徵羽爲清，角清濁中。彥和此文，爲誤無疑。

（五）此言聲所從發，非蒙上屬言。

（六）樂記云：「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注曰：「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正義曰：「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案據鄭注：廉肉屬樂器言，不屬人聲言。

（七）言聲樂不調，可以聞而得之。獨於文章聲律，往往不憭。

（八）此即沈約所云：「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也。飛謂清聲；沈謂濁聲。雙聲者，二字同紐；疊韻者，二字同韵。一句之內，如有兩同聲之字，或用二同韵之字，則讀時不便，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韵雜句而必睽」也。一句純用濁聲，或一句純用清音，則讀時亦不便，所謂「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也。「轆轤交往」二語，言聲勢不順。黃

注引詩評釋之，大謬。

（九）此與士衡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說同恉。究其治之之術，亦在以口耳治之而已；無他繆巧也。記室云：清濁通流，口吻調利，蓋亦有尋討之功焉，非得之自然也。

案自浮聲切響之說出，而文遂變爲四六；詩遂變爲律體；河海之跡，湮成細流，不可謂非休文作之俑也。彥和作聲律篇不同他篇之持論闓通，蓋欲取悅休文，不得不阿附其說；實則彥和本旨，必不若是拘拘也。此篇文頗難讀，前後釋義，蓋采黃先生之說爲多云。

爲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粲然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其言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雖紛紜而駁雜，亮曲引而不煩。」是韓卿以聲律之說，宜祖曹劉。案典論論文但云，「氣之清濁有體，非謂音律清濁。」陸論似不無差失。至公幹明體勢者今無可見，故但舉士衡之言爲首。細審其旨，蓋失機而後會，猶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洪泯而不鮮。」齊陸厥與沈約書云：「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

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傳情發於聲，成文爲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壹，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創獲也。其後范蔚宗自謂識宮商，別清濁，能適艱難，濟輕重，遂乃譏訶古今文人，謂其多不全了此處。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後爲論云：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其說勇于自崇，而皆忘士衡導其先路。所以來韓卿之議也。然聲律之論，實以永明爲極盛之時。南史陸厥傳云：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

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音韵，封演聞見記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蓋周沈諸人，同時洽聲韵。各有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戴震聲韻考曰，「顒無書。梁武帝不解四聲，以問周捨。捨即顒之子撰識。○議論各出，而約爲尤盛」

五字之中，輕重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夫王謝諸賢，身皆貴顯，佐以詞華，宜其致士流之景慕，爲文苑別闢術阡；即實論之，文固以音節諧適爲宜，至於襞積細微，務爲瑣屑，笑古人之未工，詫此秘爲獨得，則亦賢哲之過也。彥和生于齊世，適當王沈之時，又文心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觀南史舍人傳言：約既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知隱侯心賞，獨在此一篇矣。當時獨持己說，不隨波而靡者，惟有鍾記室一人，其詩品下篇詆訶王謝沈三子，皆平心之論；非由于報宿憾而爲之。商史（嶰）傳「嶰嘗求譽于約，約拒之。及約卒。嶰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云。○蓋追宿憾以此報之也。」今案記室之言，無傷直道。南史所言，非篤論也。若舉此一節而言，記室固優于舍人無算也。嗟夫：學貴隨時，人忌介立，舍人亦誠有不得已者乎？自梁以來，聲律之學愈爲精碎：至于唐世文則漸成四六；詩則別有近體；推原其朔，不能不歸其績於隱侯。此韓卿所云「質文時異，今古好殊，謂積重難反則可；謂理本宜然則不可也。」紀昀于文心它篇，往往無故而加攻難，其於此篇，則曰：「齊梁文格單靡，獨此學獨有千古。（兩獨字不詞）鍾記室以私憾排之，未爲公論也。」夫言聲韵之學，在今日誠不能廢四聲；至于言文，又何

必爲此拘忌紀氏蓋以聲韵之學，與聲律之文，並爲一談，因以獻詄於劉氏。元遺山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砆，」紀氏之于文心，亦若此矣。詳文章本于言語，疾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斯已矣！「典樂」教胄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貴聲音之明諭。觀夫虞夏之籍，姬孔之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細，判然有殊，至于便籀誦，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于浮切，斷斷于宮徵，然後爲貴乎？至于古代詩歌，皆先成文章，而後被聲樂；諧適與否，斷以勾懷，亦非若後世之詞曲，必按譜以爲之也。自聲律之論興，拘者則留情於四聲八病；而矯之者，則務欲廢之，至於結屈蹇吃而後已，斯皆未爲中道。善乎鍾記室之言曰：「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爲足矣！」斯可謂曉音節之理，藥聲律之拘；莊子云：「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惟鍾君其足以與此哉。

是以聲畫妍蚩，（一）寄在吟詠；（二）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元作下商孫云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和改）氣力；（三）字句清和，聲相應謂之韵；韵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韵甚易；雖纖意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四）

（一）聲畫卽謂文。楊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二）下「吟咏」二字衍。

（三）一句之內，聲病悉祛，抑揚高下，合于脣吻，卽謂之和矣。

（四）案此謂能自然合節，與不能自然合節者之分；曹潘能自然合節者也；陸左不能自然合節者也；紀評未審。

又詩人綜韻，（一）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二）可謂衡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三）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汪本作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元作東葉循父改郭之吹竽耳！（四）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王本作忽哉？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五）割棄支離，（六）宮商難隱。

（一）此詩人封下楚辭而言，則指三百篇之詩人。

（二）案文賦云：「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彥和蓋引其言，以明士衡多楚，不以張公之言而變。「知楚」二字，乃涉上文楚字而訛。

（三）此言文中用韻，取其諧調；若雜以方音，反成詰詘。謹案今人作文，雜以古韻者，亦不可不知

此。

（四）黃先生曰：南郭之吹竽：「南」原作「東」，孫仲容云：新論齊名篇：「東郭吹竽，而不知音。」袁孝政注亦以齊宣王東郭處士事爲釋。是古書南郭，自有作東郭者；竽事，終與文義不相應。侃謹案彥和之意，正同新論。亦云：「不知音而能妄成音，」故與長風過籟連類而舉。章先生云：當作南郭之吹于耳，正與上文相連。莊子「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此本南郭子綦語。而彥和遂以爲南郭事。儷語之文，固多此類，後人不明吹于之義，逐誤加竹耳。侃謹案師說，亦得。但原文，實作東郭，自以孫說爲長。

（五）槿禮記作堇，釋文曰：菜也。

（六）言聲：既訖，宮商自正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天雲，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踪，久無嗣響；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以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上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殊，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讌，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明。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猶且美惡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

而繆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徐幹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鬱鬱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大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陸厥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踳駮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晤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於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姸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如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

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梁文二十八）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妍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文，或不工而韵，人歌唱此，重音韵之義也。與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韵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韵，人歌唱此，重音韵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繆。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轉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沈休文酷裁八病，令人苦之。所謂八病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是也。記室云：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蓋謂雖尋常歌謠，亦自然不犯之，可毋嚴設科禁也。茲隳括詩紀別集二所說，釋八病如次：

平頭第一字不宜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宜與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

一說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韵。如：「徐步「金」門日「暮」言「尋」上苑春」

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新製齊紈「素」時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大韵五言詩兩句中，除韵外，餘九字不得有字與韵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小韵五言兩句中，除韵外餘九字有自相同韵者。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旁紐雙聲同聲兩句雜用。如：「田夫知禮「寅」賓「延」上坐」

正紐一紐四聲，兩句雜用。如：「我本漢「家」子來「嫁」單于庭」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

（一）毛詩關雎疏曰：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偏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偏者也。

義窮而成體。」審此諸語之意，知章者積合若干句，完成一個意義，使之充分明憭者也。集若干章爲一篇。亦有一章即爲一篇者。總之，一義爲一章，一章猶言一段一節也。

彥和又曰：「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因字而生句」「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審此數語之意，知句者聯合若干字因語氣之關係自成一頓逗，即謂之一句。故彥和所謂句，實包「句」「子句」「仂語」三者而言。與今世言文法者所稱之句，其性質略異。

黃先生釋章句之名曰：

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施于聲音，則語有所稽，宜謂之、。施于篇籍，則文有所絕，宜謂之、。一言之邁，可以謂之、。數言聯貫，其辭已究，亦可以謂之、。段借爲讀，所謂句讀之讀也。目一言之停邁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變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其數言聯貫而辭已究者，古亦同用絕止之義而但作、。從聲以變則爲章，說文「樂竟爲一章，此以聲爲訓，用後起之義傳麗之也。句之語原于乙，說文「乙鈎識也，從反丿」是乙亦所以爲識別，與、同意。章先生說「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乙非甲乙之乙，乃鈎識之乙見。乙字見于傳記，惟

有此耳。」聲轉爲曲，曲古文作「𠂤」，正象句曲之形。凡書言文曲，荀子言曲折，禮記樂言曲度，傅毅舞賦皆言聲音于此稽止也。又轉爲句，說文曰：「句曲也」，句之名，秦漢以來衆儒爲訓詁者乃有之，此由諷誦經文，於此小遞，正用鉤識之義。舍人曰：「句者局也」，此亦以聲爲訓，用後起之義傳麗之也。詩疏曰：「古者謂句爲言，論語以「思無邪」爲一言。左傳「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以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案古稱一言，非必詞意完具，但令聲有所稽，即爲一言，然則稱言與稱句無別也。總之，「句」「讀」「章」「言」四名，其初但以目聲勢，從其終竟稱之，則爲句，爲曲，爲讀，爲言。降後乃以文義稱之，詞意完具爲一句，結連數句爲一章。或遞言之，則爲句；從其小有停；謂「句」「讀」二者之分，凡語意已完爲句；語意未完，語氣可停者爲讀。此說無徵于古，檢周禮宮正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譁。」又御史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玄以爲不辭，故改之。」案康成言「讀火絕之」，是則語意已完，乃稱爲讀，又云：「不辭」不辭者，文義不安之謂；若語勢小有停頓，文義未即不安，何以必須改破？故知讀亦句之異名，連言句讀者，乃複語而非有異義也。要之，語氣已完可稱爲句，亦可稱爲讀，前所引先鄭二文是矣。語氣未完，可稱爲讀，亦可稱爲句，凡韵文斷句多此類矣。文學者耳，非古義已然。取便

若乃篇章之分，一著篇册之實，一著聲音之節，以一篇所載多章，皆同一意，由是謂文義首

尾相應爲一篇，而後世或卽以章爲篇，則又違其本義。案詩三百篇有一篇但一章者，有一篇累十六章者，此則篇章不容相混也。其在他文籍，如易二篇不可謂之二章，孟子七篇不云：「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又云：「篇有小大，」蓋猶是本古誼以爲言，今謂集數字而顯一意者，謂之一句；集數意以顯一意者，謂之一章。一章已顯，則不待煩辭；一章未能盡意，則更累數章以顯之；其所顯者仍爲一意，無問其章數多寡，或傳一人，或論一理，或述一事，皆謂之一篇而已矣。

又辨漢師章句之體曰：

學記曰：「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曰：「離經，斷句絕也。」詳記文所述學制，鄭皆以周禮證說之，是則古之教者，謂周代也。其時考校，已以離析經理，斷絕章句爲最初要務，爾則章句之學，其來久矣。凡離析文理，必先辨字誼，故六書之學，課於保氏，而周公親勤爾雅之文。詩蒸民曰：「古訓是式；」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觀于古，」蓋未有不憭古訓而能離析經理者。故知經之有傳訓，凡以爲辨別章句設也。尋左氏載春秋時人引詩，往往標舉篇章次第，若楚莊王之述周頌，及稱巧言之卒章，楊之水卒章之四言者，卽知爾時離析章句，爲學者所習爲矣。子夏序詩，于東山篇分次四章之義，明文炳然。然則毛公故言所分章句，

皆子夏傳之也。章句本專施于詩，其後離析衆書文句者，亦有章句。書則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則有公羊穀梁章句。左氏尹更始章句。班固賈逵則作離騷經章句之始，蓋期于明析經理而止，經有異家，家有異師，訓說不同，則章句亦異。弟子傳師說者，或更增益其文，務令經義敷暢，至其末流，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而章句之文，於是滋多。秦延君增師法至百萬言，說堯典篇目兩字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此則破析經文，與章句之本義乖矣。桓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榮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復刪省成十二萬言，是則章句之文，可以損之又損，知其多者皆浮辭也。漢師傳經，亦有不用章句者，如賈氏傳經，但以大義；而申公傳詩，亦獨有訓故。然皆以詮明經義爲主，斯有章句之善，而無章句之煩，故足劭也。若其馳逐不反，以多爲貴，學者但記師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是以通人恥之。若揚子雲自傳稱「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班固傳亦稱「其不爲章句，但舉大義；」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知章句之末流爲人詬病甚矣。然未可因是而遂廢章句也。經傳章句存者，上有毛傳；次有趙岐之於孟子；王逸之於楚詞；其他東漢經師章句遺文，猶有可考見者，蓋皆雅暢簡易，不如西漢今文諸師之煩，固知章句亦自有可法者在也。詳章句之體，毛公最爲簡潔，其於經文，但舉訓故，又義旨已具序中，自非委曲隱約者，不更敷暢其詞。若邠卿

叔師則既作訓故，又重宣本文之義，視毛公已爲繁重矣。案郁卿孟子題詞言：「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此則一章之誼，已在章指之中，而又每句別加注解，斯可謂重出，然本取施於新學，故可宗也。趙氏章句，大抵複衍本文，有類後世講章，如孟子見梁惠王句下章句云，「孟子適梁，惠王禮請孟子見之，」此爲不解而能明者也。叔師之作楚詞章句，亦以明指趣爲急，故文有繁焉。如「朕皇考曰伯庸」句，既已逐字註解，又總釋之曰：「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漢師說經，於文義難知處，或加疏釋，其文亦不辭繁，觀服子慎左氏解誼，此亦不待煩言。

釋宣二年傳文一則，可見。宣二年傳『宋鄭戰於大棘，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見叔牂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杜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既合而來奔』，記者之詞。正義引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華元之辭；「對曰」爲羊斟之詞；「既合而來奔」，記者之詞。「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語，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辭。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即謂羊斟曰：「子見獲於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云：「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即羊斟，驅之耳。叔牂即羊斟，驅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牂詬之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詳此三說之殊，皆數言可了，必複引經文，增字而釋，此章句之體也。

要之章句之用，在使經文之章句由之顯明，是故丁將軍說易，訓故舉大義，亦稱小章句。故知順釋經文，使人因之以得文曲者，雖不名章句，猶之章句也。漢師句讀經文，今古文或殊，前後師或違異，必加辨說之辭。康成之注二禮，有

屢加改正舊讀者已；何邵公羊解詁序亦閔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故知家法有時而殊，離經彼此不異。降至後世，義疏之作，布在人間，考證之篇，充盈篋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今謂研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若其駢枝之辭，漫羨之說，則宜有所裁。

又論句讀有係於音節，與係於文義之異曰：

文章與語言本同一物，語言而以吟咏出之，則爲詩歌，凡人語言聲度，不得過長，過長則不便於喉吻，雖詞義未完，而詞氣不妨稍止，以驗之恒習，固有然矣。文以載言，故文中句讀，亦有時據詞氣之便，而爲節奏，不盡關於文義。至於詩歌則句度齊同，又本無甚長之句，顏延之譏摯虞文章流別以詩有九言爲非，以爲聲度闌緩，不協金石，斯可謂諳製句之原者也。世人或拘執文法，強作分析，以爲意具而後成句，意不具則爲讀，不悟詩之分句，但取聲氣可稽，不問義完與否，如關雎首章四句，以文法格之，但兩句耳。「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但當爲讀，蓋必合下句爲義始完也。今則傳家並稱爲句，故知詩之句，徒以聲氣分析之也。又如定之方中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七月篇「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自文法言皆一句也。而傳家仍分爲二，若三此又但以聲氣論也。其最長者，如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凡二十八字，使但誦爲一句，不幾令人脣吻告勞矣乎？詩歌既然，無韵之文亦爾。如書皐陶謨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自文法言，亦屬一句。然當帝舜出言之時，必不能聲氣蟬聯，中無間斷，故知自聲勢言，謂之數句可也。左傳載臧僖伯諫隱公之辭，有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又欒武子論楚事之辭，有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皆纍數十名而成一辭，當其發語之時，其稽止之節，固已數矣。要之，以聲氣爲句者，不憭文法必待意具而後成辭，則義恉或至離析；以文法爲句者，不憭聲氣但取協節，則謳言或至失調。或乃曰意完爲句，聲止爲讀，此又混文義聲氣爲一，祇以增其糾紛。今謂句讀二名，本無分別，稱句稱讀，隨意而施，以文意言，雖纍百名而爲一句，既不治之以口，斯無嫌於冗長，句中不更分讀可也。以聲氣言，字多則不便諷誦，隨其節奏以爲稽止，雖非句而稱句可也。學者目治之時，宜知文法之句讀；口治之時，宜知音節之句讀。

又約論古書文句異例曰：

恒文句讀，但能辨解字誼，悉其意指，即可得其義恉，言文法者於此又有所未暇也。幸顧王兪諸君有成書在，茲刪取其要，分爲五科；科有細目，與舊文以明之，皆擧審文句之事。若夫訂字誼，正訛文，雖有關於文句，然於成辭

之質無所增省，雖有條例，不關入於此云。

第一倒文：

（一）句中倒字

左傳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順言當云怒於室，色於市。

孟子盡心下篇：「若崩厥角稽首。」順言當云厥角稽首若崩。

（二）倒字叶韵

詩節南山篇「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順言當云無小人殆。

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順言當云飲食於野，將將銘莧磬以力。

（三）倒句

左傳閔公二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順言當云與其及也，猶有令名。

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當順言云問於聊曼父之母，蓋殯也，

（四）倒序

周禮大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次第言，祼在先，肆次之，獻又次之。

書立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一)蒙上省

書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不言治，蒙上荆岐既旅之文，

左傳定四年：「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奔不言楚人；食而從之，不言吳人；蒙上。

(二)因下省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三百者，三百日也。不言日因下省，

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不言者，因下省。

(三)語急省

左傳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不敢也。語急省。

公羊傳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如，不如也。語急省。

(四)因前文已具而省

易同人九三「同人先號，而後笑」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象意當說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以中直也。

○今但曰同人之先，省也。○易傳此例至多。○蒙上

(五)以疏略而省便，省壎篪以下也。○

詩板篇：「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無曰益，但承攜言，以文不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當云「沽酒不飲」疏略也。

左傳襄二年：「以索馬牛皆百匹」牽牛當稱頭，疏略也。

（六）反言省疑詞

書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言有命在天也。

老子七十七章：「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弗處，其不欲見賢？」言其不欲見賢乎？

（七）記一人之言省曰字

孟子滕文公篇：「從許子之道，至履大小同，則價相若」皆陳相之詞，上省曰字。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宮室也，四方莫不聞也！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自吾三臣者以下皆昭子之詞而省曰字。

第三複文：

（一）同義字複用

左傳襄三十一年繕完葺牆以待賓客繕完葺三字同義。二字複用，更不可悉數。

左傳昭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庸次比耦四字同義。

（二）複句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頤而不可亂也。」下頤字鄭虞王本同，今本作動。

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三）兩字義類相因，牽連用之而複

詩中複句極多，不能悉數。

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言養幼者，牽於老而言之。

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言造馬者，牽於車而言之。

（四）語詞疊用

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於正。」十一句中，三爾曷不字，四爾乃字。

詩大雅綿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四句疊用八迺字。

（五）語詞複用

書秦誓：「尚猶詢茲黃髮」言尚又言猶。

禮記檀弓篇：「人喜則斯陶」言則又言斯。

（六）一人之詞中加曰字

左傳哀十六年：乞曰「不可得也。曰，爲乞語，此記者加以更端。

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字陽虎自答，此自爲問答之詞。

第四變文：

（一）用字錯綜

春秋僖十六年：「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上言石五，下言六鷁，錯之耳。

論語：「迅雷風烈」即迅雷烈風。

（二）互文見義

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道遠矣。」鄭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

（三）連類並稱

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或用丁，或用已，

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哭夫爲杞梁妻事，華周妻乃連類言之也。

（四）兩語平列而實相聯

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

（五）兩語小殊而實一意

詩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求之。」傳曰「流，求也」。

禮記表記：「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數即長短大小。

（六）變文叶韵

易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處，止也。與雨，韵，故變言處。

詩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取其韵句。」案變父言天，亦取韵句耳。

（七）前文隱沒至後始顯

禮記曲禮篇：「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下言異姓，則上言同姓明矣。

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子顯以致命於秦穆公」上不言使人爲誰，至後始顯，

（八）舉此見彼

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

禮記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

國之下
互明之

（九）上下文語詞變換

書洪範：「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爰卽曰也。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焉卽之也。

（十）敘論並行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替孟明，乃記者之詞。

史記周本紀「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皇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又再拜稽首。中。再拜稽首敘其事，曰者史佚更讀祝文也。「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九字，夾敘于祝文之

（十一）錄語未竟

左傳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無文。

史記高紀：「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下無文。

第五足句：

（一）問語

書君奭：「迪惟前人光。」惟，間語。

左傳隱十一年：「天而既厭周德矣。」而，間語也。

（二）助語用虛字

詩車攻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不驚，不盈，盈也。驚也。」

書洪範：「皇建其有極。」有極，極也。

（三）以語齊句

詩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不字所以齊句。

無羊篇：「衆維魚矣，衆維旟矣。」惟字所以齊句。

右所甄舉，大氏取之古書疑義舉例中，其文與恒用者殊，特不憭其例，則於其義茫然，或因以生誤解。文法書雖工言排列組織之法，而於舊文有所不能施用，蓋俞君有言：「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言諒矣。茲爲講說計，竊取成篇，聊以證古書文句之異，若其詳則先師遺籍具在，不煩羅縷於此云。

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一）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

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元作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蕚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明元作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

（一）禮記樂記「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正義曰「綴謂舞者行位之辭，逆萌中篇位相連綴也，兆謂

位外之營兆也。

黃先生論安章之總術曰：

舍人此篇，當與鎔裁附會二篇合觀，又證以文賦所言，則於安章之術，灼然無疑矣。此篇云「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回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章句在篇，如繭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蕚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案此文所言，安章之法。要於句必比叙，義必關聯；句必比叙，則浮辭無所容，義必關聯，則雜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須成辭，集數字以成辭，字與字必相比叙也。集數句以成章，則句與句亦必相比叙也，字

與字比叙，而一句之義明，句與句比叙，而一章之義明。知安章之理，無殊乎造句，則章法無案亂之慮矣！文心云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删成二句。夫句可展爲章，章可删爲句，知章句之理本無二致矣。

章，每苦體，操末續顛，勢所不免。是故鎔裁篇說：安章要在定章，準則既定，奉以周旋，則首尾圓合，條貫統序，文行之後，與意合符。得得此則先定章法，後乃献替節文，亦安章之簡術也。凡篇章立意，雖有專主，而枝分條別，賴衆理以成文。操毫時既有牽綴之功，脱稿後，復有補苴之事。文不加點，自古所稀，易句改章，文士常習。是以舍人復有附會之篇，以明修潤之術。究其要義，亦曰總綱領求統緒識腠理會節文而已。大氏文既成篇，更有增省，必須俯仰審視，細意彌縫。否則删者有斷鶴之憂，補者有贅肬之誚，尺接寸附，爲功至煩，故曰改章難于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文賦曰「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于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此文所言，安章之術雖簡，實足包括舍人三篇之

言。至言銓衡所裁，應繩必當，注云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　則章法謹嚴極矣。總之安章之術，以句必比叙，義必關聯爲歸。命意於筆先，所以立其準，刪修於成後，所以明其宗，完首尾周密表裏一體，蓋安章之上選乎。

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一）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二）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三）而疑有脫字　體之篇，成於兩漢，（四）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

（一）此言無韻之文，其句以四字六字爲適中。黃先生論之曰：「此篇言句中字數，兼文筆二者言之。無韻之文句中字數蓋無一定。彥和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察格爲裕之誤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此謂無韻之文，以四字六字爲適中，綜密而不促，裕而非緩，即謂得緩急之中。○變以三五，但爲權節，則四字六字爲合中明矣。○李詳云：『十駕齋養新錄』據此謂駢麗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梁時文字，已多用四字六字矣」。蓋猶拘於當時文體，其實句中字數長短無恒，特古人文章即是言語。若遇句中字多，無害中加稽止，觀前所引詩大雅左傳文而可明也。至後世之文，則造句不宜過長，若賈誼過秦論「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三句，范蔚宗宦者傳論「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六句皆難於諷誦，必當中加稽止，斯固不必輕於放效者也。自四

六體成，反之者變爲古文，有意參差其句法，於是度句之長，有古所未有者此又不足以譏四六也。」曾鞏南齊書序：「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敘難顯之情者乎？」又曰：「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敘難顯之情者乎？」又曰：「然願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敘難顯之情者，何哉？」句法奇長若此，令人怪笑。然此猶曰無韵之文也。至歐陽修祭尹師魯文，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皆爲韵語，而法句之長，有一句三十四字者，有一句三十二字者，此眞古之所未有也。

（二）毛詩小雅鴻雁之什祈父篇「祈父予王之爪牙。」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毛詩周頌維清：「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傳曰「肇，始禋，祀也。」

（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均見明詩篇。

（四）「而體之篇」疑當作而古詩之篇。案明詩篇曰「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類而推，兩漢之作乎？」此云成於兩漢，當是指古詩矣。

黃先生論有韵文之字數曰

夫文之句讀，隨乎語言，或短或長，取其適於聲氣。拘執四六者，固非有意爲長句者亦未足範也。若夫有韵之文，句中字數，則彥和此篇所說大要，本之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

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淹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詩疏引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緩闡，仲治言未可據。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此彥和說所本。詩疏則云。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成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三字者「緡萬邦屢豐年」之類。四字者「誰謂雀無角」之類。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之類。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類。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據冲遠之言，則詩無九字。蓋自楚詞有之，漢人賦句有十餘字者，以不歌而誦故無嫌也。然至十餘字止矣，未有若宋人之一句三十餘字者也。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層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黃先生論句末用韻曰

彥和引魏武之言，今無所見，惟士龍說見與兄平原書。書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准彥和謂其志同故賈，觀賈生弔屈原及鵩賦誠哉兩韵輒易。惜誓及枚乘七發乃不盡然，彥和又謂劉歆桓譚百韵不遷。子駿賦完篇存者，惟遂初賦，固亦四句一轉也。其云折之中和，庶保旡咎者，則至精之論也。若夫聲有宮商，句中雖不必盡調，至于轉韵宜令平側相間，則聲音參錯，易於入耳。魏武嫌于積韵，善于資代，所謂善于資代，即工于換韵耳。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元。作告謝改朋。環情草孫作節云當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王本作異，以盡厥能。

黃先生作詞言通釋曰

世人或言語詞多無本字。朱君允倩每遇語詞不得語根者，輒謂爲「託名標識。」或言語詞多無實義。馬建忠書謂夫蓋則以而等字無解。

夫言語詞無本字，則不知義之所出，言語詞無實義，則不知義之所施。茲故采說文及傳注之言，刪取二王兪黃元同之書，作此一篇。凡古籍常用之詞，類多通假，雖聲音轉化無定，如得其竪脈，則秩然不亂。非夫拘滯于常文者所能悟解也。馬氏書以意讀古書，而反斥王君有徵之言，此大妄也。尋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釋詞言者數十條，方言廣雅亦放物之，固知昔人訓解書籍，未嘗不以此為急者。文心雕龍云「夫惟蓄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夫語助施于恒文，其要已若此，況于誦而可忽之乎？

說文「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廣雅「曰言也。」通作謂，廣雅「謂說也。」又通作云，傳經釋詞「云言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曰也。」

說文「吹，詮詞也。從欠曰，聲」字亦作曰亦作聿，亦作遹。

粵又但爲發聲之詞，爾疋「粵曰也。」通作曰。書以周說：「曰亦發聲之詞，」

說文「粵亏也，審愼之詞者，從亏從夐，亏於也，象气之舒，亏從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字亦作於，通作繇，爾疋「繇於也。」

字亦作由，亦作猷，又通作曰，黃說：「曰又通作爲，釋詞「爲猶于也。」又通作如，釋詞「如猶於也。」又通作那，

爾雅「那猶於也。」又通諸作都，儀禮注曰：「諸於也，猶於也。」爾雅曰：「都於也。」

亏又有在誼。字亦作於，通作乎，呂覽注「猶于也。」又通作許，文選注「許猶所也。」又通作所，呂覽注「于之借也。」又通作惟，文選注「惟是也。」又通作候，爾疋「侯乃也。」

焉又但爲發聲之詞。左傳注「于發聲。」

亏又爲歎詞字，亦作於，詩傳「于歎詞。」亦作烏。烏呼卽于乎。亦作嗚，通作猗，詩傳「猗歎詞。」又通作噫。釋詞曰：「噫，歎聲。」亦作意，作懿，作抑。

說文「吁，驚語也，從口亏聲」通作呼。左傳注「呼發聲。」

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引申有作爲之誼，通作以，玉篇「以爲也。」又通作用，釋詞「用詞之爲也。」又通作曰，釋詞「曰猶爲也。」又通作謂，釋詞「謂猶爲也。」又通作爰，玉篇「爰爲也。」又通作惟，玉篇「惟爲也。」又通作有。釋詞「有猶爲也。」

通作與，釋詞「與猶爲也。」又通作于，儀禮注「于猶爲也。」字亦作於，釋詞「於猶爲也。」又通作乎，呂覽注「乎猶于也。」

釋詞「猶爲也。」亦通作猷。釋詞「猷猶爲也。」

說文「己，中宮也。四月陽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引申以爲已止已過之誼，而有似目一音，其訓過者又有大誼，甚詰。考工記注「通作以。左傳「日以剛。」

說文「曰用也，从反巳」字又作以，廣疋「由以用也。」字亦作猶，亦作攸，又通作允，釋詞「允猶用也，又猶以也。」又通作爲。釋詞「爲猶以也。」

說文「矣，語已詞也，從矢目聲」字亦作已，漢書注「已又通作焉，玉篇「焉，語已之辭也。」又通作云，字亦作員。詩疏「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

說文「吔猶也。」又通作台，釋詞「台猶以也。」

說文「唉應也」通作詉，說文「一曰：又通作已，書傳「已發端歎辭。」字亦作咦，漢書法「熙歎詞。」

說文「詉可惡之辭。」字亦作唉，又作譆，說文「譆痛也。」字亦作嘻。

說文「鴃，鴂也，一曰：賊惡驚辭也，讀若楚人名多夥，」字亦作夥。

說文「余，語之舒也，从入舍省聲，引申爲我之稱。」通作予，又通作台，

說文「歟安气也，」曰爲語詞，與余同誼。玉篇「歟語末詞。」字亦作與，國語注「與辭也。」通作爲。

說文「與黨與也。」引申以爲相連及之詞，禮記注「與及也。」通作以，廣雅「以與也，」虞易注曰：「以及也。」

黃以周說：「曰及也」字亦作越，廣雅「越與也」又通作爲，釋辭「爲猶與也」又通作惟。釋辭「惟猶與也。」

通作爲，釋辭「爲猶與也」又通作惟。釋辭「惟猶與也。」

猶與也，及也。」又通作而。釋辭「而猶與也，及也。」

說文「迺气行皃，从乃卤聲，讀若攸。」字變作迶，通作攸，釋辭攸語助也字亦作猶。

說文「唯諾也」通作俞。爾疋「俞然也」

唯又但爲發聲之詞，字亦作惟，作維，作雖，通作伊，爾疋維也。」伊字亦作緊，又通作允，釋辭「發語辭」

又通作或，釋辭「語助也」又通作抑，釋辭「發語詞」字亦作噫，

作意，又通作亦。釋辭曰：「亦有但爲語助者」

唯又引申而有兩設之詞，字亦作惟，作雖，玉篇「雖詞兩設也」

用惟是之義

唯又有是義，字亦作惟，作維作雖，引申又通作緊，詩箋「緊是也」字亦作伊，又通作一，引申訓獨皆，實

說文「又手也」引申爲手所有之誼，凡有無字，皆字亦作有，通作或，易傳「或疑之也，」又通作云，字亦作員。廣疋云：「員有也」

爲有也。」孟子注「又通作惟，薛綜東京賦注又通作有，穀梁傳「一有一無曰有」通作或，

有又有或義，穀梁傳「或之者又通作抑，左傳注「抑疑辭」字亦作意，作噫；作噫，作億，

作譆，又通作一，釋詞「一或也」又通作云。釋詞「云或也」

說文「因就也。」引申爲因由之誼，通作由，又通作繇，漢書注「繇用也」又通作用。釋詞曰：「用由也」

又，又爲有繼之辭，見穀梁傳詩疏「又亞前之辭，」字亦作有，詩箋「有又也」又通作或，釋詞「或猶又也。」又通作亦，公羊注

亦者，兩相須之意，」又通作惟，黃以周說：「惟又也。」又通作猶，禮記注曰：「猶尚也，」爾雅「可也」釋詞，「猶詞之均也，」字亦作猷。

說文「欲貪欲也，」其於詞聲轉爲爲。孟子克告于君，君爲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是以欲釋爲」史記「爲欲置酒」爲欲複言爾。

說文「兮，語所稽也。」通作殹，石鼓文「汧殹沔沔」秦斤以殹爲也字，又通作也，玉篇「也所以窮上成文也。」釋詞又云「也猶兮也。」又通作猗，釋詞「猗，安，釋詞「焉也。」」又通作邪，穀梁「邪也也。」又通作矣，釋詞「矣猶也也。」又通作焉，釋詞「焉猶也也。」

說文「兄，長也，」引申有茲益誼，詩傳「況茲也。」字亦作況，詩傳「況茲也。」亦作皇，又通作行。漢書注「行且也。」

說文「昌，美言也。」引申爲凡美之稱，又引申爲匹擬之詞。廣韵「況匹擬也。」此猶矧況誼引申爲況且之詞。釋詞「況猶也。」又通作與。釋詞「與猶也也。」

說文「曷，何也。」字亦作害，通作盍。爾雅廣雅「盍何也。」字亦作蓋，蓋又引申爲發端之詞。釋詞「蓋大略之詞。」又通作胡，字亦作遐，作瑕，禮記注「瑕之言胡也。」又通作奚，又通作何，呂覽注「奚何也。」又通作遏，又通作侯，呂覽注「遏安也。」又通作曷，釋詞「曷何也，」又通作烏，廣雅「烏安也。」又通作庸，釋詞「庸猶何也，安也，詎也，」又通作焉，釋詞「焉安也。」又通作惡，字亦作焉。呂覽注「惡安也，」又曰：「烏安惡皆何也。」又通作號，說文「號，痛聲也，號呼也。」通作皋。儀禮注「皋長聲也。」

說文「乎，語之餘，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又通作于。呂覽注「于乎也。」又通作歟，字亦作與，呂覽注「與，歟邪也，」論語疏又通作邪，釋詞「邪猶歟也，乎也。」又通作夫。釋詞「夫乎也。」

說文「號，痛聲也，號呼也。」通作皋。儀禮注「皋長聲也。」

說文「侯，詩傳「侯維也，」正「伊維侯也，」爾又通作洪，釋詞「洪字亦作鴻。爾正「鴻發聲」

說文「時，候也。」引申爲凡伺候之稱，又通作伺，又通作司，又通作嗣，又通作俟，又通作竢，又通作埃，又通作矣，釋詞「矣猶俟也。」又通作以，釋詞「以猶俟也。」又通作待，釋詞「待猶俟也。」又通作須，釋詞「須猶待也。」

說文「故，使爲之也，」引申爲申事之詞，發端之詞，又與則誼通，釋詞「故猶則也則本字也。」故猶則也，亦申事之詞。」故

爲推其所由，故「故」又有本然之誼，字亦作因，作顧，釋詞「因又通作苟。釋詞「苟誠也」

說文「顧還視也。」引申爲詞之反。許君淮南注曰：「顧反也」

說文「苟，自急敬也。」引申爲詞之假。釋詞「苟但也，且也。」又通作苟。釋詞「苟但也。」又通作顧，釋詞「顧但也。」

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乁。古文及字。」今引申但訓是，釋詞「今，指事之詞也。」又但訓即。釋詞「今，猶即也。」

說文「可，肎也。」「肎，骨間肉也。」「䏌可也。」通作克，又通作堪，又通作所。所本音許。可本音ㄎㄜˇ。故得相通。釋詞「可猶所也。」

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㕛，衆詞與也。」爾疋「及與也。」

及又爲更端之詞。釋詞「及猶若也。」

說文「乙，鈎識也，从反讀若冤。」引申以爲指事之詞，猶孳乳以爲「者」「是」諸字矣。

通作厥，爾疋「厥其也。」通作其，又通作气，左傳注「气汽其也」又通作幾，易注「幾詞也。」虞注「幾其也。」又通作豈，廣韵「豈，詞之安也，焉也，曾也。」又通作詎，釋詞「詎豈也。」字亦作巨，作鉅，作遽，作渠。又通作祈，緇衣注「祈之言是也。」又通作既。經傳多以既其互文，既亦其也。

其又但爲語助，或讀如記字，亦作居，作記，作辺作忌。

其又作問詞而讀如姬字，亦作期。

乙又通作羌，廣雅「羌乃也」其有乃詞故羌亦訓乃　字亦作慶，說文「幾徼也，殆也。」殆之訓爲幾，與始連文，既皆訓終。」

說文「吾，我自稱也。」「我，施身自謂也。」通作言。爾疋「言，我也。」

我又但爲語詞，亦通作言，爾疋「言，間也。」又通作汔，詩箋「汔幾也。」又通作既，己也，由已引申又有終誼。黃以周說：「經傳以既與初，朝誶而夕替。」「謇皆羌也。

說文「宜，所安也。」引申爲推測之詞。釋詞「宜猶殆也。」

又通作惡，釋詞「惡不然之詞。」字亦作啞。

說文「肴，相詗拒也，从口，𠂤辛。」通作諸，儀禮注「諸，之也，又於也，」諸又訓于。

說文「者，別事詞也，从曰，朱聲，朱古文旅。」通作都，爾疋「都，於也，」

又通作者，之本字，皆作指事之詞，又通作是，釋詞「是猶殆也。」爾疋「時，是也。」字亦作寔，又通作通，釋詞「通是也。」

說文「尚，曾也，庶幾也，從八向聲」尚曾之誼字通作當，釋詞「當猶則也。」庶幾之誼字亦作上，又通作儻，又通作殆，禮記注「殆幾也，」釋詞「殆將然之詞也。」又通作庶，爾雅「庶，幸也，庶，幾，尚也。」字亦作恕。

說文「冀，北州也，从北，異聲，」冀州之冀，字亦作覬，又通作幾，釋詞「幾猶將也，」又爲或然之詞。字亦作鬾。

尙又但爲發聲之詞，又通作誕，釋詞「誕發語詞也」又通作迪，釋詞「迪發語詞也」又通作噬，作逝，釋詞「逝發聲也。」又通作式。詩箋「式發聲也。」

尙又有猶誼，由曾誼引申。

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氣下引之形。」字亦作咫，作軹，作旨，又通作止，詩傳「止辭也。」又通作之。爾疋「之言間也。」釋詞「之猶與也。」左傳注「之語助也。之猶若也。」

說文「冬四時盡也，从夂夕聲，夕古文終。」經傳用終爲語詞既也。字又作眾。

說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从正。」通作直，呂覽注，「直特也。」淮南注「直但也。」又通作特，

說文「是直也。从日从正。」通作直，呂覽注，「直特也。」淮南注「直但也。」又通作特，

又通作徒，呂覽注「徒但也。」又通作但，又通作獨，又通作祇，詩傳「祇適也。」字亦作多，又通作適，釋詞「適然也。」又通作屬。國語解「屬適也」又通作屬，國語解「屬適也」

說文「啻語時不啻也」字亦作翅，作適。

說文「欥，況也。詞也。從矢引省聲。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

說文「嗇，嗇詞也。」「嗇，誰也。」「誰何也。」嗇亦作嘻，爾疋「嘻誰也」通作孰，爾疋「孰誰也」釋詞「孰何也」又通作獨。

嗇又但爲發聲字亦作嘻，禮記注「嘻發聲也」通作誰。爾疋注「誰發語辭」

呂覽注「獨孰也」

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遹驚聲也從乃省曳聲。或曰遹往也，讀若仍，乃亦讀若仍。字亦作仍，爾疋「仍乃也。」通作而，禮記注曰：「又通作然，釋詞「然猶而也，則也。」又通作若，顧權老子注曰「若而也。」又通作寧，詩箋「寧猶曾也。」又通作能。釋詞「能猶而乃也。」

乃又爲指事之詞。通作若，作汝，作女，作而，作戎，作爾。乃又但爲發聲，禮記注「乃者言之助也。」又通作仍，釋詞「仍乃也。」

說文「寧願詞也。釋詞「將也。」

說文「尒詞之必然也。從入一八，八象气之分散。」字亦作爾。禮記注「爾語助也。」又訓如此，見釋詞

說文「然燃也，」太玄范望注「然通作爾，釋詞「爾猶然也。」又通作而，

釋詞「而猶然也。」

說文「諾應也。」字亦作若，用作語詞。易注「若通作如，易子夏傳「如辭也，」釋詞「如猶然也。」

說文「如從隨也。」引申以爲相類相當之誼。通作若，周禮注「者如也；」釋詞「若猶或也。」又通作而，易虞注「而如也。」又通作奈，釋詞「奈如也。」又通作那，釋詞「那者奈之轉也。」又通作于，作於，釋詞「于猶如也。於猶而也。」

說文「乎，語之餘也。」又通作戲，詩傳「猶若也。」爾雅「猶若也。」又通作因，釋詞「因猶也。」又通作爲，釋詞「爲

如也。」又通作云，釋詞「云猶如也。」又通作謂。釋詞「謂猶如也。」

說文「粦，事有不善言粦也。」又通作僇，說文「僇，曾詞之舒也，從八從曰囟聲。」呂覽注「曾則也。」

通作斯，釋詞「斯猶則也。」又通作茲，釋詞「茲猶斯也。」字亦作滋。

曾又訓嘗，嘗本字，卽尙。而讀小變。

說文「哉，言之間也。」字亦作載，釋詞「載猶則也。」亦作𢦏，雅廣「𢦏詞也。」通作且，呂覽注「且將也。」又通作將，論衡「將且也。」又通作作，詩傳「作始也。」

說文「且，所以薦也。」又通作則，何則，卽何也。又通作且，詩傳「且辭也。」又通作斯。釋詞「斯已詞也。」

說文「嗟，咨也。」又通作作，詩傳「作此也。」

說文「咨，謀也。」又通作茲，釋詞「茲此也。」

又通作斯，爾。「斯此也。」又通作鮮，黃以周說：「此鮮之斯也」此又通作且，詩傳「且此也。」且字亦作徂，又通作己。

爾正「己此也。」已

本音詳里切。

說文「咠，聶語也。」又通作思，釋詞「思語已詞也，發語詞也，語助也。」

說文「咠，苛也。」苛卽訶。引申以爲語詞，字亦作訾，又通作斯，釋詞「斯已詞也，語助也。」又通作所，釋詞「所已詞也。」又通作爽，釋詞「爽發聲也。」又通作率。釋詞「率助也。」

嗟又通作咨，釋詞「嗟語助也。」

又通作咨，釋詞「咨語助也。」

說文「嗟，咨也。」又通作作，詩傳「作始也。」

說文「咨，謀也。」又通作茲或作嗟子。

說文「嗟，咨也。」又通作咨，釋詞「咨語助

說文「豕从意也。」亦作遂，通作肆，爾疋「肆故也。」釋詞「肆遂也。」又通作率。釋詞「率語也。」案率亦豕也。

說文「比密也」皆從比，故比亦爲俱詞。孟子注「比皆也。」

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象形。」通作弗，又通作非，漢書服注曰：「非，不也。」字亦作匪，釋詞「匪不也。」

又通作無，釋綜東京賦注又通作罔，釋詞「罔不也。」又通蔑。釋詞「蔑不也。」

不又但爲語詞，有發聲，有承上文，玉篇「不字亦作丕，作否，通作薄，詩傳「薄辭也。」又通作夫，禮記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作煩。禮記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說文「否不也从口從不。」

說文「非，違也。從飛下非取其相背。」字亦作匪，詩傳「非通作彼，釋詞「彼又匪也。」

說文「未味也。」案引申爲未來之未。通作末，釋詞「末猶未也。」又通作無，釋詞「無猶未也。」

說文「亡逃也。」「無亡也。」通作罔，釋詞「罔無也。」又通作不，釋詞「不否無也。」

作蔑，釋詞「蔑無也。」又通作不，釋詞「不否無也。」

說文「凡，最括也。從二從乃，」通作夫。孝經疏引劉繼曰：夫猶凡也。」

說文「彼往有所加也。」通作夫，釋詞「夫猶後也，此也。」又通作匪，廣雅「匪彼也。」

釋詞「不否，又通作無，釋詞「無猶非也。」又通作微，禮記注「微非也。」又通作勿。廣雅「勿非也。」

皆猶非也。」又通作微，禮記注「微非也。」又通作勿。廣雅「勿非也。」

說文「比密也」皆從比，故比亦爲俱詞。孟子注「比皆也。」

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象形。」通作弗，又通作非，漢書服注曰：「非，不也。」字亦作匪，釋詞「匪不也。」

又通作無，釋綜東京賦注又通作罔，釋詞「罔不也。」又通蔑。釋詞「蔑不也。」

不又但爲語詞，有發聲，有承上文，玉篇「不字亦作丕，作否，通作薄，詩傳「薄辭也。」又通作夫，禮記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作煩。禮記注「夫或爲煩，皆發聲。」

說文「否不也从口從不。」

說文「非，違也。從飛下非取其相背。」字亦作匪，詩傳「非通作彼，釋詞「彼又匪也。」

說文「未味也。」案引申爲未來之未。通作末，釋詞「末猶未也。」又通作無，釋詞「無猶未也。」

說文「亡逃也。」「無亡也。」通作罔，釋詞「罔無也。」又通作微，詩傳「微無也。」又通作末，釋詞「末無也。」

作蔑，釋詞「蔑無也。」又通作不，釋詞「不否無也。」

說文「凡，最括也。從二從乃，」通作夫。孝經疏引劉繼曰：夫猶凡也。」

說文「彼往有所加也。」通作夫，釋詞「夫猶後也，此也。」又通作匪，廣雅「匪彼也。」

釋詞「不否，又通作無，釋詞「無

釋詞「不毋也。」

毋又爲發聲。通作無，漢書孟康。「無發聲助也。」「又通作勿，釋詞「勿語助也。」又通作末。釋詞「末發聲也。」

毋又爲轉語詞。字亦作亡，作無，作妄，通作每。爾疋「每有雖也」詩傳每雖也。」

綜上所列詞言，條理有可求者數事：（一）詞言之音，大氏同類相轉，如于丁吁兮乎粵曰，旴，皆喉音，未亡無毋非皆脣音是也。（二）詞言本寫聲气，故每由感歎之詞以爲語詞；雖，即，唯，若，卽，諾，然，即，噭，其初但爲語聲，後乃以爲語助是也。（三）詞言之字本無定性，如乃，者，彼，乙，諸字，有時泛爲指事，有時專有所庸是也。（四）詞言諸字，有時但以助語而不關誼，故其在句首即爲發端，其在句中即爲間語，其在句末卽爲終句，如「乎」本語之餘，而在句首則聲轉爲「洪。」「尙」訓庶幾，而以爲發端，則聲轉爲「逝。」「我」本自稱，而聲轉爲言，則爲間語。「其」本指事而聲轉爲「幾」則徒以成句。「且」字本於「哉」句首句末施用無恒。「之」字本於「者」句中句下位置無定是也；（五）實義之字，轉作語詞，必與音同音近之語詞意義不甚相遠：如「爲」與「曰」通，曰誼即可包爲；「是」與「者」通，者義即可包是也。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一)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二)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三)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四)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五)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六)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畫元作盡冶元作治朱改刻形鏤法。(七)麗可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一作割毫析厘，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八)

(一)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說文「旅从，从从。从俱也。麗之古文作丽，有相並之形，麗辭猶言駢儷之辭也。文之有麗辭，實本乎自然，經傳諸子之文，駢句偶意，不可勝舉，彼非有意爲之，故彥和曰「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又曰「豈營麗辭，率然對爾。」又曰「奇偶適變，不勞經營。」凡此諸語，皆明奇偶無定，惟取其適。而自魏晉以來，競爲纖巧。亦猶聲韻本出自然，而沈約以來，益深靡麗之病。夫文形文聲貴得自然之美，強以人爲之規矩擬之，必不可得矣。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譏切當時文士之文，以

爲縱有會宮商清濁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茲節錄其文如下：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志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聲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觀蔚宗語，知文以情意爲主，不可徒事藻采聲韻，與彥和之論若合符節，然後知浮聲切響之自咤創獲者，甚無謂也。

（二）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三）易乾卦文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四）易上繫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可久，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五）易下繫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六）「詩人偶章，」指詩三百篇，「大夫聯辭，」指左傳所記列國大夫朝聘應對之辭。

（七）楊謂楊雄，馬謂司馬相如，張謂張衡，蔡謂蔡邕。

（八）劉申叔謂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其說甚諦，茲錄之如下：

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於文，論辯書疏，源出於語，觀鄒陽枚乘枚皐枚乘楊子雲馬司馬相如之流。咸上詞賦，沈思翰藻，不歌而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韵之文。若賈生作論，過秦論之類是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册，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驪之詞。或出語雄奇，如史遷賈生之文是出於韓非者也 或行文平實，如鼂錯劉向之文是出於呂氏春秋者也 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運排偶之詞，載於後漢書之文，莫不如是，即專家之文集，亦莫不然。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迴殊於西漢。東漢之儒，凡能自成一家言

者，如論衡潛夫論申鑒中論之類，亦能取法於諸子不雜排偶之詞衡論衡語意尤淺，其文在兩漢中殆別成一體者。

排偶易單行，如加魏公九錫文之類是也　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其遷變者一也。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較短，或以二字成一言，如史記各列傳中是也　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且能用俗語方言以形容其實事　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鍊之文，則合二語成一語，未有用兩字即成一句者　魏代之文，體製繁縟，此文章進化之公例也　昭然不爽，其遷變者二也。西漢之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聯咸與下聯成對偶誠以非此不能盡其意也已開四六之體　由簡趨繁，時雖屬韵文，如騷賦之類　而對偶之法未嚴，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非拘於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於用一定之聲律也。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西漢之文，或此段彼段互爲對偶之詞，以成排比之體，或一字之中以上半句對下半句皆得謂之偶文，互相對偶也　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所謂字句之間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眞，魏晉之文雖多華靡然尚有清氣至六朝以降則又偏重詞華矣　其遷變者三也。西漢文人，若楊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相如作凡將篇而子雲亦作方言　故選詞遺字，亦能古訓，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書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詞也　非淺學所能窺。故必待後儒之訓釋也　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列，文苑儒林范書已分二傳　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此由學士未必工作文而文人亦非眞識字　魏代之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此由文章之中奇字甚少　其遷變者四也。西漢文人，若

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一）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

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遭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元作擬亦作徵人之學，事對所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元字上作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元補元脫「修容乎禮」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

（二）參和所舉之例，均係詩賦，明詩賦等有韻之文，不可無對偶，蓋有奇無偶，不得謂之文也。宋子京修唐書以爲對偶之文，不可以入史策，斯誠矯枉過正，心有成見而然。案駢文之弊，至唐而極。故韓柳二氏，起而推陷廓清之；今觀韓柳文未嘗廢偶辭，是知所謂復古者，乃棄齊梁以後之文，而上學周秦兩漢。後人譽昌黎起八代之衰，不可謂之眞知昌黎也。李翺爲韓氏弟子，善古文。觀其答王載言書，深足以解末學之惑，茲節錄之如下：

> 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曰，文章不當對。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不對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

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

又裴度與李翺書曰

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麗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一）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跲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二）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汪本作斯）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柄爛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一）案此論對句之要術，曰「精巧」「允當」不浮之謂也。

（二）駢文之病，在昏睡耳目。此其故皆由於「氣無奇類，文乏異采」。故下曰「迭用奇偶，節

以雜佩」謂奇句偶辭，因宜而施，復以自然之聲律節之，則文之形與聲，無不諧矣。

坿錄阮伯元李申耆文三篇於後以資參考

阮伯元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皇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燥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偶繼以隙，質乃稱輁軨，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非無體要，以文被質，莫不訓辭爾雅，音韵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于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騖：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相諧。至于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騖：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縱，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應歸圍範。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警采絕艷。故聖經賢傳，六藝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

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繡帨，擬經者雖改修塗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荊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韵。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勤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曾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挼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緐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逮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抒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綿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機，蔓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寖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處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繢以成文，階陛笙鏞，聽鏗鍧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竝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

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疎。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騭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伋談麈，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兄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秘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義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驪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遡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閎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嘗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

文心雕龍講疏　卷第七

元文韻說

福開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恒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恒言所謂韻者，固指韻脚，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

「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粗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脚韻也。即如雌霓連蜷必讀仄聲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脚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脚韻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粗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觀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於孔子，而文人

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文之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卽韻也。詩闕雎鳩，洲，逑，押脚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脚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於韻合，匪由思至哉！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瀰有鷕濟盈雞鳴不濡軌求其牡無鳳梧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萋萋雍雍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于其間哉此卽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　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爲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上化下下刺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此卽後世四書文比基於此　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卽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宮商詩序情文聲音有韻字從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　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

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於孔卜，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李申耆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篇，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動變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經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無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概岐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岐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沂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腿，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

之旨均無當也。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異作而賦同，比顯而興隱，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故詩人之志有二也。（一）

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作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二）

（一）毛詩周南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曰「興也。」毛公獨標體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

彥和曰「風通而賦同。」案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正義曰「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說文通達也，「風通」猶言通達矣。正義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案彥和云「賦同」謂賦辭與事合同也。

案彥和以比興名篇，而文中所言，側重於比。蓋因興之爲義，觸物起感，寄託無端，不特使讀者莫測吾意之所在，即作文之人，境遷事過，自讀恐亦不能全憭。至於比之爲用，可明難言之意，可寫難狀之形，故後世作者多用比而罕用興也。

（二）子夏詩大序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曰「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正義復引周禮大師鄭玄注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案彥和說比興，兼取先鄭後鄭之說，如曰『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與先鄭義類者也，如曰「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與後鄭義類者也。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一）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二）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四）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五）珪璋以譬秀民，（六）螟蛉以寫號呼，（八）澣衣以擬心憂，（九）席卷本作方志固，（十）凡斯切象皆比義也。（十四）

（一）至於麻衣如雪，（十二）兩驂如舞，（十三）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一）詩大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毛傳曰『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

（二）召南鵲巢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箋云『興者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

居君子之室德亦然。

(三)無從於夷禽紀曉嵐云「從字疑誤。」案國策秦策注曰「從合也」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猶言僅取貞義非謂與夷禽夷禽也常禽也謂鳩鳩合德也。

(四)「明而未融發注後見」卽詩疏所云「毛公持言爲其理隱。

(五)詩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毛傳曰「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

(六)詩大雅卷阿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其第十一章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言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七)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八)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

(九)詩邶風柏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毛傳曰「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情辱無照察。

(十)詩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

（十一）案上文所舉諸例，皆取物喻意者也。

（十二）詩曹風蜉蝣「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曰「如雪言鮮絜。」

（十三）詩鄭風大叔于田「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止義曰「大叔于田乘乘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

（十四）案此所舉兩例，皆取事物以比形狀，與上所云，比義者略殊。

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一）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猋猋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譬比事之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豔曳（元作豔曲，按本賦改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

（一）辨騷篇云「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案屈原製騷，義同風雅，自漢代辭人，專志賦頌，乏諷刺之義，故曰用乎比月忘乎興，蓋藻采多而情感薄。故罕見興義也。

大雅板傳曰「夸毗體柔人也，」正義引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

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綜其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

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品類雖繁，以切至爲貴，

（一）若刻鵠元作鶴類鶩，則無所取焉。謝改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一）

（一）黃先生曰「案切至之說，第一不宜沿襲，第二不許蒙籠。紀評謂「太切轉成滯相」，此乃措語不工，非體物太切也。比類之文甚多，茲錄杜牧晚晴賦一首，以示例。其體雖少殊於古，

杜牧之晚晴賦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日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繞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擬擬密陣而環待。豈負軍令之不敢暈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姽然如婦，殮然如女，墮藥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羞于岸側兮，絳綠

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閒草甚多叢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敖休休兮，眞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二）黃先生曰「渙」字失韻，當作澹字，形相近而誤，澹澹水貌也。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非短長，理自難易耳。（一）故自天地以降，豫人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二）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三）論狹則河不容刜；（四）說多則子孫千億；（五）稱少則民靡孑遺；（六）襄陵舉滔天之日；（七）倒戈立漂杵之論；（八）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鴈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九）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十）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一）案：比興篇云：「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蓋比者：以此事比彼事；以彼物比此物；其同異之質，大小多寡之量，差距不遠，殆若相等。至飾之爲義，則所喻之辭，其質量無妨過實。正如王仲任所云：「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莊子亦曰：「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情感之文，意在動人耳目，本不必盡合論理學；亦不必盡符事實；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爲得之。凡此之類，彥和名曰：「矯飾」。謂矯枉過正，於義尚無害也。自宋玉景差以後，夸飾始盛。說文夸，奢也。从大于聲，帷部；奢，張也。从大者聲，者部；皆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夸也。夸从大于會意，夸形聲兼會意字）有太過驚人之義。彥和所謂驗理則理

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者也。

又如易飾詞最多：如稱「龍戰於野」「載鬼一車」諸語，不得謂之夸。蓋玄微之理，非常言所能明；苟用飾詞，則妙義可尋。道德經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彥和云：「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精言」疑當作「信言」，觀五千言多屬美言，固知摹道之文，有不能拘於信者也。

（二）一切經音義：「豫，古文作㑳。」風格訓世；風謂詩之國風；格謂書之典法；禮記緇衣篇言：「有物而行有格。」鄭注曰：「格舊法也。」

（三）毛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于天。」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駿，大極至也。釋文駿音峻。

（四）毛詩鄘風河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

（五）毛詩大雅假樂：「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

（六）毛詩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箋云：黎，衆也。……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饑病也。

（七）尚書堯典：「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孔傳曰：「言洪水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八）尚書僞武成「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正義，引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九）毛詩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箋云：「懷，歸。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感於恩則化也。

（十）毛詩大雅緜「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一）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鷫鸘按本賦作鷫明（二）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

（四）至東都之比目；（五）西京之海若，驗（六）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七）又子雲羽獵，（一作校）鞭宓妃以饟屈原；（八）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九）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出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脫闕字）其下有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煌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

（一）揚雄法言吾子篇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案屈原詩人之賦也，尚存比興之義；宋玉以下，辭人之賦也，則徒夸飾而已矣。

（二）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三）司馬相如上林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榱軒。」李善注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邵曰：榱，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榱下版也。又：「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椎蜚弄廉獬豸，……捷鵕雞，捎鵔鸃，拂明蠭。」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李善曰：「捎，取也。樂汁圖「焦明狀似鳳皇。」

（四）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珊瑚爲枝，碧玉爲葉。」

（五）案：東都當作西都。班固西都賦曰：「捷文竿出比目。」李善注曰：「說文曰：捷，獵也。音頭。」又「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顓。」李善注曰：「逮及也。爾雅曰：顓隕也。」

（六）張衡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薛綜注曰：「海若，海神。」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比不不行，其名謂之鰈。」

(七)驗理則理無不驗」紀曉嵐曰「不驗」當作可驗，紀說是也。理無可驗者，謂之夸飾。褒讚者，謂之矯飾。

(八)楊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也。」皆非水沒也。

(九)嚴可均輯全後漢文有張衡羽獵賦殘文，無「困玄冥於朔野」語。黃注引「左傳昧爲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又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人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劉申叔有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論，立義甚精，茲節錄之如左：

古人詞章導源小學，記事貴實，不尚虛詞；後世文人，漸乖此例，研句鍊詞，鮮明字義，所用之字，多與本義相違；如瓊爲赤玉，而詞章之士，則以白花爲瓊花，略舉一端，則知文人所用之

字，名與實違；是爲用字之訛。又或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名詞而外，別以隱語爲代詞；二字喻善惡之懸殊；以萍水一言喻朋友之聚首，言得志則曰青雲，言譽詞則曰白水；略舉數端，則知文人之作，以詞害義，是爲造語之訛。又或好奇之士，顚倒其詞，以誇巧慧；如江淹賦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易墜涕爲危涕，卽易危心爲墜心；杜甫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又名詞互易，以逞句法之奇。律以言貴有序之例，則江杜之作，均與文律相違；是爲造句之訛。又或出語不經，借物寓意，文人沿襲，以僞爲眞：如夔僅一足，堯有八眉是也；是爲用字之訛。四者而外，文人之失猶有數端：或用事不考其源，如海客乘槎，誤爲博望；姮娥竊藥，指爲羿妻，是也；或記事詞過其實，如民靡孑遺見于雲漢，孟子斥爲害詞；血流標杵，載於武成，孟子指爲難信，是也；或序事之文以詞害義，如言兵敗，則曰睢水不流；言納降則曰甲高熊耳，是也；或隸事之文，考證多疏，如杜甫之詩誤伏勝爲服虔；陸游之文，誤許渾爲許遠，是也；或謂後世之文，隸事失眞，事因文晦，以斥文章爲小道，不知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文言之用在于表象；表象之詞愈衆，則文病亦愈多；然盡刪表象之詞，則去文存質，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爲文者：如莊列楚詞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與事實相參者：如戰國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後世史書，事資虛飾，而觀者因以忘倦；漢魏詞賦，曲意形容，而誦者稱爲絕作。又如庾信枯樹賦以桓溫與仲文同時，此立詞之爽實者也；而後世

不聞廢、其詞。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也而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而外，若畫繪一端，有白描山水者，又有圖列鬼魅者；小說一端，有虛搆事實，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性靈爲主，而實學則以考覈爲憑，若于美術之徵，而必欲責其徵實，則于美術之學，返去之遠矣。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一）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二）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三）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四）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五）及揚雄百元作官箴，頗酌於詩書；（六）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七）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八）

（一）案事類者，謂古人之行事，或言辭有類乎吾今所欲言者，取以爲吾言之證也。事類與比辭之別，比是虛象，事是徵實；比之所稱，上必眞有；事之所類，務貴精覈；故二者惟虛實略異，而爲文用則同。夫文不能廢比喻，而謂可廢事類乎。抱朴子辭義篇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姘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迵弱也。」循本篇曰：「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常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所以書事。譬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炙之處無常，却寒以温，除熱以冷，其於救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

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痺而刖足；患黃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案辭義篇譏深淺二病，最得文理之妙；循本篇雖非論文，然「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議論常常守一物」之語，實即文章不可無比興事類之至理。近時言文者，懲於四六煩穢之弊，遂倡爲不用古典之論，不知典古非必不可用，自在用之者若何耳。彥和曰：「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顏氏家訓文章篇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當從三易：也。」深以此服之。」觀彥和之推二人語，可悟用故實之法，蓋所以取前言往行，將以證理明志也。若衒博逞巧，徒事藻采；則上者不過雕蟲小技，下者類書雜纂已耳，烏足稱文乎！

又：用事若胸臆語，固爲不易之法。然亦往往爲常人不憭。宜用自注之例，記明出處。必使讀者能曉達文中意旨，無翻檢之勞，無艱晦之患，則事類無慮煩穢矣。

（二一）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正義曰。「高宗伐鬼方以中興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正義曰：「六五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故曰箕子之

明夷也。

(三)尚書僞亂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僞孔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尚書盤庚上篇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求新。」

(四)周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義曰：「君子則此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己德。」

(五)賈誼鵩賦語多與鵩冠子世兵篇同。

黃注曰：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六)嚴可均輯全漢文，有楊雄州箴十二篇，官箴一十一篇。

(七)黃注曰：劉歆集有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

(八)崔駰字亭伯；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有集十卷。

班固字孟堅，有白虎通德論六卷，漢書一百十五卷；集十七卷。

張衡字平子，有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集十四卷。

蔡邕字伯喈，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勸學一卷；集二十卷。

案四人在東漢一代，文學最爲著稱，故彥和舉焉。

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作方）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一）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二）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三）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祥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皐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汪（一作裂）膏腴；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一作摭）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邵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四）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徵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

（一）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其要在於積學，世未有學不富而能理達義富者；亦未有理達義富而不得引徵前言往行者；彥和「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二語，最有用事之圭臬，蓋必以己之才識爲主幹，間有義證，未足說理，未明之處，引用故舊以爲佐輔，煩滯之累，何自而至？下文云：「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可見用事非易，世之奉類書

爲秘寶，與夫因噎而廢食者，烏足以語此哉。

（二）揚雄答劉歆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奏。有餘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

（三）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未詳所出。

（四）三國志劉劭傳邵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

黃注引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左傳「輿臣隸，隸臣僚，」注；隸謂隸屬於吏也。」又引蘭如相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奉盆缶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懌，爲一擊缶。」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凡用舊合機，不曾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祥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一）疑當作之二字推然而濫侈葛

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二）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斯又不精之患矣。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皦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憎。

（一）接人疑作推之是也。

（二）黃注引左傳，齊刖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又宋昭公將去，祥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枚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

（三）文選有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曹仁當爲曹洪之誤。書云：「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

「李善注引孟子淳于髡曰：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彥和譏曹洪之謬高唐，謂縣駒誤作王豹也。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一）蒼頡造之，鬼哭粟飛；（二）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三）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更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愼，亦時重文也。（四）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朱改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譬呼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五）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世貴才懸，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慕而許改講書之襟帶也。（六）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七）

（一）案語言者，文字之音響；文字者，語言之形迹，散之爲文字，積之爲文章，語言已亡，而文字尚

存，此之謂死字，所造之文，謂之死文，以死字活字合成之文，謂之半死半活字。今世所稱奧博駭俗之文章大率皆此類也。田北湖曰「古人文字之妙，能傳當日之語言耳。泊乎人習空疏，語尙琱琢，掇拾難字，雜入古典，強顏飾意，至淺極薄，徒聳人目而去古愈遠，背古愈甚。今之不相及，豈有他哉。況天喪斯文，字書殘缺，通行定數，曾不逾萬，僅僅往來於紙上，一字一義不足於用，從而假借之，使兼數訓，漸至運掉不靈，欲傳語尾餘音之神，則別擇冒字虛設相助。（古無虛字行文亦不用語助，今通行之虛字如「雖」「焉」「爲」「爲」「猶」之類，禽獸字也，「蓋」「即」之類，草木字也。「之」「而」「胡」之類，身體字也。「其」「者」「斯」「所」之類，器用字也，皆有實義，）盈篇累牘，而不知其譫陋，此其大蔽歟！古人造字，尙未卒業，爲一比配，益以顚倒，反側，窮體制之變，宜得十萬字，部首者五百四十，依其昔例，互乘參錯，一一分別，九千三百所能斷定者也。鄙儒睹然筆削，暴君付之灰燼，俗師小吏，相持干祿。自漢以降，焚夷益多，而古文不知其數；學人莫罄其用，更狃於先王法言天子考文，弗敢隨時造作，私與增補。每見異文不曰說文所無，字書不收，卽曰後人新字，今世別體。勦說雷同，甘卽狹隘。以有限之文字，馭無窮之語言，由是舉世之語言不獲投諸文字，以程其功；強分眞率者爲俗語，其字不錄於典冊。附會者爲文言，其字務反乎口舌。文字語言，背道以馳，遂一分而不可復合。」田氏所論可謂深切著明，故詳錄其文，以

明文字與語言之關係焉。

世亦有以文不雕琢，難免鄙悖爲疑者，此大惑也。文之雅俗，固在愼選字句，市井淺陋之語，不可出於學士文人之口，然非謂掇撫古字陳語，眩人耳目，乃始程雅也。且所貴脩辭云者，欲使理明辭達，句必妥帖，字必從順而已。卽施采飾，亦以合自然之美爲原則，初不可誤會雕琢喪眞者謂之美，亦不可誤會語體文必不雅也。

(二)淮南子本經訓云：「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曰「造書契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鉏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所劾故夜哭。」

(三)許愼說文序謂；「庖犧氏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而治，而統其事，」按許氏列結繩時期，在八卦後，不如彥和「文象列而結繩移」於義而安。黃帝時中國文化漸形發達，小邦分立，當各有其文字，至黃帝統一中國，史官倉頡沮誦之屬，厘定字體，辨正異音，猶後世秦幷七國，而李斯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若疑文字爲倉頡所特創，則愼矣。

(四)漢書石奮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此。」」

(五)西漢以前，文人皆通專門之學，鮮有僅以文稱者。東漢文與學分。蔚宗作史，別文苑於儒林不可復合。故彥和曰「暨乎後漢，小學轉踈，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大半疑當作亦半，謂優

劣參半也。）下逮魏晉文章學術分馳益遠，文士不必有學，學者不必善文。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此由時代之遷變不可人力強爲者也。

（六）張揖進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西京雜記揚子雲曰「爾雅者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之旨，蓋不誤也。」案彥和說本此。

（七）沈約謂文章當從三易：易識字，其一也。彥和曰「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閭者同曉，所謂雖難斯易者也。又如時移世易，衆共廢棄而猶不知通變，用之時，瞬息之間，不可不察。」蓋難易無準，惟在察時之興廢若何。即如久廢之字，苟得可興以爲言，此則不僅文采黯黕，且將徒招詬病矣。

足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公改欽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據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咽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鉏朱改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一）「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二）「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

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元作默朱改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字，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一）黃注云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潦浩方割」沈休文，和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出東南隅行，璀珮結瑤瑁」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十接二十接而不止者矣。

（二）文惡重出，以其意易含混，然若相避爲難，則亦惟有相犯耳。

案四條中：二三三條，誠宜注意，第四條則無大關係。

至於經典隱曖，方册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一）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二）晉之史記，三家渡河，文變之謬也。（三）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己用淮雨，（四）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愼。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一）黃註引抱朴子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二）孫詒讓云：「祀」當作似。詩周頌「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說。正義引鄭譜云孟仲子

者，子思弟子。」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彥和所本。

（三）黃注引宋家語曰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代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四）李詳曰『案盧氏文弨鍾山札記卷一引「己用淮雨」下，據宋本有「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當補入。』又云：『古文苑載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今雕龍誄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案古文苑卷二十載此文無白日幽光淮雨杳冥）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間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攷，唯陸士衡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語，於彥和所舉之外又得此二證。』

案紀評曰「胸富卷軸，觸手紛綸，自然瓌麗，方爲巨作，若尋檢而成，格格然著於句中，竟同鑲嵌，則不如竟用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說，未可非也。若才本膚淺，而務於炫博以文拙，則風更下矣。」紀氏說甚是，用字以達我意旨，使人通曉爲主。彥和云「依義棄奇」誠取舍之權衡也。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一）夫隱之爲體（體義主生注作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王元改作玄體）（三）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川媚，（一）也。文外曲致。」沈休文云「二班長於情理之說，辭約而義富，含昧無窮，陸士衡云「文徽之謂也。獨拔者，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也。休文亦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此皆秀之謂也。隱秀之於文，猶嵐翠之於山，秀句自然得之，不可強而至；隱句亦自然得之，不可搖曳而成。此本文章之妙境，學問至，自能偶遇，非於做作，前人謂謝靈運詩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又云顏詩若雕金鏤采，可知秀由唐人詩云「文章本天城，妙手偶得之」正是自然之旨。宋梅堯臣言「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情如在目前。」含狀二字，即是有意爲之，非自然之致，雖與隱秀之旨略同，而究不可溷。

曰：隱秀篇闕文，蓋在宋後，歲寒堂詩話云「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文爲今本所無。歲寒堂詩話爲張戒著，南宋時人尚見隱秀全文，而今本無此二語，

以此一端，足徵今本之僞不徒文字不類而已。

（二）紀曉嵐云生字是。

（三）黃注云：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云二無常也。」

（四）黃注引尸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謝改）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案紀曉嵐云隱秀篇自「始正而末奇」「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闕此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隱秀篇全文。

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

辛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架上見馮己蒼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加也。

癸巳三月，以永樂大典所收舊本校勘，凡阮本所補，悉無之，然後知其眞出僞撰，紀曉嵐云：「此一頁詞殊不類，究屬可疑。「嘔心吐膽」似摭玉溪李賀小傳「摭出心肝」語。「煅歲鍊年」似摭六一詩話「周朴月煅季鍊」語。稱淵明爲彭澤，乃唐人語，六朝但有徵士之稱不稱其官也，稱班嫕爲匹婦，亦摭鍾嶸詩品語。此書成於齊代，不應述梁代之說也，且隱秀三段皆論詩而不論文，亦非此書之體，似乎明人僞託，不如從元本缺之。」案明人最喜作僞，此篇之不可信已無疑義，故特刪去，僞文附錄於後：

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昧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織麗字闕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烟靄天成，不勞于粧點，容華格定，無待于裁鎔，深淺而各奇，嬽字典無嬽字應是穠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于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歲穎詞間，昏迷于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此二字若百詰詰闕字而

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闕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闕二字）彭澤之（闕二字一本增入疎放豪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意有壯采一字）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九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一）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愼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通，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蟄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二）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吾斯，餘不足觀矣，（三）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五）向秀之賦稽生，方罪於李斯。（六）與其失也，雖寧僭（孫元作降改）無濫；（七）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八）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一）管子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昔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此而言不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猗歟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而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

人各有好尙：蘭芷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黃先生曰：「詳陳王此書之旨，首言常文鮮無瑕謫；次明自非作者不宜妄譏古人；復明好尙不同，故是非互異。此可爲讜論矣。然文人譏彈昔作之情，亦有數族，未可謂評量古人，卽爲輕薄也。其有實知之士，辨昭是非，廣覽書傳，疾彼誤書，不能默爾；於是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披尋證驗，以考虛浮，雖使古人復生，不得罪其誹謗，此上第也。至若明知前失，恐誤後人，筆之簡篇，以戒沿誤；雖於古人爲不恭，而於後生爲有益，此其次也。若夫情有愛憎，意存偏黨；素所嗜好，雖明悉其誤，而不言；素所鄙棄，雖本無疵累而狂舉，此爲下矣。才非作者，學不周洽，以不狂爲狂，此乃妄人亦無足課責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文章利弊，誠亦多途。後生評論前賢，若非必不得已，原不必妄肆詆諆，載之紙素。若意在求勝，工訶古人，翻駁舊作，尋摘瘡痏，如王介甫自黃帝老子外無不見非，此豈謹厚之道？觀韓退之推許三王極崇李杜。卽太白亦稱崔顥；少陵亦慕蘭成；何必以哂笑前文爲長哉？人情每明於知人，而闇於察己；蓋班固譏司馬遷之蔽，而傅玄復譏固之失。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且若此，而況庸庸者哉？是以論量古人，取其鑑己，己果無瑕，何必以勝古爲樂？己若有過，自採不暇，而何暇論人乎？好訶古者，不可不深思此義也。至於同時之文，尤不可輕於議論，昔葛洪論時人之文，每

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顏之推稱山東風鄴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觀此二條，則彈射人文正非佳事，若非親交無咎云。」

案吾人作文，志在行遠，而文字之疵瑕與夫意義之疏誤，誰能自免？正諸，以求完密。顏之推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鄙俗所能夢想者矣。竊謂評詩人之文，不可稍雜意氣；評古人文，不可拘牽成心；持討論之態度，發和悅之德音；獻替臧否，孰不喜納？所謂雖古人復生，亦不得罪其誹謗者也。

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又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切，神屬九霄，志陵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二）曹子建集武帝誄「幽闥一扃，尊靈永蟄。」又冬至獻襪頌「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案金樓子立言篇「古來文士，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固，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雋也。帝誄云：「尊靈永蟄；尊極，不其嘆乎？」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可擬於昆蟲，施之顏氏家訓文章篇「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虫，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案藝文類聚三十四有潘岳悼亡賦，惟無手澤之語，今之存者，殆非全文。

(三)左思七諷文已殘佚，「說孝」語無可攷見。

(四)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案潘岳悲內兄文，今已無攷。

又檀弓「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如疑，回首長顧。」

(五)崔瑗李公誄今已無攷。

(六)金鹿哀辭，「將反

（六）向秀思舊賦「昔季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稽生之永逝兮，題日影而彈琴。」

（七）雖字疑衍。嚴可均謂崔瑗之誄李公無濫，謂向秀之賦稽生。左傳哀公五年傳不僭不濫。杜注，濫過也。

（八）高厚之詩，不類甚矣。謂末俗反音取瑕，猥瑣可鄙，不足齒於僭濫之列也。

金樓子雜記篇「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如太宰之言屢游，鮑照之伐鼓，此事今無攷。顏之推亦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嘆遊之誚；但引伐鼓何以致評？竟不能知也。』金樓子作宋玉，顏氏家訓作宋書，未知孰是。孝綽步武之談，章繇浮柱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論尤事反語。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坐賦詩而言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高厚切狗號任逐後解說遂不相領。任君復云：「經蓄一枕，不知是何木；之□，原缺謂任君曰：「此枕是標櫧之木。」櫧反語爲糟任託不覺悟，此人乃以宣誇於衆，有自得之色。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斯言讜矣！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謝云當作酢；之訓，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辭，謀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化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三）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

焉。(四)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作掠人美辭，以爲巳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五)

(一)「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酢之語」二語不可解，惟詳審辭意，「終無」似當作「終有」。

(二)彥和之意，以爲一字有一字之訓，一文有一文之義；不可單舉一字指爲情理所在。或妄加猜忌。如清代文字之獄，往往起於一字一語之誤解，此彥和所以切言之也。

(三)此云反音取瑕者，卽高厚之類。案吳志「成子閣」反「石子岡」。晉書「袁愍孫反「隕門」。齊書「東田」反「癲童」；「舊宮」反「窮廐」。梁書「鹿子開」反「來子哭」。南史「叔寶」反「少福」。此所謂反音取瑕也。

宋書五行志載桓玄時謠云：「征鐘落地桓迸走」以爲「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聲。」宋書「袁愍孫反「隕門」。齊書「東田」反「癲童」；「舊宮」反「窮廐」。梁書「鹿子開」反「來子哭」。南史「叔寶」反「少福」。此所謂反音取瑕也。

稱，初看不知何謂；蓋「征鐘」卽衰之反語。(說文衰，裹衣也。字亦作衰，玉篇小褋也。)桓卽丸，謂睪丸。故休文云：「桓玄自下反上，猶「征鐘」之歐歌謠，下體之咏民口。此比語求當也。」

(四)金樓子雜記篇云：「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坐。戎曰：「官教前床可開八尺。」王曰：「開床小狹。」戎復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又對文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漾；既佳光景，當得劇棊。」洛陽伽藍記載郭氏婢對人曰：「郭冠軍家。」其人曰：「此婢雙聲。」

婢曰：「僮奴慢罵。」此即周顒體語之類，亦與反語同爲言語聲變之法而六朝南北皆有此習風矣。彥和云：「不屑於古，有擇於今，」謂此雖不雅，然習俗如是，作者亦不可不留意，以免世之猜忌也。

（五）「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謂竊取古辭，是輕薄無行；掠取時說，將自招咎尤。造文之士，能杼軸已懷，不相剽賊，斯免瑕累矣。

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一）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二）又周禮井賦舊有正馬，而應劭釋正，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元脫楊補匹字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儼驂服；（四）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正矣。（五）正夫正婦，亦配義矣。（六）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一作正而數筌一作荀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檃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七）東野敗駕；（八）雖有儁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拔，亦善之亞。

（一）紀曉嵐云：「此條無與文章，殊爲汗漫。」案論說篇云：「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

異，總會是同。據此注解爲文所以明正事理，尤不可疏忽從事，貽誤後學。彥和於本篇特爲指說殊在微意；紀氏不知而言，未見其可也。」

注解爲書，貴乎精覈；而文章用事，苟有疏誤，亦成瑕累。顏氏家訓文章篇曰：「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詩云：「有鶯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鶯雉，雌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雌。」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毛傳曰：「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辯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瑕瑾鏁。」瑕瑾；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鵝軍攻日逐，鷺騎蕩康

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愼之！

（二）張衡西京賦「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獡而右搏雕，注未見當爲李善所刪去。

（三）周禮「小司徒乃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引司馬法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正義曰：「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曰通爲匹馬。」

應劭風俗通見存十卷，無釋匹之文。藝文類聚九十三引風俗通馬一匹，俗說相馬比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俗說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馬束帛，束帛爲匹，與馬相匹耳。案此與量首數蹄說未合，說文匹四丈也。漢書食貨志布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四）禮記「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鄭注「貳，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

詩鄭風「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正義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

（五）黃注曰：「左傳匹夫無罪。」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雖單亦通；故韋昭通謂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四與初絕，如馬之亡其匹也。可證訓正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

（六）黃注曰「爾雅釋詁，匹，合也；疏匹者，配合也。」意林引風俗通曰：「論語云：『匹夫匹婦。』案古人男女作衣用二匹，今人單衣故言匹夫。案一男一女成一室，即配合之義；至云今人單衣故言匹夫，殊未足信。

（七）黃注引帝王世紀曰：「帝舜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舜射雀左目，誤中右目，舜抑首而終媿，終身不忘。」

（八）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語哉。（一）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二）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

（一）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髮白齒落，日月逾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登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麾幾，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案此，所云「神」即彥和「氣」之謂，與後世空談神氣者不同。彥和論文以循自然為原則；本篇大意，即基於此。蓋精神寓於形體之中，用思過劇，則心神昏迷；故必逍遙針勞，談笑藥勸，使形與神常有餘閑，始能用之不竭；發之常新；所謂遊刃有餘者是也。

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

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恒惕之盛（一）作疾，亦可推矣。

通懷筆以專業；（二）既暄之以藏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四）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五）則申寫彫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六）瀝翰以伐性（七）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一）「恒惕之盛疾」疑當作「恒惕之備極」，

案尚書洪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叙。）……曰僭恒暘若（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恒暘有僭差，過越之義，所謂器分有限，智用無涯也。僭差過甚則爲備極而凶，故云亦可推矣。謂其凶可推而知也。

（二）李詳曰：北堂書鈔著述篇，謝承後漢書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皆施筆硯而著論衡。

（三）黃注：引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恨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四）曹公語未詳。陸士龍集與平原書云：「兄文章已有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間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

(五)紀曉嵐云:「志」當作「至」是也。

(六)論衡効力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謂力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

(七)李詳曰:呂氏春秋本生篇: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一)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二)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勤;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三)雖非胎息之邁術,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大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一)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宜反,吾不得見也。」

(二)李詳曰:左傳昭公九年,先生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反也。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又曰：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湫，滯也；露，羸也。

（三）莊子養生主篇：庖丁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注：硎，砥石也。

（四）李詳曰：後漢書方術傳王眞能行胎息復食之法。章懷注：漢武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

何謂附會？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一）夫才最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二）凡大體文章，類多支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三）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疏體統；故宜詳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四）

（一）鎔裁篇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案附會篇即補成彼篇之義；討論如何而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如何而能「異端不至，駢贅盡去」之術也。

（二）「附」與「會」二者，其用不同。彥和云：附辭會義，務總綱領，」是附對辭言；會之謂也。「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善附之謂也。「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善會之謂也。

（三）將造文章，必先有情志；情志既動，始求事義；事義既明，表而出之，是謂辭采；協於口吻，是謂

宮商；此四者文章之要素也。有此要素，而後標準定可者取之，否者替之；以裁厥中，定標準之謂也。是爲綴思之初所宜知者。

（三）既得厥中，是謂之一篇綱領。以此爲繩墨斧斤，而後辭有所附，義有所會；無蕪漫之累矣。是爲命篇之始所宜知者。

（四）此節所以挈上節之偏，蓋綱領爲一篇之要點，若僅銳精於此，而首尾不足以輔之，仍無以致附會之效，故云：「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是爲命篇所必知者。

又引文子，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黃注引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

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萃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一）若緒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腠理，然後節文一作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二）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驅齊驅，而一轂統轄；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三）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四）晉景稱善者，（五）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

（一）尺接寸附，由於體統之疏，苟能總絜綱領，顯末合序，則無此累矣。章句篇云：倒裁章貴於順序。」亦此義也。

（二）黃注引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豆之合黃」未詳其說。案廣雅「豆杯落也。」盛杯器如今酒托茶船，黃作觶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豈觶必合託，而六朝有此成語耶？

（三）練字篇云：「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

（四）黃注引漢書倪寬傳：張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使寬爲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五）黃注引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處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

案舉此兩事，蓋以證善附善會之義。

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朕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一）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一）鎔裁篇云：「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一悴，是卽統緒失宗，義脈不流之故也。（二）黃注引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蓋必如此，始能首尾周密；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

今（元作令，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則別目兩名，自近代耳。（一）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二）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三）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改）匪窮，三（元作躬，孫改）知言之選難備矣。（四）

（一）有韻爲文，無韻爲筆，阮氏父子發揮其義，可謂詳盡；惟因孔子作文言，遂謂必偶辭用韻者，始得稱文，所見未免略偏。子夏爲聖門文學最優之弟子，今讀詩大序未嘗用韻也。昭明以沈思翰藻爲準的，故文之範圍尙寬，必若阮氏所言，則文選之文，如子夏詩序等篇，皆在刪掇之列矣。

彥和曰：「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此論最爲平允，蓋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語，有韻之言語爲詩，無韻之言語爲書，筆之於紙，皆謂之文。故文爲總名，有韻之文，無韻之文爲分名。若以文筆並列，則上下之序悖，徒滋紛擾，何補於事理乎？

（二）南史顏延之傳，言其諸子，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而此則云筆之爲體，言之文也。是以言爲筆，

以筆爲文，自相矛盾者一。又以經典爲言，傳記爲筆，而易之文言及詩三百篇，何得謂之言？反之傳記豈皆有韵，何得謂之筆？自相矛盾者二。延之本文士，未必深窺經傳，率意立論，宜彥和之攻之也。

（三）彥和因欲別於常言之所謂文，故別立一名曰翰：其實即文以足言之文，凡出於口而著於著者，皆文也，翰也。

（四）陸機文賦備論十體，故彥和譏其實體未該。

黃注引漢武帝詔：「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麤者亦贍，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能棬栲衍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和終之韵？

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一）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

棄元作藥　術任心，如博塞之遨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許元改非惑，何妍蚩之能制乎？（二）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

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昧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

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四）

（一）此節言時人昧於文字之本原，惟辭采是競；舍根趨末，玉石紛雜，所謂匱蕪淺詭，聲悴理拙，諸病皆由於不知研術之故。術者，自神思以下諸篇；皆造文之要術也。能明乎術，則少知所以接，多知所以刪，術有定數，無待邀遇矣。

老子三十九章「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珞珞河上公注本作落落。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杜注：窕，細不滿；槬，橫大不入。

典論論文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

（二）「圓鑒區域」謂審定體勢；「大判條例」謂舉要治繁，非知文術，無以及此也。

（三）說文竹部：簿，局戲也。六簋，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簿。段玉裁曰：「古戲今不得其實，簋韓非所謂博簺。招魂注云：簙謂之格，故其字從竹。」

（四）此節極言造文必先明術之故，本篇以總術爲名，蓋總括神思以下諸篇之義。總謂之術，使思有定契，理有恒存者也。或者疑彥和論文純主自然，何以此篇亟稱執術，譏切任心，豈非矛盾乎？謹答之曰：彥和所謂術者，乃用心造文之正軌，必循此始爲有規則之自然；否則狂

奔駭突而已。棄術任心者，有時亦或可觀，然博塞之文，借巧儻來，前驅有功，後援未必能繼，不足與言恒數也。

夫驥足雖駿，纆元作纆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一）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一）戰國策韓三「段干越人謂新域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釋解塞障也是纆牽長也。」

（二）文之精神曰情志，曰事義；文之聲貌，曰辭采，曰宮商。此四要素者，皆有一定之軌道。以下論文之詳矣。故曰：「文體多術，共相彌綸，」言不可缺一也。

老子十一章「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附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峻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

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傳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虜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温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名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廳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

北史温子昇傳張皐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爲之叙。

陳書陸琛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提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豪繁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

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夫今之俗撝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等張君之孤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呈

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

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即記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攷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即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即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

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詔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韓詩賦幾篇。」

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一）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二）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

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四）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五）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六）幽厲昏而板蕩怒；（七）平王微而黍離哀；（七）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八）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九）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十）楚廣蘭臺之宮；（十一）孟軻賓館，荀卿宰邑；（十二）故稷下扇其清風，（十三）蘭陵鬻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十四）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瑋曄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十五）

（一）歷代文學之興衰，與政治有密切關係。故彥和云：「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動於下。」案此篇所舉，自春秋以前，皆屬歌謠之類。蓋詩謌本以言志，古人風俗素樸，心有所感，動輒形諸吟咏，初未有如後世之長篇累牘，下筆千百言者。況彼時竹簡繁重，刀削爲勞；言志寫情，尤以詩歌爲利便；故論上古文學，詩實足以代表之。

（二）黃注曰：「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三）「詩於元后」之「詩」字，疑當是「詠」字之誤。

（四）黃注曰：「鄭康成詩譜湯受命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者，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首章曰：「猗歟！那歟！」」

（五）閻睢序「閻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六）黃注曰：「詩譜「閻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思公劉太王居閻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閻公之事；故別爲閻變風焉。」

（七）黃注曰：詩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詩小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顛覆，彷徨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八）班固答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九）見諸子篇。

（十）黃注曰「鄒奭傳「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會曰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十一）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

（十二）史記，荀卿傳：「卿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十三）黃注曰「孟子傳「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

（十四）見諸子篇。

（十五）劉申叔曰：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諸人，皆長於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西漢詩賦，其見於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並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爲一略，然實縱橫家之派別矣。

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一）雖禮律草創，（二）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

縱之英作也。（三）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四）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五）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六）金堤製恤民之詠；（七）徵枚乘以蒲輪，（八）申主父以鼎食；（九）擢公孫之對策，（十）歎兒寬之擬奏；（十一）買臣負薪而衣錦，（十二）相如滌器而被繡；（十三）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十四）嚴終枚皐之屬，（十五）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十六）馳騁石渠，（十七）暇豫文會，雕篆之軼材，發綺穀之高喻；（十八）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十九）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元作玉笑屑之譚，諫元作清金馬之路；（二十）子雲鋭思於千首，（二十一）子政讎校於六藝；（二十二）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一）酈食其傳：「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得「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二）黃注曰：漢書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樂，以正君臣之位；備而通約。」律歷志「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麻。」

（三）黃注曰：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

何雖有矯繳，尙安所施。」

(四)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趙岐題詞 又立韓生詩及申公詩。史記儒林傳 翟酺傳置一經博士 景帝又置齊轅固生詩及春秋胡毋生董仲舒公羊博士，故云：「經術頗興。」

(五)黃注曰：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遷誼長沙王太傅。

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貧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

(六)黃注曰：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柏梁詩見明詩篇。

(七)黃注曰：漢書溝洫志：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迺作歌，卒塞瓠

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漫瓠子金堤。

（八）黃注曰：枚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名，乘及即位，乃以安車蒲輪徵乘。

（九）黃注曰：主父偃傳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人或說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五鼎烹耳！」

（十）見議對篇。

（十一）見附會篇。

（十二）黃注曰：朱買臣傳家貧常父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貴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

（十三）黃注曰：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十四）漢書同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黃注曰：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

（十五）黃注曰：嚴安傳安臨菑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

終軍傳：軍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

枚皐傳：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六）昭帝年少，在位日淺，至宣帝時，始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

（七）見論說篇。

（八）見詮賦篇。

（九）見詮賦篇。

（十）王馬張蔡；王謂王褒，馬謂馬融，張謂張衡，蔡謂蔡邕。

（十一）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東平謂劉蒼，沛王謂劉輔。

（十二）見諸子篇。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一）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二）班彪參奏元作表張改以補令；（三）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反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禮璧堂，（四）講文虎觀；（五）孟堅珥筆於國史；（六）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張改頌；（七）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九）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十）王馬張蔡；（十一）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

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十二）

（一）見正緯篇。

（二）黃注曰：後漢文苑傳：杜篤收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三）黃注曰，班彪傳：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召見拜徐令。

（四）黃注曰：璧雍，明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禮畢，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五）見論說篇。

（六）見史傳篇。

（七）黃注曰：賈逵傳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問逵。逵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八）黃注曰：後漢東平憲王傳：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九）見正緯篇。

（十）班固傳毅崔駰崔瑗崔寔均見前。

（十二）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均見前。

（十三）黃注曰：後漢靈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宗元孫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邕上封事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嘉德殿前賜書：對曰「鴻都門下，招會群小，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李詳曰：漢書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注：言辭義淺薄，不足脩。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一）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三」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官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元（作子）俶德祖之侶；（二）傲雅觴豆之前，雍容祖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四）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八）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九）

（五）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六）何劉群才，（七）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

（一）黃注曰：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舉孝廉，爲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

帝。

（二）黃注曰：「賈誼傳體貌大臣。注：「體貌」謂加禮客而敬之。

（三）黃注曰：「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璉元瑜于叔俱見前。典略：路粹字文蔚，與陳琳等俱爲太祖典記室。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爲丞相主簿。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爲丞相倉曹屬主簿。」

（四）黃注曰：「按文選東京賦注云：不簉密，則是大概之意。此處運用各別，查字典引劉楨魯都賦云：「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怨成梗概。」是直作感慨用也。

（五）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曲。注：自隱度作新曲。

（六）黃注曰：魏志明帝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七）何晏劉劭均見前。

（八）黃注曰：「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王敦見衛玠曰：「正始之音，世說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歎曰：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

（九）嵇康阮籍應瑒繆襲均見前。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一）岳湛曜聯璧之

華；(二)機雲標二俊之采；(三)應傳三張之徒，從元作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

(一)黃注曰：茂先太沖應璩傳咸張載張協張亢孫綽摯虞成公綏俱見前。晉文苑傳應貞字吉甫，璩之子也。善談論，以才學稱；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

(二)黃注曰：夏侯湛傳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三)黃注曰：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一)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哲雅好文會；(二)温以文思益厚；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三)温以文思益厚；(四)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亟滿玄席；瀾文囿，(五)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六)其文史則有衰殷之曹孫干之輩；(七)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一)黃注曰：劉隗傳隗字大連，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

刁協傳協字元亮，久在中朝，諳練舊事；朝廷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

（二）晉明帝紀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

（三）黃注曰：庾亮傳亮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明帝即位，拜中書監。

（四）黃注曰：溫嶠傳嶠字太眞。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

（五）黃注曰：晉簡文帝紀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六）黃注曰：晉書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年。安帝諱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劉裕廢安帝立之，在位二年，禪於宋。

（七）黃注曰：袁宏傳仲文少有才藻，桓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搆。自明帝脫元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袁聯宗以龍章，（一）顏謝重葉以鳳采；（二）何范張沈之徒，（三）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譬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并文明自天緝遐熙作景祚。（四）今聖厤方興，文思光充作被；海岳降神，才英莠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

讚時，請寄明哲。（五）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六）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曖）注作焉如面；

（一）黃注曰：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濬參軍，歷遷中書令。王徵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

黃注曰：宋書袁淑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凶將爲弒逆，淑諫，見害。淑兄湛，湛兄子顗，顗從弟粲，並有名。

世說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

（二）黃注曰：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江左稱顏謝焉。

黃注曰：謝靈運傳靈運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黃注曰：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山川明淨，風澤清曠，嘉遁之士繼響寔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

（三）黃注曰：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

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傳雲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張邵傳論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徹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越卓，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沈約傳約博通群籍，能屬文。

（四）黃注曰：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仕宋，封齊王，受宋禪。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鸞廟號世祖；文惠太子蕭長懋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中宗高祖。

易離卦彖曰：重明以離乎正。象曰：明兩作離。

（五）紀曉嵐云：闕當代不言，非惟未經論定，實亦有所避於恩怨之間。

（六）鶡冠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文心雕龍講疏卷第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一）陰律凝而丹鳥羞；（二）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三）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四）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五）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六）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七）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八）「依依」盡楊柳之貌；（九）「皎日嘒星，（十四）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十五）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繁采；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十六）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十七）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十八）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一）黃注曰：「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案：崔

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爲「黎民」。名「蟻」曰「玄駒」也。」

（二）黃注曰：「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案古今注螢火一名丹鳥腐草爲之，食蚊蚋。

（三）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

（四）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

（五）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六）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

（七）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八）毛詩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曰：「灼灼，華之盛也。」

（九）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十）衛風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杲杲，然日復出矣。」

（十一）小雅角弓：「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

（十二）周南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十三）召南草蟲：「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曰：「喓喓，聲也。」

（十四）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曰：「皦白也。」

召南小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箋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

（十五）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衞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傳曰：「沃若，猶沃沃然。」

（十六）易剝卦：「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注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十七）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

（十八）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即作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

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一）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一）彥和云：「物有恆姿，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此卽文貴自然偶得之義；不欲「窺情風景」「鑽貌草木」刻畫以求之也。「略語則闕；詳說則繁。」其患亦在乎有意爲之。能涵味於山林皐壤，而自然流露之斯眞得江山之助者矣。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一）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二）夔序八音，（三）益則有贊，（四）五子作歌，（五）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六）伊尹敷訓，（七）吉甫之徒，（八）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九）隨會講晉國之禮法；（十）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擇楚國之令典，（十一）隨會講晉國之禮法；（十）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焜燿似縟錦之肆；蔦敖（元作敎曹改）撫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九）隨會講晉國之禮法；（十）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從饗（十一）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十二）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十三）莊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苟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十四）

（一）紀曉嵐云：「時序篇總論其世，才略篇各論其人。」

（二）書皐陶謨「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傳曰：「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三）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四）書僞大禹謨「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

（五）書僞五子之歌文已引見前，茲錄墨子非樂篇，武觀之詩如下：

啓乃淫溢康樂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此句不可解　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

（六）僞仲虺之誥序曰：「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七）僞伊訓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八）黃注曰：以下多引黃注不復備舉。「詩大雅「嵩高蒸民，」皆尹吉甫作也。」

（九）左傳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蔿敖即蔿艾獵孫叔敖也。

（十）左傳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殽蒸，武子私問其故。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一）左傳秦穆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偃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十二）左傳子產之爲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

（十三）樂毅傳毅爲燕昭王破齊，獨莒卽墨未服。昭王死，惠王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惠王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

（十四）史記索隱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有雲蠶箴等賦見荀子。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一）其辯之富矣。賈誼才頴，陵軼飛兎，（二）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奏監，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三）宋宏稱薦，（四）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五）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壇盛世，顯志自序，（六）亦蚌病成珠矣。（七）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蔡傅毅崔駰（十）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新該該練，（九）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元王改作充賦銘，（十一）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腿，（十二）垂翼不飛；（十三）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頴獨標，其善圖物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十四）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

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最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一）漢志陸賈賦三篇，彥和時尚存，今則無可攷矣。孫治讓云，選典誥當作進典訓，陸賈典語，」並誤以新語爲典語也。進選語誥皆形近而誤。

（二）呂氏春秋「飛兔驊騮，古之駿馬也。」

（三）水經注孔鮒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論衡「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四）宋宏傳「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能及楊雄劉向父子」

（五）藝文類聚有桓譚集靈宮賦。

（六）馮衍傳「衍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

（七）淮南子「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

(八)王命見論說篇。

(九)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

(十)後漢書崔駰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其父業瑗子實少沈靜好典籍。傳贊曰：「崔爲文宗，世禪雕龍。」

(十一)黃注曰：「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言有著述。晉中興書，李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仕順桓序，時以觀之，乃李尤無疑。」

(十二)左傳成公六年，獻子曰：「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

(十三)易明夷卦「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

(十四)黃注曰：「謂逸與延壽，猶乘之於皐；而延壽殆欲突過前人也。」

(十五)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友人救得免，乃爲窮鳥賦，以謝恩；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百短長，亦無憾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

冠冕乎？（一）琳璃以符檄檀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二）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三）能攀於前修，何宴景福，（四）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五）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六）嵇康師心以遣論，（七）阮籍使氣以命詩，（八）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疑旨作，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故情無假飾；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九）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故情無假飾；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九）故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走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迷懷，必循規以温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十）並楨汪楨作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蕚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十一）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十二）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十三）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温太眞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元作子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短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疑作秋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

必以元封爲稱首；（十四）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一）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驎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二）魏志「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三）見事類篇。

（四）晏字平叔，有景福殿賦。文選注：「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於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賦之。平叔遂有此作。」

（五）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上有百行，終始如一，故曰百一。」

（六）李詳曰：「吉甫晉應貞字貞有臨丹賦，見類聚八」

（七）嵇康傳「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八）阮籍傳「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顏延年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九）世說「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十）黃注曰：「世執謂咸玄子也。」案晉書稱玄性剛勁亮直，咸剛簡有大節。故曰世執剛中。易「蒙卦辭」彖辭「以剛中而應。」「師卦」象辭「剛中而應。」

（十一）按湛作周詩昆弟誥，正如謝公評揚都賦所云：「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者也。」

（十二）盧諶傳「劉琨敗喪，諶抗表理琨：文旨甚切，謀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淪陷非所。」

（十三）郭璞傳「璞博學有高才，辭賦爲中興冠，嘗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

（十四）漢武帝紀「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一）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二）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于田巴，意亦見矣。（三）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四）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于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五）彼實博徒輕言貧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眞者，婁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六）

（一）李詳曰：「抱朴子廣譬篇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情也；信耳而遺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或不能拔，或納說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彥和之論本此。」

黃注曰：「鬼谷子內捷篇曰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想思。」

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視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迺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

子虛見麗辭篇。

(二)魏文帝典論論文；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三)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劉季緒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廣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

(四)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亦然。」

(五)李詳曰：「案此事無考，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此史遷著書諮東方朔之證，惟彥和指此爲君卿所稱，而譚嗤之。不識譚此言上下或有詆君卿之說，索隱僅就朔言太史公證之。此則予妄測之論，所謂聊勝無也。」

漢游俠傳「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爲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學乎？」緐是辭，其父學經傳爲吏數年，甚得名譽。」

（六）楊雄傳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夫麟鳳與麕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麕，（一）楚人以雉爲鳳，（二）魏氏以夜光爲怪石，（三）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四）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五）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一）見史傳篇。

（二）尹文子「楚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

（三）尹文子「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紿之曰：「椎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惟而棄之於野。」

（四）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之，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

（五）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胡覩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一）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二）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三）見異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台之熙衆人，（四）樂餌之止過客；（五）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六）書亦國華，翫澤彌懌。王作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鑑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一）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

（二）莊子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正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三）屈原九章「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

（四）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台。」

（五）老子「樂與餌過客止。」

（六）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一）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衍；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二）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三）楊雄嗜酒而少算；（四）敬通之不循廉隅；（五）杜篤之請求無厭；（六）班固諂竇以作威；（七）馬融黨梁而黷貨；（八）文舉傲誕以速誅；（九）正平狂憨以致戮；（十）仲宣輕脆以躁競；（十一）孔璋惚恫以麤疎；（十二）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十三）潘岳詭譸於愍懷；（十四）陸機傾仄於賈郭；（十五）傅玄剛隘而訾臺；（十六）孫楚狷狡而訟府；（十七）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纇。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十八）吳起之貪淫；（十九）陳平之汚點；絳灌之讒嫉；（二十）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二十一）況班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二十三）黃香之淳孝；（二十四）徐幹之沉默；（二十五）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滔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二十六）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

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二十七）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二十八）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元作悉褽和作改以彪外；（二十九）梗柟其質，豫章其幹；（三十）摛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賢褽改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乾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一）案：論衡有程才篇。

黃注曰：「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二）李詳曰：「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

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誕對曰：「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疎；文蔚性頗忿鷙。」

（三）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有人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

（四）楊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五)馮衍傳：衍字敬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于家。衍與婦弟書數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故，捐棄衣冠，心專耕耘，以求衣食。」

(六)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

(七)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八)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奏季；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論曰：「馬融奢樂恣性，黨附成讒，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李詳曰：「黃注引融傳不及黷貨，今當添入。融傳：「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受賕，免官。」惠棟後漢書訓纂：「三輔決錄云，「融爲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

(九)孔融傳：融字文舉，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後爲曹操所殺。

(十)後漢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處尚剛傲，後爲黃祖所殺。

(十一)見體性篇。

(十二)正韻：「惚恫，不得意貌。」

(十三)丁儀路粹事無攷。

(十四)晉愍懷太子傳：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逼飲醉之。使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少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廢太子。

(十五)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郭彰傳：彰與參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賈后專朝。彰與參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

(十六)傅玄傳：玄轉司隸校尉，謁者以宏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

(十七)孫楚傳：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

(十八)說苑：鄒子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

然用兵，司高襄首不能過也。

(十九)吳起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二十)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

亂臣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注絳灌，周勃灌嬰也。

(二七)漢佞幸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

(二八)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千端，爲司隸所糾，帝雖不問，然爲清愼者所鄙。

(二九)鄒陽傳：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三〇)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三一)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

(三二)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敬姜嘆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三七）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三八）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

（三九）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注：弸，滿也；彪，文也。

（三十）陸賈新語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則爲大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一）心哉美矣，故有一本上用之焉。元文選脫按廣古

來文章，以雕縟成體，（二）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

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三）稟性五才；一作行

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

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四）隨仲

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不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

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外作經。典而去聖久遠，文

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

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一如作

魏文述典，（五）陳思序書，（六）應瑒文論，（七）陸機文賦，（八）仲洽流別，（九）宏範翰林：（十）各照

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

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十一）流別精而少巧，梁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

君山（十二）公幹（十三）之徒吉甫（十四）士龍（十五）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

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十六）則囿品汪作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十七）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精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一作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元王性作怡暢凝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十八）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一或作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一許作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十九）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元脫許補沈茫往代，既沈一作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二十）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一）黃先生曰：「涓子蓋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環淵。環淵楚人，爲齊稷下先生；此列仙傳所以稱爲齊人。言黃老道德之術，著書上下篇。琴以蓋即此書之名，猶環一作蜎，一作蜎，聲類並同。王孫子一名巧心也。」

（二）黃注曰：「文選注：涓子齊人，好餌朮，隱於宕山，著琴心三篇。」又曰：「漢藝文志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黃先生曰：「此與後章「文繡鑿幌，離本彌甚」之說，似有差違，實則彥和之意，以爲文章本貴修飾，持衣甚去泰耳。全書皆此旨。」

（三）黃先生曰：「此數語本漢書刑法志彼文曰：「夫人省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此有字當作人字。」

（四）黃先生曰：「丹漆之禮器，蓋籩豆也。三禮圖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黍赤中。」周禮注曰：「籩，竹器如豆者。」」

（五）黃先生曰：「謂典論論文，文選有。」

（六）黃先生曰：「謂與楊德祖書。中有序列文士之言。文選有應瑒文質論。」

（七）應瑒文質論：

「蓋皇穹啓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于文；百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涪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三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煒燁于廊廟；衮冕旂旃，鳥弈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辭夷世，摛藻舊權，赤弈丕烈，紀禪協律，禮儀別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

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游翫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之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之所以困相鼠也。今子弃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窺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撰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謀，蕭何創其章律，叙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自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詮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哉。」

案此文注論文質之宜，似非文論；以黃注指爲此篇，故系之。

（八）黃注曰：「文選有。」

（九）黃先生曰：「仲洽流別論全文已佚，僅得十許條，附錄於篇後。」

（十）黃先生曰：「李充晉書字弘度，此云宏範，或共字兩行，文僅存數條，見全晉文五十三。

李充翰林論：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研求名理而已。

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

在朝辦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機有晉書限斷議亦名其美矣。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十一）黃先生曰：「翰林論之一斑，觀其所取，蓋以沈思翰藻爲貴者，故極推孔陸而立名曰：「翰林。過。」

（十二）黃先生曰：「碎辭者，蓋謂其不能具條貫，然陸本賦體，勢不能如散文之叙衆有綱，此評或

（十三）黃先生曰：「桓譚新論頗有論文之言，今略舉數條如左：見全後漢文十

「賈誼不在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新論求篇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新論道篇

「楊子雲攻于賦，余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上同

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上同

(十三)黃先生曰：「劉楨論文之言，今無攷。」

(十四)黃先生曰：「應貞論文之言，今無攷。」

(十五)黃先生曰：「士龍與兄平原書牘，大氏商量文事，茲且汞一首以示一節。全晉文一百二。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尙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也。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徵多，但淸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

(十六)黃先生曰：「六朝人分文筆，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爲文，無韵者爲筆；其一，以有文彩者爲文，無文彩者爲筆。謂兼二說而用之。」

(十七)黃先生曰：「謂明詩篇以下至書記篇，每篇叙述之次第，舉頌讚篇以示例：之世起，至相繼于時矣」止此原始以表末也。頌者，容也；三句，釋名以章義也。「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以下，此選文以定篇也。「原夫頌惟典稚」以下，此敷理之舉統也。」

(十八)子華子「毛舉其目，尙不勝爲數也。」

(十九)黃先生曰：此義最要，同異是非，稱心而論，苟無成見，自少闚闕；故文心多襲前人之論，而不

嫌其鈔襲；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已言爲貴也。即如頌讚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別哀弔篇亦有取于摯君信乎通人之識，自有殊于流俗已。

（三）黃先生曰：「鮑照代挽歌：『傲岸平生中不爲物所裁。』」

附摯虞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統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以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

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儉易，蓋由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我纓」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痿痺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腥腐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

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篾，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既論則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

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今所口哀策者，古誄之義。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温雅，連旨之壯厲怳慷，應閒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